

灌

木

集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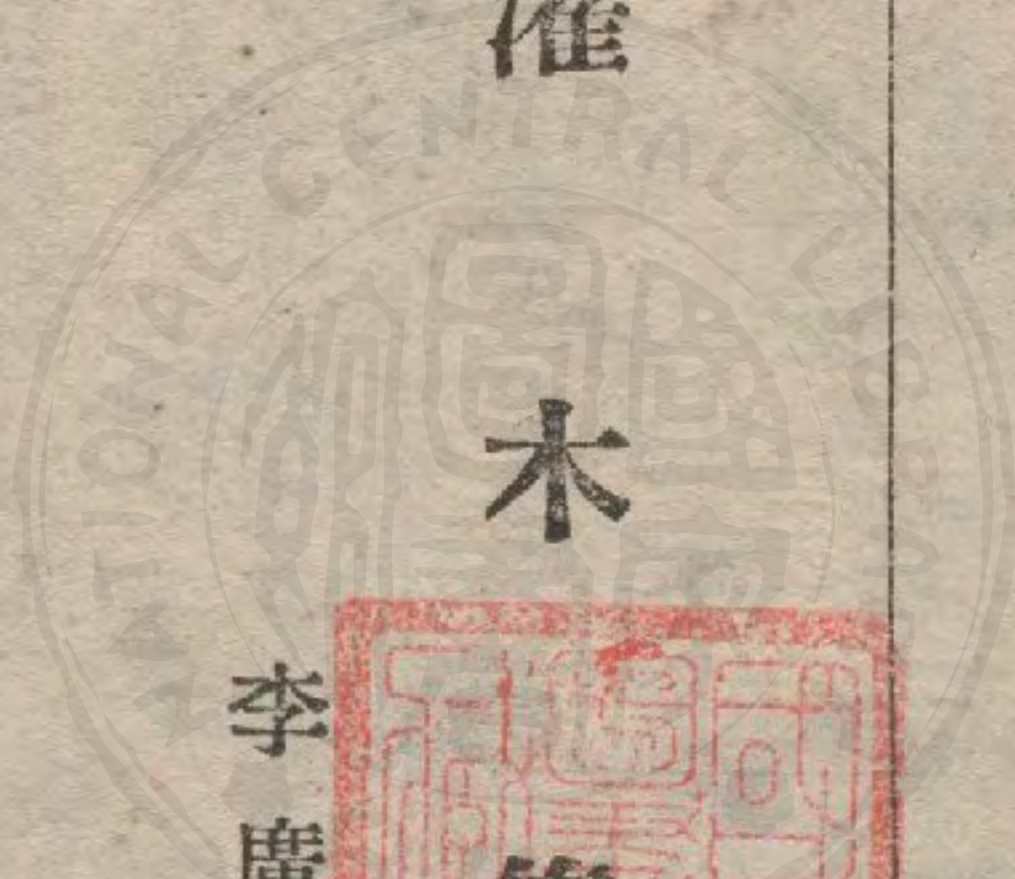
灌

木

集

李廣田著

開明文學新刊口



灌 木 集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李 廣 田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序

這是我選集的散文選集。這些文章是從已經出版的幾個集子裏選出來的。這幾個集子的名字是：「畫廊集」（一九三六），「銀狐集」（一九三六），「雀巢記」（一九三九），「圈外」（一九四三），和「回聲」（一九四三）。

由於近來興趣的轉移，雖然仍舊繼續寫作，但像過去這樣的文章恐怕不會再有。年齡的增長，生活的變化，在在都使一個人風格改變。時間過得真快，計算起來，我已經有將近十年的習作過程，爲了要把這一個段落作小小結束，我編成這個選集。

能把自己的作品編印成書，這總是一件樂事。但當書既印成，尤其當過了多少歲月而再回頭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便不能不感到疚心，因爲其中稍可滿意的固然也有，而太不成器的東西也許更多。爲了把一些太不成器的東西加以刪除，爲了使自己看起來稍安心，我編成這個選集。

而且，直到現在，我才知道自己能細心改正自己的文章是一件有趣而又有意義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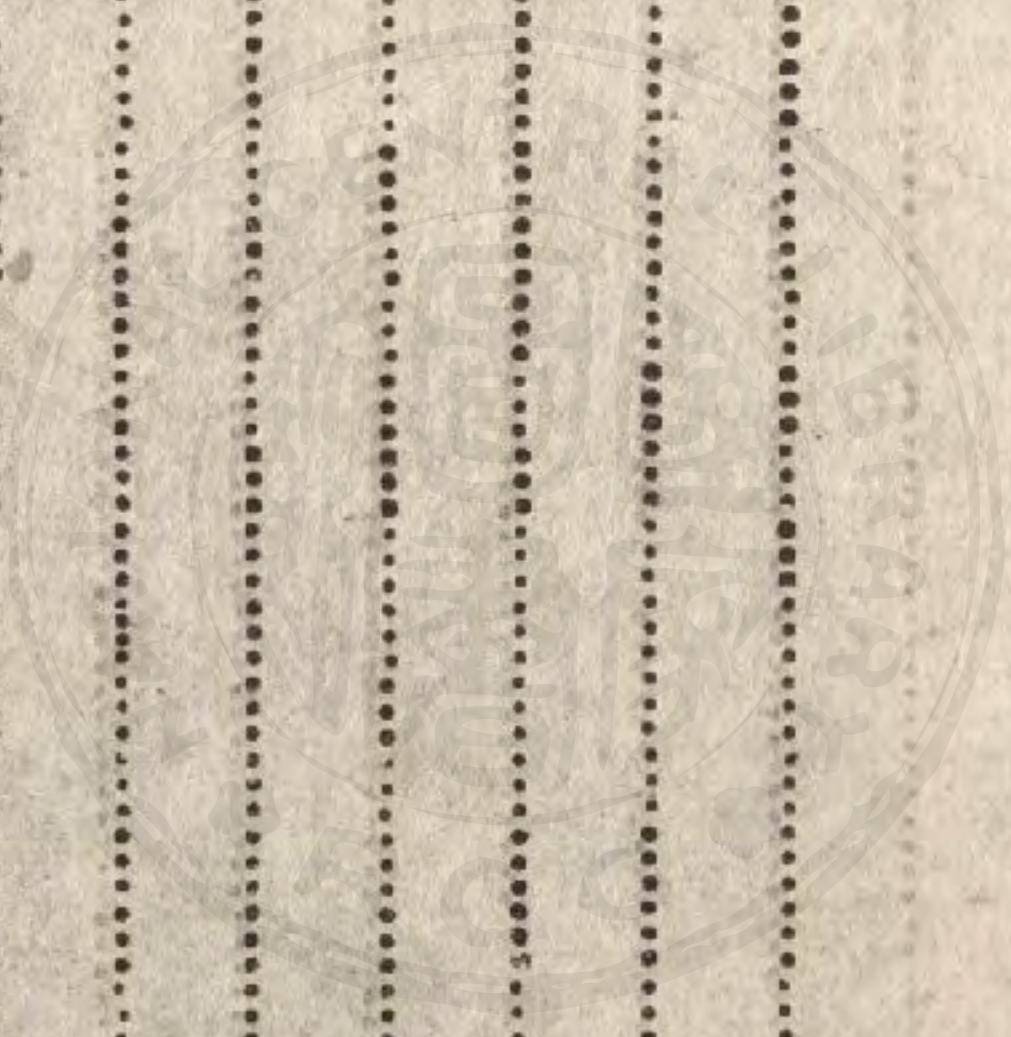
作。不但目前剛剛寫成的作品要細心改正，即當重讀舊作而發現當年所寫那些繁冗蕪蔓之處的時候，也不能不像批改學生文卷似地大事裁汰。在這個選集中，雖然有些文章是選入了，其中經過改正的卻也不少。是由於這個選集，才使我有了一次「改過」的機會。

爲了給自己的作品劃一個段落，爲了使自己看起來稍稍安心，或爲了使自己有一次「改過」的機會，等等，說來說去，還只是爲了自己。除卻爲了自己，對於別人，甚或對於自己以外的甚麼其他，是否也還有什末用處呢？這個我就不很清楚，我想是不會有什末大用處的，因爲那種既可經世濟民，又可垂之永久的文章，我這裏是一篇也沒有。我常常在私心裏藏着這樣一個比喻：比之於那高大而堅實的喬木，我這些小文章也不過是些叢雜的灌木罷了。灌木是矮矮的，生在地面，春來自生，秋去自枯，沒有轟天的枝柯，也不會蔚爲豐林，自然也沒有棟樑舟車之材，甚至連一樹嘉蔭也沒有，更不必說什末開花與結果。頂多，也不過在水邊，山崖，道旁，塚畔，作一種風景的點綴，可以讓倦飛的小鳥暫時棲息，給昆蟲們作爲住家而已。我想，我這些文章也不過如此罷了，因名曰「灌木集」。

833
842525
35

目錄

種菜將軍	一
野店	七
棗	一二
悲哀的玩具	一八
雉	二三
道旁的智慧	二八
懷特及其自然史	三四
平地城	四五
桃園雜記	五二



國家圖書館



003907198

花鳥舅爺.....五九

老渡船.....六五

上馬石.....七一

柳葉桃.....七六

看坡人.....八六

扇子崖.....九五

井.....一〇六

馬蹄.....一〇八

樹.....一一〇

荷葉傘.....一一二

綠.....一一四

通草花.....一一六

霧.....一一九

山水.....一二五

山之子	一三一
回聲	一四二
謝落	一四九
寶光	一六〇
扇的故事	一六三
威尼斯	一七〇
冷水河	一七五
江邊夜話	一八一
禮物	一九三
兩種念頭	二〇〇
悔	二〇五
到橘子林去	二一二
一個畫家	二二一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百章



種菜將軍

去年秋天，不知爲什麼我又回到故鄉去了。剛到家，便看見父親匆匆忙忙是正要出門的樣子，老臉上一副愁容，頗使我無端地有點擔心起來。問父親要到哪兒去呢，只說「要去給伏波穆將軍送喪，」並不再問及我的行止，就沈默着獨自出門了。

「伏波將軍真可以算是無福的人了，」父親去後，家裏人們這樣說，「如死在當年，真不知要有怎樣熱鬧的殯儀呢。」不曾得到死耗，卻只由傳聞而知道今天是將軍的殯期，從將軍咽氣時起，到今天才有兩日，據說，是打算於不聲不響中把將軍送到祖遺的墓田去。「顯赫一時，也終於如此完了。」說話人帶着歎息。

伏波將軍的生平我知道得不甚詳細。但從最初的記憶起，就知道是一個極忠厚，極勇敢的軍人，稱作「將軍」，也不知怎樣緣起，自始至終，也不過一個鄉間的民團團長而已。自己十幾歲時，住在鄉間，是常常見到將軍的，那時候，大概也就是將軍最負盛名的時代。將軍的營寨，距我們的村子不遠，夏秋兩季，青紗帳起，正是巡防時候，常

於傍晚，聽到軍號聲從野外響來，於是有多少村中男女，都推下飯盃而出來站街一望。將軍騎一匹青驄大馬——其實，這時候已經是下馬而步行了：這個乃贏得了鄉下人的好言談，說是做了高貴的顯官兒，還要下馬過莊，真是罕見罕聞的事，於是又有人更進一步說，距村子還有半里之遙，將軍就脫帽下馬了。

事實是這樣的，無論將軍是著了長綢衫，大草帽，或著了滿飾金章的軍服，與軍帽，只要經過一個村落，就一定可以看見他的又圓又亮，而又滿面紅光的大腦袋。那面色紅得可愛，人會說那就是他的福氣之所在。一對眼睛，也許嫌小些，不甚威武，然而那裏卻滿含着和氣的光彩。只要有人——不論什末人，村長地保之類自不待言，就連荷篠牽牛者流也是同然，——同他一招呼，就可以看見那一顆大頭顱向路旁點了又點，一朵微笑早已掛在嘴邊，絲毫也不帶做作的意思。也許又從什末地方捉來盜匪了，也許又從那兒牽來賭徒了，也許只是各處走走，隨便走走，也就可以鎮壓四方了。真的，誰還不曉得「神槍穆爺」呢。「神槍」這綽號響遍江湖，一般走黑道人聽了都怕，不但怕，且也敬服。一手兩把匣槍，曾隻身探過匪窟，三十個不能靠前，卻被他擊斃十數。曾殺過多少，也放過多少了，總說是在他手下不許有一個屈死的靈魂。

鄉下人也總喜歡講這些，總愛把伏波將軍的爲人當故事來講論。講伏波將軍的前代，他的祖父，父親，都曾作過顯達的武官。講伏波將軍當年怎樣在自己家裏練習槍法，用一隻煤油筒拴在高高的樹頂上，每早要射擊十把。講伏波將軍怎樣慷慨好義，除卻官兵之外，食客養到百八十之衆。講伏波將軍在作戰時怎樣受神的護持，連風雨雷霆都作將軍的助手。於是又有人講，伏波穆將軍就是三國關公的後身。鄉下人最愛談論的，恐怕還是將軍家裏的闊綽吧，好像他們都很熟悉將軍家裏的一切。將軍家裏有兩輛轎車，三輛大車，一輛馬車，另外還有三乘轎子。拉車的好馬十二匹，騎馬八匹，這些馬又都有很好的名色，譬如有一匹叫做「烏騮」，有一匹叫做「黃驃」，似乎還有一匹叫做什末「下海龍」……此外呢，還有一頭頂好的黑毛驢，名字好像是「草上飛」之類，是專爲了傳遞來往信息的。有時候，這些車輛馬匹會全體出動，譬如有什么盛會，看社戲，趕香火，或是到縣城裏去給縣長拜壽。自然了，這一行都是將軍的眷屬，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她們坐轎子，而每人又各帶一個侍女，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等，他們有的坐馬車，有的坐轎車。此外呢，當然還有十幾個隨從，幾十個衛兵。這一行列是很值得一看的，鄉下人就是喜歡這個，鄉下人就是頂佩服這個。鄉下人不談別的，只會說將軍

有一命」，這一切都是將軍的功勞給賺的。

多少年來，我不曾回到故鄉去，此後的伏波將軍，我也就更不清楚了。模模糊糊地，似乎還聽說過，將軍的大少爺到一個都市裏入大學去了，並聽說這位少爺不但不知道讀書，且十足的浪蕩無賴。嗣後，又聽說將軍的軍隊被裁撤了，家道也漸漸衰落了下來。從前的朋黨也漸漸散去，與日俱增的，卻是些狹路仇讎。自然，將軍在當年恐難免得罪過多少宵小，趁時報復，也是一般的情理中事。一直到了三四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才又在一次十分意外的機緣裏遇到了晚年的將軍。

是那一次初到家的第三天吧，要去看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騎一頭小毛驢。伴一個老驢夫，自然，驢夫是自己家鄉人。出來自己村子十餘里，便一直緣河堤東去。這些地方，都是舊經行處，雖然老屋已換了新屋，老樹也代替上了新樹，但依然是那一帶長堤，一堤青草，兩行翠拂人首的官柳，又何況是微風細雨時候，是的，我忘不了那天的微風細雨，再一面看隱約的河水，一面看煙雨中的村落。都不免使我重有眷顧之情，覺得這真是一個久別，一個新歸，這裏的人們已經經過了多少滄桑呢，頗有些暗自驚心了。我同驢夫都不做聲，只聽見驢蹄在軟泥道上跔跔作響，我們走過了龍王廟，又走過了梯

子壩。走過這壩，便是正對着楊葉村的楊葉渡了。忽然，我被一個似曾相識的面孔給怔住了。「我認識他，」心裏這樣想。「但那一定不是他，」卻又這樣自駁了。無疑地，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種菜人，戴一頂團團大草笠，穿一身藍布短褲褂，赤着雙腳，拿一把長鏟倚在一個菜園口的樹下，呆着，休息着，也許是正在那兒看雨吧。那一副面孔，畢竟不是我記憶中的那一個，只是，不知在那一點上的相同而使我這樣回憶着罷了。也許老驢夫已看出了我的驚異，這一次就輪着他來開口了：

「怎麼，你難道就不認識這個人了嗎？」

「是啊，認識倒不敢說，只是有些面熟。那麼你呢？」

「我嗎，我倒認識他，可惜他不認識我，這不就是當年的伏波穆將軍嗎？」

說這話時，我們已走過菜園數十武之遠了。他的回答雖然證實了我的記憶之不錯，然而也更增加了我的驚異了。詳細問過驢夫，纔知道伏波將軍自從下馬之後，就自己檢起了那件生意，仗着自己身子壯實，還能夠謀生有餘，且足以自娛天年。所謂菜園，其實也就無異於一座花園，園裏邊花和菜幾乎各佔了一半。僱一個壯年園丁，擰轆轤，推菜車，自己則做些零星生活。養一條小狗守夜，養一羣母雞下蛋，養一隻百靈鳥兒叫着

好玩。這樣，那位種菜將軍也就很夠自己享受的了。至於當年的事情呢，很少有人同他談。偶爾談起來，他只是冷笑着說「遠年了，都已忘懷了。」家產當然談不到，人呢，也都物化星散。大太太死了，兩個姨太太都隨人改嫁。大少爺曾說是就要出官了，就要出官了，到底官不曾出，到現在連一點消息也不見。兩個小少爺是於將軍下馬之後不久就被匪擄去，至今也沒個下落。家裏的東西只要可以變賣的都已變賣，只有幾套老房子還站在那兒——在楊葉村。似乎是爲了當年的繁華在支撐着門面。而所謂將軍的「家」者，也就是這親手經營的幾畝菜園了。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伏波將軍。此外呢，便是將軍死後的情形了，那是父親送殯歸來後告訴的。事情很簡單，一口楊木棺就結束一切了。沒有送葬人，除卻幾個世交舊友，更沒有什末儀仗，除卻有好事者給寫了一幅紙旌，旌上大書特書曰：「××省××縣××團團長伏波穆將軍。」

野店

太陽下山了，又是一日之程，步行人，也覺得有點疲勞了。

你走進一個荒僻的小村落，——這村落對你很生疏，然而又好像很熟悉，因為你走過許多這樣的小村落了。看看有些人家的大門已經閉起，有些也許還在半掩，有幾個人正邁着沈重的脚步回家，後面跟隨着狗或牛羊，有的女人正站在門口張望，或用了柔緩的聲音在招呼誰來晚餐，也許，又聽到幾處閉門聲響了，「如果能到那家的門裏去息下呀，」這時候你會這樣想吧。但走不多遠，你便會發見一座小店待在路旁，或十字路口，雖然明早還須趕路，而當晚你總能作得好夢了。「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這樣的對聯，會發現在一座寬大而破陋的店門上，有意無意地，總會叫旅人感到心暖吧。在這兒你會受到殷勤的招待，你會遇到一對很樸野，很溫良的店主夫婦，他們的顏色和語氣，會使你發生回到了老家的感覺。但有時，你也會遇着一個刁狡的村少，他會告訴你到前面的村鎮還有多遠，而實在並不那末遠，他也會向你討多少腳驢錢，而實

在也並不值那末多，然而，他的刁狡，你也許並未看出刁狡得討厭，他們也只是有點拙笨罷了。什末又不是拙笨的呢。一個青生鐵的洗臉盆，像一口鍋，那會是用過幾世的了，一把黑泥的宜興茶壺，儘夠一個人喝半天，也許有人會說是非常古雅呢。飯菜呢，則只在分量上打算，「總得夠吃，千里有緣的，無論如何，總不飽虧心哪，」店主人會對了每個客人這樣說。

在這樣地方，你是很少感到寂寞的。因為既已疲勞了，你需要休息，不然，也總有些夥伴談天兒。「四海之內皆兄弟呀，」你會聽到有人這樣大聲笑着，喊。「啊，你不是從山北的下窪來的嗎？那也就算是鄰舍人了。」常聽到這樣的招呼。從山裏來賣山果的，渡了河來賣魚的，推車的，挑擔子的，賣皮鞭的，賣泥人的，「拿破繩子換洋火的」，……也許還有一個老學究先生。現在卻做着走方郎中了，這些人，都會偶然地成爲一家了。他們總能說慷慨義氣話，總是那樣親切而溫厚地相招應。他們都很重視這些機緣，總以爲這也有神的意思，說不定是爲了將來的什末大患難，或什末大前程，而纔先有了這樣一夕呢。如果是在冬天，便會有大方的店主人抱了松枝或乾柴來給煨火，這只算主人的款待，並不另取火錢。在和平與溫暖中，於是一夥陌路人都來拱火而話家常

了。

直到現在，雖然交通是比較便利了，但像這樣的僻野地方，依然少有人知道所謂報紙新聞之類的東西。但這些地方也並非全無新聞，那就專靠這些挑擔推車的人們了。他們走過了多少地方，他們同許多異地人相遇，一到了這樣場合，便都爭先恐後地傾吐他們所見所聞的一切。某個村子裏出了什末人命盜案了，或是某個縣城裏正在鬧傳着一件什末陰謀的謠言，以及各地的貨物行情等，他們都很熟悉。這類新聞，一經在這小店裏談論之後，一到天明，也就會傳遍了全村，也許又有許多街頭人在那兒議論紛紛，借題發揮起來呢。說是新聞，其實也並不全新，也許已是多少年前的故事了，傳說過多少次，忘了，又提起來了，鬼怪的狐仙的吊頸女人的，馬販子的豔遇，尼姑的犯規……都重在這裏開演了。有的人又要唱一隻山歌，唱一陣南腔北調了。他們有時也談些國家大事，譬如戰爭災異之類，然而這也只是些故事，像講「封神演義」那樣子講講罷了。火熄了，店主東早已去了，有些人也已經打了合鋪，睡了，也許還有兩個人正談得很密切。譬如有兩個比較年輕人，這時候他們中的一個也許會告訴，說是因爲在故鄉曾犯了什末不可饒恕的大罪過，他逃出來了，逃了這麼遠，幾百里，幾千里還不知道，

而且也逃出了這許多年了；「我呢……」另一個也許說，「——我是爲了要追尋一個潛逃了的老婆，爲了她，我便作了這小小生意了。」他們也許會談了很久，談了整夜，而且竟訂下了很好的交情。「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窗上發白，街上已經有人在走動着了，水筒的聲音，轆轤的聲音，彷彿是很遠，很遠，已經又到了趕路的時候了。

呼喚聲，呵欠聲，馬蹄聲，……這時候忙亂的又是店主人。他又要向每個客人打招呼，問每個客人：盤費可還足嗎？不曾丟掉了什麼東西嗎？如不是急於趕路，真應當用了早餐再走呢，等等。於是一夥路人，又各自拾起了各人的路，各向不同的方向跋涉去了，「幾時再見呢？」「誰知道？」一切都沒準兒呢，「有人這樣說。也許還有人多談幾句，也許還聽到幾聽歎息，也許說：我們這些浪蕩貨，一夕相聚又散了，散了，永不再見了，話談得真投心，真投心呢。」

真是的，在這些場合中，縱然一個老江湖，也不能不有些惘然之情吧。更有趣的，在這樣野店的土牆上，偶爾你也會讀到用小刀或瓦礫寫下來的句子，如某縣某村某人在此一宿之類，有時，也會讀到些詩樣的韻語，雖然都鄙俚不堪，而這些陌路人在一個偶然的機遇裏，陌路的相遇又相知，他們一時高興了，忘情一切了，或是想起一切了，便

會毫不計較地把真情流露了出來，於是你就會更感到一種特別的人間味。就如古人所歌詠的：

「君乘車，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車揖。

君擔簦，我跨馬，

他日相逢爲君下。」

這樣的歌子，大概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產生的吧。

棗

「俺吃棗。」傻子這樣說。

他這樣說過多少次了，對爸爸說，對媽媽說，但爸媽都不理他。他依舊是悄然地，微笑着，肩起糞籃出門去了。

名叫傻子，他自己知道。但現在有多大歲數呢？卻連傻子自己也不知道。傻子的爸爸說，「今年傻子十五歲了，」於是人家也說，「今年傻子十五歲了。」但這數目，也會被人家懷疑，人們時常地談到這個。傻子的爸媽都是將近暮年的人了，他們幾乎沒有一刻不把自己的身後事放在心上。沒有兒子時，盼兒子；兒子有了，卻是這麼一個！他們知道這原是他們的造化，十幾年來，他們就被「造化」兩個字安慰着。現在，他們惟一的希望就是給傻子提門親事，而且愈早愈好，他們希望能在他們的晚年見到孫孫，他們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遙遠的孫孫身上了。幾畝薄田，幾間土屋，以及鋤耙繩索之屬，都應有所寄托。這有誰能知道呢，也許傻子還有點天分，命運既能給人以不幸，命運也會

給人以幸福。爲要早給傻子找得女人，於是說，「傻子今年十五歲了。」雖然說是十五歲了，卻依然沒有誰家的女兒肯跟傻子。傻子的爸媽很悲哀。

傻子的日常生活是拾糞，清早起來，便肩了糞籃出門。他沿着村子的大路走去，凡村子附近的道路他都熟悉。當看見道上有牲畜的遺糞時，他知道用糞鏟把糞拾到糞籃裏，然後又走道。不管早晚，只要肚裏覺得餓了，就回到家裏「要吃的」，夜了，便回到家裏安息。不知怎地，這一天他卻忽然想到要吃棗了。棗是甜的，他知道。他吃過棗。但他願意吃更多的棗，他願意得到更多的棗。他更願意看見垂掛在樹上的棗。「俺吃棗，」屢次地對爸媽這樣說了而不被理會，這恐怕也是當然的事情罷。傻子的爸媽聽了這樣莫明其妙的話，只會感到厭煩，甚至這類的話聽慣了，便會聽而不聞。

傻子出門帶一副笑臉。他常愛把一個笑臉送給過路人，送給驢子，並送給驢糞。現在，他一出門卻又把一個笑臉送給了暮秋的長天，並送給了蒼黃凋敝的木葉。在路上，他遇見了綠衣的郵差，他微笑着說，「俺吃棗。」遇着肩了大柳條筐的打柴人，他又微笑着說，「俺吃棗。」郵差和打柴人都不睬他，過去了。他又遇到些相熟的鄰人，他同樣地向他們說了，他們卻只回贈他一個微笑。本地的孩子們是總愛同他嬉鬧的，只要相

遇，便不免有一番惡劇。孩子們對他說：「什末？你要吃棗（早）嗎？天不早了，你吃晚罷。」於是傻子微笑。孩子中的一個又說：「傻子，叫我爸爸。」於是傻子叫爸爸。另一個說：「叫姑爺。」於是傻子叫姑爺。傻子悄然地獨自走開了，他們又把沙土揚在他身上，把土塊擲在他頭上。傻子急急忙忙地逃開去，還是微笑着。

傻子近來變得有點特別，他拾不到多少糞，卻走了很不少的道。他肩了空糞籃，在各個村子裏逡巡着，在各條大道小道上徘徊着。他像在尋求着什末似地，常是睜了大眼睛，默然地闖入了人家的園林，或是筆立着，呆望着碧澄的天空。他簡直像一個夢遊者似地在各處漂蕩着。有一次，他竟蕩到黃河的岸上去了。他喜歡，他知道橫在他面前的是黃河。他把一個笑臉送給了黃河。晚秋的黃河是並不十分險惡的，但水面的遼闊，也還同盛夏時一樣，幾乎一眼望不清隔岸。濁浪澎湃，像有成羣結隊的怪獸在水面舞蹈，且怒吼着。河邊上很冷清，沒有過河人，也沒有行路人。他喜歡極了。他把糞籃丟在一邊，倚了糞鏟作杖，呆呆地站着向隔岸眺望。「幾時這些黃湯能停了下來呢？」他許在這樣想罷，傻子在望洋興歎了。

就在不久以前，傻子在路上曾遇到過三個賣棗的小商販。他們的棗快要賣妥了，在

路上停下來休息，準備着當天要渡河回家。這時候，傻子肩了糞籃走來了。他看見三個陌生人正在那兒吃棗子，他也停住了脚步，並把一個微笑送給了三個陌生人。三個人中的一人說：「請坐，請坐。」傻子只是微笑地站着。三個人中的另一個又說，「請吃棗。請吃棗。」說着，把一把棗子遞給他，傻子就伸了兩手把棗子接過。不多會，他默默地把棗子吃光了，於是又微笑着向三個陌生人說：「俺還吃棗。」因為他們已經看出站在他們面前的是什末人了的緣故，其中的一個便嬉謔地說：「好哪，你想吃更多的棗子嗎？那末就跟了我們來罷。我們河北的棗子真好，口頭甜得很啦。我們河北遍地是棗樹，滿樹上垂掛着紅棗子，滿地上落下了紅棗子，真地，讓你儘吃也吃不淨啦。」話還不曾說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重整了手車和擔子，順着大路走去了，其中的一人卻又回頭來招呼着說：「來罷，同我們到河北去吃棗子罷。」

現在，傻子是居然站在黃河的岸上了。他很快樂。他把更多的微笑送給黃河。他在試量着渡過這黃河。試量着，只是試量着罷了，他並不會向前更進一步。黃河裏的怪獸儘恐嚇他，並怒吼着：「不——許——過，不——許——過。」他又悄然地走開了。

暮秋時節，就像落日的沈入黑暗一樣，很匆促地，就轉到冬季的陰暗裏去了。這期

間，傻子還是照常地出門，照常地肩了糞籃在野道上彷徨。自然，傻子的爸媽是痛愛傻子的，不但早給他穿上了一身藍土布的棉襖棉褲，而且有時還這樣說了：「天氣太冷啦，傻子也不要再出門去了罷。」冬天來，是鄉裏人們閑散的日子，趁此央托親戚鄰舍們給傻子提門親事，或是招個童養媳之類的念頭，傻子的爸媽都曾經有過，因此，也更不願再讓傻子冒了冷風在外面跑了。但傻子自己是顧不到這些的，他照例還是出門去，無論什末天氣，照例還是肩了糞籃在野道上走着。

又是一個冷風的日子，傻子出門去了，但出人意外地，傻子竟整天不會歸來。已經入夜了，依然不見歸來。傻子的爸媽有點憂慮了。傻子的媽媽坐在菜油燈下等得很不耐煩，風敲着門板，風搖着窗格，總以為是傻子回來了，她對傻子的爸爸說：「傻子在昨夜裏不知被北風刮成什末樣子了。」傻子的爸爸卻沈着臉，一言不發地兀自走到了街上。街上很荒涼，只有冷風掃着灰土和枯葉。他毫不猶豫地又走向了曠野，於是在對面不見人的黑暗中，隨了北風的怒吼，一個老人像餓狼哀號似地呼喊起來了。

次日清晨，天氣更冷些，傻子的爸爸還在找傻子。他向各村裏去訪問，他向各路上去尋覓，他竟找到黃河的岸上去了。河面上已結了厚厚一層冰，只在河道的中流，隱隱

約約似還看得出有明水在流着。傻子的爸爸沿着河邊走去，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一個空糞籃，和一把鐵糞鏟，它們都斜臥在河岸上，靜靜地，似在等待過路人走來檢拾。



悲哀的玩具

依然不記得年齡，只知道是小時候罷了。

我不曾離開過我的鄉村——

除卻到外祖家去——

而對於自己的鄉村又是這樣的生

疏，甚且有着幾分恐怖。雖說只是一個村子吧，卻有着三四里長的大街，漫說從我家所在的村西端到街東首去玩，那最熱鬧的街的中段，也不曾有過我的足跡。我的世界是那樣的狹小而又那樣廣漠，因為從小時候我就是孤獨的了。

父親在野外忙，母親在家裏忙，剩下的只有老祖母，她給我說故事，唱村歌，有時聽着她的紡車聲嗡嗡地響着，我便獨自坐在一旁發呆。這樣的，便是我的家了。

外面呢，我也常到外面去玩，但總是自己個。街上的孩子們都不和我一塊遊戲，即使爲了湊人數而偶爾參加進去，不幸，我卻每是作了某方面失敗的原因，於是自己也覺得無趣了。起初是怕他們欺侮我，也許，欺侮了無能的孩子便不英雄吧，他們並不會對我有什麼欺侮，只是遠離着我，然而這遠離，就已經是向我欺侮了。時常，一個人踽踽

地沿着牆角走回家去，「他們不和俺玩，」這樣說着一頭撲在了祖母的懷裏，祖母摸着我的頭頂，說，「好孩子，自己玩吧。」

雖然還是小孩子，寂寞的滋味是知道得很多了。到了成年的現在，也還是苦於寂寞，然而這寂寞已不是那寂寞，現在想起那孩子時代的寂寞，也覺得是頗可懷念的了。

父親呢，他永是那麼陰沈，那麼峻嚴，彷彿，歷來就不會看見過他有笑臉。母親雖然是愛我，——我心裏如是想——但她從未會背着父親給我買過糖果，只說，「見人家買糖果就得走開。」雖然小吧，也頗知道母親的用心了，見人家大人孩子圍着敲糖鑼的擔子時，我便咽着唾沫，幽手幽脚地走開；後來，只要聽到外面有糖鑼聲，便不再出門去了。

實際上說來，那時候也就只有祖母一個人是愛我吧，她盡可能地安慰我，如用破紙糊了小風箏，用草葉作了小笛，用秫秸插了車馬之類，都很喜歡。某日，我剛從外邊回家，她老遠地用手招我，低聲說，「來。」

我跑去了，「什末呢，奶奶？」我急喘地問。

「玩藝兒，孩子。」

說着，從針線筐裏取出一包棉花，伸開看時，裏面卻是包着一隻小麻雀。我簡直喜得雀躍了。

「哪來的麻雀呀，奶奶？」

「拾的，從簷下。八成是它媽媽從窩裏帶出來的。」

「怎麼帶到地下來？」

「傻孩子！大麻雀在窩裏抱它，要到外面去給它打食，不料出窩時飛得太猛了，就把它帶了出來，幾乎把它摔死哩。」

我半信半疑地，心裏有點黯然了，原是隻不幸的小麻雀呀，然而我有了好玩具了。立刻從牀下取出了小竹筐，裏面鋪了棉花，上面蒙了布片，這就是我的鳥籠了。餓了便餵它，我吻它那黃嘴角；不餓也餵它，它卻不開口了。攜了竹筐在院裏走來走去，母親見了說，「你可有了好玩物了。」

這時，我心裏暗暗地想道：那些野孩子，要遠離就遠離了吧，今後我就不再出門了，反正家裏有祖母，又有了這玩物，要它長大起來能飛的時候就更好了。

晌午，父親從野外歸來，照例，一見他便覺得不快，但，我又怎曉得養麻雀是不應

當呢！

「什末？」父親厲聲問。

「麻——雀——。」我的頭垂下了。

「拿過來！」話猶未了，小竹筐已被攬去了；不等我擡起頭來，只聽忽地一聲，小竹筐已經飛上了屋頂，

怎樣啦？自然是哭了，哭也不敢高聲，高聲了不是就要挨打嗎？當這些場合，母親永是站在父親一邊，有時還說「很打！很打！」似乎又痛又恨的樣子。有時候母親也會爲了我而遭父親的拳腳，這樣的心，在作爲小孩子的我就不大懂得了。最後，還是倒在祖母懷裏去啜泣。這時，父親好像已經息怒，只遠遠地說：「小孩子家，糟踐信門，還不給我下地去拾草去！」接着是一聲歎氣。（註——糟踐信門，即草菅生命。）

祖母低聲罵着，說，「你爹不是好東西，上不痛老的，下不痛小的，只知道省吃儉用敲坷垃！不要哭了，好孩子，到明老奶奶爬樹給你摸隻小野鵲吧。」說着，給我擦眼淚。（註——敲坷垃，即勞苦種田。）

哭一陣，什末也忘了，反正，這類事是層出不窮的。究竟那隻小麻雀的下落怎樣，

已經不記得了。似乎到了今日纔又關心到了二十年前的那隻小麻雀，那隻不幸的小麻雀，我覺得它是更可哀的了，離開了父母的愛，離開了兄弟姊妹，離開了溫暖的巢穴被老祖母檢到了我的小小竹筐裏，不料又被父親給拋到那荒涼的屋頂上了，寂寞的小鳥，沒有愛的小鳥，遭了厄運的小鳥啊！

在當時，確是恨着父親的，現在卻是不然：反之，卻又是覺得他是可憫。每當我想起：一個頹白的農夫，還是披星戴月地忙碌，爲饑寒所逼迫，爲風日所摧損，前面也只有剩着短短的歲月了，便不由地悲傷起來。而且，父親是沒受教育的人，他生自土中，長自土中，從年少就用了他的污汗去灌溉那些砂土，想從那些砂土裏去取得一家老幼之所需，父親有着那樣的脾氣，也是無足怪的了。聽說，現在他更衰老了些，而且也時常念想到他久客他鄉的兒子。

雉

小時候，養過一隻野雞，從毛羽未豐時養起，所以它是很馴熟了，它認得我，懂得我的言語，並能辨識我的聲音，我就是那小鳥的母親了。

這小鳥漸漸地長了花翅，當我用口嘯喚它時，它把翅膀扇着，張了嘴，哥哥地叫，我吻它，餵養它，心裏很喜歡了。暗想道：「你快些長大起來吧，要能飛就好，你可以站在我腕上，站在我肩上，或飛在我的頭上。我可以帶你到曠野去。那裏是你原來的住家，你可以再回到你的森林了。但當我用口嘯喚你時，你要再向我的肩上飛來，我再帶你回家，那就頂快樂了。」

果然，不久它就能飛了，毛羽更美了。一隻小鳥的長成比一個小孩的長成快得多，我想，如果我也能趕快長大起來就好，如果能長了它那雙翅子就更好。有時，這樣的願望竟在夢裏實現了，我同我的野雞飛着，我同它一般大小，輕輕地，飛過了樹林，飛過了小山，飛過了小河，我聽到我的翅膀扇着的聲音了，最後是被母親捉住了這

纔醒來。雖然知道這是夢吧，卻極喜歡，剛從牀上起來便去看我的野雞，我覺得它更長大了些，也更可愛了。

它餓了便叫，我用口嘯喚它，飛到我的手上來了，這只是一種初飛的學習，它的翅膀還是軟軟的。它確有驚人的進步，我每每同它逗引着玩，我在前邊嘯着跑，讓它在後面叫着追，當它又飛到我的手上時，我就撫着它的背安慰它。母親說：「把它裝到籠裏去吧，不然，它要飛到樹上去了。」哥哥說：「把它的翅子麻起來吧，怕它要飛向山林去了。」我說：「不，它已經很馴熟了呢。」

像哥哥母親所說，那是太殘忍了，而且也太沒趣了，還是這樣好。有一天，我要使它練習高飛，我把它托在掌上，說，「飛吧！」把手一舉，它就飛了，果然就飛到了院裏的樹上，它在那裏點頭，搖尾，扇着翅望我，我說，「給我下來吧」，它就又飛到了我的手上。心想，這就好了，我很信任這隻野雞的心了。將來我要到田野去工作，帶它同去，就讓它到池邊的樹上去玩着吧，等工作完了時，我就喚它下來，我們再一同回家，那就頂快樂了。

日子過的很快，也很快活，我時常把我的野雞放到庭院的樹上，就這樣，它是被我

養大了。我並不希望它感激我，只希望它健康地活下去，而且伴着我工作，伴着我遊玩，它要永久地伴着我，這樣我就很滿意了。愛管閒事的哥哥同母親，老是要我隄防它，說它有「忘恩負義」的心腸，我怎能信得這些，他們的話是對「人」說的，不是對「鳥」，而這隻野雞又是這樣的馴熟了。我總愛把它放到樹上再把它喚下來，這樣，可以表示我馴養這鳥的功勞，更給他們看看這鳥對我的忠心。但有一次它飛到了樹上去竟不來，只用了驚異的眼向四周窺探，向遠處遙望，望了遠方再望我。「你望些什麼呢？」我說，「難道你望着那綠的山林嗎？」說着，它卻又飛了下來，我分明地看出，在它眼裏有着驚怖的神色，我的手，似乎觸到它的心的跳動了。我說：「綠的山林是可愛的，但我這裏也並不是不自由啊。」它好像很感動，用嘴尖輕輕地啄我的手心，它小時候，這手心原是它平安的飯盃哩。

夏天了，田野裏真綠得可愛，從田野那方面吹來的涼風，每令人想到：如果到那山陰的林裏去睡下就幸福，到小河裏去洗澡也快樂。住在家裏是這樣熱，我的野雞是這樣不安，每是停在院裏的樹上東張西望，這也就難怪了，現在，它的能力已是完全齊備了吧，說不定它也許要飛回它的老家，但我又怎能縛它的腳或麻它的翅呢，這樣的大鳥裝

在籠裏也太不像樣，養大它是爲了看它飛，那末就讓它飛吧。而每次當它飛了又回來時就覺得它更可愛。

有一天，它又飛到樹上去了，它從這枝跳到那枝，從這樹又跳到那樹，它向遠方張望了又把翅子屢次鼓動着，我用手招它，口嘯着喚它，它向我低迴了一眼，也並不是不表示着惋惜，但終於下了決心，似乎說「再見吧，哥哥！」把尾巴一搖，向曠野飛去了。

我是變成了什麼樣呢？我在樹下呆了多時呢？我可不知道，想哭，也哭不出。我也跑向曠野去了。這天的天氣太熱，太陽把火炎直摔到地上，田裏的稻都垂了頭，樹葉也懶怠顫動了。我漫山遍野地去找我的野雞，太陽要落山的時候我還在曠野裏躑躅着，我的口嘯也無力再吹了，我說，「你這野鳥，今番你是幸福的了。」不知怎地，想到幸福兩字時眼裏就落下淚來，當時，真想也住在綠野裏纔好哩。正這樣想時，卻使我大吃一驚：不會找到野雞，倒遇到哥哥了，哥哥是特地來尋我的。害羞呢？還是悲哀呢？莫知所了。「長大了便飛，明年再養隻小的吧。」聽了這樣的安慰和哥哥一齊回到了家裏。

整個地夏天我都思念着我那野雞。在家裏就聽着：是不是它又飛了回來；在野裏便尋着：是不是它還能認得我。夏天去了，天氣也涼爽了，而我的野雞還不會歸來。母親說：「你也長大了，不要再玩什麼野雞，秋涼了送你上學堂去吧。」於是我就被關在了學堂裏，一直到現在。



道旁的智慧

「道旁的智慧」(wayside wisdom)是英人瑪耳廷(E. M. Martin)的一本散文集。翻開本書的第一頁，在書名下邊有這樣一句話，「A book for quiet people」，這話便引起我對於這書的興趣。自己雖然不必屬於什末「有閒階級」，而習於安靜卻是事實，大概這也是弱者的特徵之一，也許就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吧，盪浪起來，或是混在熱鬧場中，是一定要失敗的，於是不敢熱鬧，也就不喜歡熱鬧了。在瑪耳廷的書裏找不出什末熱鬧來，也沒有什末奇跡，叫做「道旁的智慧」者，只是些平常人的平常事物。(然而又何嘗不是奇跡呢，對於那些不平常的人。)似乎是從塵埃的道上，隨手掇拾了來，也許是一朵野花，也許是一隻草葉，也許只是從漂泊者的行囊上落下來的一粒細砂。然而我愛這些。這些都是和我很親近的。在他的書裏，沒有什末戲劇的氣氛，卻只使人意味到醇樸的人生，他的文章也沒有什末雕琢的詞藻，卻有着素樸的詩的靜美。

瑪耳廷愛好自然，也喜歡旅行。他的旅行，並不是週遊世界，去觀光各大都市的繁

華，更不是遠涉重洋，去拜訪什末名人的生地或墳墓。他似乎只浪遊在許多偏僻地方，如荒城小邑，破屋叢林。而他所熟識的，又多是些窮困的浮浪者，虔誠的遊方香客，以及許多被熱鬧的人們所忘掉的居者與行者。凡此，都被我所愛，最低限度，都能被我所了解，因為我是來自田間，是生在原野的沙上的，對於那田園的或鄉村的風味，我很熟悉，而且我也喜歡那樣的旅行，雖然還不會那樣旅行過。

瑪耳廷沒有大量的作品出世，據說只有三本，而我則只讀過兩本，就是這「道旁的智慧」和他的「一本詩集」，「Apollo to Christ」。另一本不會讀到的是散文集，「The Happy Field」。在他的詩集的前面有出版者對於瑪耳廷的批評，是引用了「Country Life」中的話：

「從主觀的事實上，瑪耳廷實可被稱為博學者。同樣，也是一個曠達的哲人。他有着容易使人親近的風格。他的作品是愛「關懷於太陽，月亮，和星星的一流人的，」而且，也很容易使人察知他的觀點，像他那樣徜徉於塵埃的野道之旁，賞識了各色各樣的漂泊者，除卻那炫耀的電光，兇悍的摩托聲，以及那發着惡臭的煙雲等，因為它們攪擾了他的野遊之興，而使他感到了大大的不安。」

「道旁的智慧」裏有一篇是專講箴言的。現在擇譯一段，以見他的風格之一斑。

「……東方是特殊地生產箴言的地方；那些圖畫似的智慧之零星，是永久貯藏在人的記憶裏，就像駱駝之貯藏了水，爲了牠們長遠而寂寞的沙漠之旅行。在那裏，生活是悠閒的、安定的，而且又是純樸的，人們都有沈思的餘暇；他們能看到他們自己的靈魂之深處，並試着去學得旅途的神祕，從靜默到靜默，這就是我們所謂生活這回事；因此，東方人的箴言，大多數，對於我們西方人的耳官是不甚熟悉的。鑑賞太陽，月亮，或星星，靜聆風的歌唱，聽自然在沈默中低語，她的纖細的語聲透過了大地的溫馨，樹葉的顫動，或是流水的清響，凡此，比之於已經寫成或尙未寫成的著作，都是更好的教訓。而且，當漫遊於道旁時，這些智慧方被賜與，賜與那些伐木者，取水者，賜與那些有心腸的乞丐，以及那些終生祈禱並默想的聖徒，這些，在我們的愚昧中，通常是稱爲遊惰的。

「大概，在所羅門（Solomon）的箴言中，即使有所羅門自己的創作，也一定很少，那一定是些普通人的言語，被採集了來送到了皇宮裏，因爲那些道旁的塵埃，使他們向着生活的真理睜開了眼睛，這生活的真理是從萬能的皇帝以及貴官們躲開，而顯示

給了那些浮浪者以及被擯棄者的。「水中照臉，彼此相符。人與人心也相對。」第一個說這箴言的人，一定是一個僕僕風塵的倦旅者，傍着他的漫不相識的伴侶，休息在莊嚴的岩石之蔭下，當他們已經飽飲了被炎日所忘掉而不曾被曬乾的潭水之後。因為當此意外舒適的良時，人將坦然地向陌生者托出了他的良心並訴說出他的思想，這思想，甚至是他寧願對他的母親守着祕密的。這樣的話，就有着道旁的智慧之真實的聲音。它們是永不會被住在宮殿裏的人們說起過的，在那裏，水必須被取了去為皇室所用，雖然全世界上都渴得要死，而那些人們的祕密，又是永久保守得極其嚴密。」

在「道旁的智慧」裏，多數是這樣的文章，每一篇，都顯著地表明出他的風格，其中所談的有「老屋」，「旅行」，「獨居」，「城市之煙」，「貧窮的優越」，以及其關於鄉村的或傳說的景物與故事。文章都是自然而灑落的，每令人感到他不是正在寫文章，而是在一座破舊的老屋裏，在幽暗的燈光下，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在低聲地同我們訴說前夢，把人們引到了一種和平的空氣裏，使人深思，忘記了生活的疲倦，和人間的爭執，更使人在平庸的事物裏，找出美與真實。

另一本散文集，The Happy Field，據說完全是描寫鄉村生活的。假若瑪耳廷可

以被稱爲田園詩人的話，則這書或比較「道旁的智慧」更有趣，不會得到這書，是不能不引爲憾事的。幸而由W先生的介紹，得讀到其中的一篇，「籬笆道旁的荷馬」。這是寫一個鄉村的歌者，推了 Merry go round 的手車，在塵埃的道上流轉，在鄉村的市集上讀他的 Chapbook，而且大膽地在他的書面上印了大字的廣告：「考林克勞提，鄉村生活 and 普天下的奇事之新歌者」，國家的戰爭以及是非曲直等都不會使他關心，因爲他知道一切大遊戲，是只有最強者終獲勝利，在他的詩歌裏也找不出什麼同情或憐憫來，除非對於那些「嗚咽的騾子」和「哀號着的牡牛」，牠們是既不爲國家而戰爭，也不知道什末是光榮，而牠們的啞默的英勇，是只有被考林可勞提歌詠着的。考林可勞提也不會聽到過勇敢的武士之狂吟，他卻只聽到了下賤的車馬夫之歡歌。這種歌子是在道旁的小店裏，當許多素不相識的旅伴遇到一處，傳杯遞盞，高談闊論的時候所唱的，他們一次相遇之後，繼而又走上各人的征途；於是我們的考林克勞提便親手寫下了那車馬夫的曲子，當他又走上自己所愛的道路時。

從這「籬笆道旁的荷馬」裏，我們很可以看出那所謂「道旁的智慧」的基調來，而且在這篇文章裏，好像瑪耳廷在發明他的藝術的理論，又好像在探尋原始的真的詩之誕

生。下面一段，是從這「籬笆道旁的荷馬」裏擇譯出來的，可以作為瑪耳廷的藝術觀，並作為本文的結語：

「真的詩歌，如同真的美，是永遠不會被埋沒的，縱然它是赤了腳，走在道旁的塵埃裏；世間永有着無數的耳朵，爲了這個詩人而聽，更有着無數的眼睛，爲了另一個詩人而視。就正如靈感的呼吸，它是「任其所欲而吹送着的」，並不受任何人力的驅使；而且，有多少頂可寶貴的詩歌，是沒有父親，沒有母親的。（我們不知道它們的作者）。只是一脈氣息，被吹送到了這個世紀裏來，就如曾經動蕩在人們心裏的一種聲之回響。雖然沒有人能給它確定一個名字！散曲殘韻，第一隻歌子，這在一個夏天的清晨，只爲了一個純粹的歡樂，或只是爲了憂傷而歌於一個淒冷的狂風之夜，這些從一個無名者的胸中偶爾所得的收穫，即使墳墓唱出了最後的薤露，即使那些知名之士的著作都被塵所封，或被束之高閣的時候，這些收穫也將繼續地生存着，至於永久。」

懷特及其自然史

約在十年前，某先生曾經介紹過法人法布耳的「昆蟲記」，並說，「也希望中國有人來做這翻譯編纂的事業，即使在現在的混亂穢惡之中。」也許正因為直到現在依然是在混亂穢惡之中的緣故吧，終不會有昆蟲記之類的譯著出現於中國，除卻某先生自己會寫過關於草木蟲魚的文章。我常覺得這也是一種寂寞，而自己則限於能力和時間，至今還不曾讀到那位「科學的詩人」的著作。不料，在無意中竟於舊書攤上得到了一本英人懷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邦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真使我喜出望外，先讀了序文，又隨便讀了幾篇本文，心想道：這大概就是昆蟲記之類的文章了，只是懷特所寫的範圍比法布耳的更廣罷了。

懷特，於一七二〇年生於塞耳邦，一七三九入牛津之奧勒耳學院，一七四三得文學學士。嗣後，雖然被擢為公費研究員，應當再住在牛津，他卻於一七五五年退休到故鄉塞耳邦來了，在這裏，他繼承了父祖的遺產，一直到他的死年一七九三，大多時間，他

是住在這村子裏的。有人說，他曾經作過本地的牧師，但他始終不曾實任過牧師的職位，雖然他曾經作過近於牧師的事業。他把他的精力，都用在了觀察自然上，觀察所得，便寫了信報告給友人，結果，就是這本塞耳邦的自然史。這書，被稱作自然史（或博物學）該是不甚合宜的，因為這不是科學家的自然史，而是一個自然的愛好者，用了藝術的手筆，把造物的奇麗的現象畫了下來的一部著作。

關於懷特的生平及其故鄉塞耳邦，從溫德耳（Windle）的序文中，僅可以找到如下的材料：

懷特是終身未娶的。他的住宅就在塞耳邦的大街上，叫做「醒齋」。像懷特所說，這村子是「被置在一座三百尺高的白堊山下」。山上有蒼鬱的叢樹，叫作「懸林」，懷特曾在一封信裏告訴我們說，「這些山毛櫸，是森林中最可愛的樹，不論它的平滑的皮，光澤的葉子，或森然而下垂的枝柯。」靠近教堂，有懷特家的祖墓，也是蔭在樹林之下，其中最好的樹是一棵莊麗的紫杉，這樹周身有二十五尺之大。在村子的中央有一片地方，叫做The Plestor，或叫做遊戲場，在這場中，懷特曾說過，「立着一棵古老的大橡樹，有着短而粗的樹身，伸平的長枝幹，幾乎伸展到這空場的極邊去了。這棵可敬

的樹，被圍着許多石級，石級上滿是座位，是老年和少年們的樂園，在這裏，常常有夏夜的集會，老年人在這裏熱切地談天時，青年們便在他們面前跳躍遊戲。這大樹，本來是可以永久立在那兒的，如不是被一七〇三年的暴風雨把它摧毀於傾刻之間，這使得這裏的牧師和居民們非常不安，後來，牧師曾捐了很多錢把樹身豎起，但一切徒然，這樹雖曾又一度地吐過新綠，卻終於枯死了。」到被摧毀為止，這樹已有四百歲之壽，據說，後來是被一棵大楓樹站着它的地方了。從這類簡短的記述中，我們當可以想像出懷特的鄉村之美，並知道，生活在這環境裏的懷特是如何地關心於這些自然的事物。

關於懷特的鄉村，他曾在另一封信裏說道：「我們同窮人們在一處，他們都是清白而勤苦的。居民們都享受健康及長壽的幸福。村子裏蜂擁着許多孩子。」在給他姪女的信裏，又說，「我經歷了同兩個可愛的少年管家在一起的便利。當他們離開我時，我覺得是大大的損失了，也沒有人給我打乳酒凍來增光我的餐席了。冬天，我們這裏每禮拜有音樂會，樂班裏有頭號和二號的四絃琴，有兩架複鋼琴，一支低音笛，一支咆笛（hautboy）。一個小環琺琳，還有一支日耳曼笛，這頗使得鄰人的豬都不安，說是驚擾了它們的清睡，它們急得把牙齒都咬歪了。」在這幅小小的圖畫裏，可以看出當時這鄉

僻中的美麗的一面，人們好像都自滿自足，享有很大的快樂。到一七七八年，懷特感覺到衰老之襲來了，他寫信給他姊妹說，「我的屋子確是一個過冬的安樂窩，它賜與可愛的溫暖。刮大風的時候，一直到煙筒很熱，煙突裏是很少冒煙的。最大的缺點是它發出很大的迴聲來，這，當許多人談天的時候，常使我這可憐的沈耳朵覺得發昏。」以上，是懷特的生活之片斷，除卻從他的信裏知道這些外，便很難考證他的生平了，雖然有一位博克藍先生曾去造訪過塞耳邦，費了很大的努力去探訪關於懷特的事迹，卻只得到了很少的成功。有一個村人對他說，「懷特是不曾被人注意過的，一直到他死時，他死後，一切都被大家重視了。」還有一個老太婆，當懷特死時她纔十一歲，「他是一位安詳的老紳士，」她報告道，「慣說古言古語，他喜歡周濟窮人，又常養一支蝗蟲爬在他的園裏。」問她「那動物是不是一隻烏龜呢？」她回答說，「啊，我正是說這個東西。」提到這隻龜，就讓我先譯一篇懷特的文章在這裏作為個例子罷，這是曾被裴考克（W. Peacock）選入了英吉利散文選，而被題為「懷特的龜」的一篇：

「我曾經常對你提過的，塞塞克斯（Sussex）河裏的那隻老龜，現在已弄到我自己手中了。去年三月裏，我把它從它的冬宮裏掘了出來，那時，它從蟄中驚醒，已很有

力量嘶嘶地叫着表示它的憤怒了；我把它裝在一支盛着土的箱子裏，在郵車上被運送了八哩之遙。旅行中的急促與震亂把它嚇得太厲害，當我把它移放在一個花壇上時，它一再地躲到了花園的水底去；但是，晚間的天氣是寒沍的，它又只得把自己埋伏在鬆土裏，而且繼續地在裏面藏着。

「既已把它弄到自己眼前了，我就更有機會去詳細觀察它的生活和習性的情形；而且，我已經看出，爲了將來的日子，它已在它頭部附近的土裏掘開了一個喘氣的地方，據我想，因爲它變得更有生氣些了，便不得不需要更自在的呼吸。這種動物，不但是從十一月半至四月半之間是潛伏在地中，就在夏季也大半是睡着的；因此在白晝最長的時候，它下午四點鐘便已就寢，一直到次日清晨，很晚很晚了，還絲毫不動。而且，每當雨天，它便隱藏起來；在陰溼的日子它總是不動。

「想到這種怪東西的生活狀態，那真是一件很可驚異的事：上天竟賦與了一個爬蟲這樣多的虛日，彷彿是這樣的一種長壽的荒廢（註一），把三分之二的生存都浪費在了沈酣的昏迷中，一連多少月都在最濃的睡眠裏喪失了一切知覺，使它簡直嘗不到什麼長壽的味道。

「我在寫這信的時候，寒暑表五十度的一個潮暖的下午，出來了一大羣殼螺（snails）；而且，適逢其會，這隻龜也翻開土來，把頭昂起；次日清晨，好像被鼓舞了似地，它從死裏醒轉過來了；走來走去，一直到下午四點。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巧合！次很有趣的際遇！得看到這兩種「荷宅者」之間——因為希臘人是這樣稱呼龜和殼螺的——竟有這樣極相似的感覺！……」

「因為我們常把這東西看作卑劣的爬蟲，於是我們就很容易輕視它的能力，忽略了它的本能力量。然而，事實上，樸蘭普（Pope）說他的貴公（註二）那樣，它真是

‘Much too wise to walk into a well.’

（聰明到絕不會走落井底：）

而且它也很有辨別力，絕不會墜落到隱垣（hedge）裏；而只會以極從容的謹慎在邊緣上停住或縮回。

「雖然它喜歡暖天，它卻避免炎日；因為它的厚甲一經炙熱之後，就像我們的詩人說堅鎧那樣，便只好「為一安全」所燙着了。」（註三）所以，它把最酷熱的日子都過在大菜葉的傘下，或是在一畦石竹松的波動着的綠叢中。

「在夏天它是怕熱的，而在年梢呢，它卻又躲在果牆（fruit-wall）的反光裏，以改善微弱的秋陽（註四）：雖然它永未曾見過那些可以接受到更多溫暖的傾斜向天際去的那些大平坡，它卻能把它的甲殼斜倚在牆上，以收斂並接受所有的薄光。

「可憐的是這受難的爬蟲的境遇；被拘束在永不能卸掉的，一套笨重的鎧甲裏；像那樣，我們想，一定是把它一切事業的活動與志向都給阻礙住了。但有一個季節（通常在六月初）它的憤發也是很可注意的。那時，它蹣跚地爬着，早晨五點鐘便行動了起來，在園裏爬來爬去，留心到垣牆的每個小門和隙縫，如果可能，它怕就要從那裏逃了出去；而且，常常地出乎園丁的意料之外，它竟游蕩到很遠的地方去了。驅使它這樣到處奔波的動機，好像是屬於愛情一類的；它的想像，那時就變成了志在性的交接上，這使它不再像日常那樣莊重，而一時地，竟忘記了它平素的嚴肅的舉止。」

在懷特的自然史裏，都是這類的文章，不但其中所記述的事物可喜，他的文章中所特有的那種風趣，也很是令人感到親切而愉快。還有，在他的自然觀察之中，最有趣的是關於鳥的事情。譬如鴉鳥，在英國的鳥中是最大的，卻又是最小膽的一種，鳥之中最小者是金頂鶴，雖小，卻頗大膽，非等你走近它三碼之近，它是不會驚動的，而號稱為最

大的陸禽鴉鳥，卻非於多少佛郎（Furlong——八分之一哩）之外，不敢見人。又有一種戴勝鳥，是頂上有華麗的冠，這冠是時時直豎着的。懷特說：「在這裏最不易見的是一對戴勝鳥，它們於數年前的夏季裏曾經來過，就在我這園的附近，它們找定了一片可愛的平地，一連住了數星期之久。它們常莊嚴地步行，每日在路上尋食數次，而且，好像要在我的巷口上孵卵了；但村裏的野孩子們儘驚嚇它們，使它們永不得安息。」就在這類的記述中，也清清楚楚地表明出了懷特的性格。他觀察他所見到的草木鳥獸，就像觀察他自己的同伴一樣，而且，他也像愛他的同伴那樣愛他的草木鳥獸，於此，我不能不想起何德森（W. H. Hudson）所說的話來了——何德森也是一個像懷特樣的學者——他在他的「鳥與人」一書裏，談到了懷特的故鄉塞耳邦，並談到了懷特的書簡（懷特的書是以書簡集成的）。他說懷特的人格便是他的書簡之主要美點，並說懷特這本小書之所以能永久使人愛讀，並不是因為這本書小，或是因為這書裏的事情有趣，主要的，卻在這書的本身便是一件極可愛的人格之記錄。真地，雖然我們讀不到一本懷特的傳記，我們無從考知他的生平的詳細，但從他的著作裏，我們已可以活現地看出一個可愛的懷特來了。當然，在懷特的自然史裏的記錄是不免有些錯誤的，但其中有價值的部分卻確已成

了科學知識的材料之一部。再者，他的簡練優美的文章風格，以及他的時代生活之畫圖，使得他的著作成了一部永世的鄉土文學。它是有着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功能的，它能給人以美的啓示和新奇的感印，它給與讀者一種有力的刺激，使讀者也願意親身到野外去，像作者那樣去領略自然，去觀察有心人所能看到的造物之奇麗。就是懷特的工作態度，也是值得令人欽佩的，第一，因爲在當時還沒有人注意到這些田野的事物，研究這些沒有實際用途的草木鳥獸，是不會令人重視的，甚至被人家指爲瘋狂，遭人唾嗤，然而懷特竟坦然地自闢徑，受了高等教育，卻甘自作了一生草木鳥獸的事業。第二，在他的工作的動機和方法上，比起科學者來，他卻是寧可以被稱爲遊藝者的，因之，他的工作也許會被專門家所忽略，然而卻最有益於初學者，因爲他的著作使人忘卻了科學之呆板無味，所得到的卻多是田園的詩趣，無形中，卻又把入引到了科學的園地去。

最後，另有一點點意見，是特爲要貢獻給某一部分朋友的：

有一位久病的朋友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在文學的世界裏，已被人發掘窮困了，想得到更多的寶藏，還是轉到科學世界裏去吧。」這樣話，自然是有着語病，甚或是完全錯誤的，然而轉到科學世界裏去發掘更多的寶藏，卻是一句有用的口號，因爲，對於

現在的中國，現在的中國青年，這樣話還該說了再說。然而，想使一個青年對於科學有深切的愛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如有人已經在某種歧途裏沈迷了，想要使他恢復了健康的腦筋，再來幹點科學的功夫尤其困難，於此，像懷特的或法布耳的一類著作該是很有用了吧，總比爲了鍛鍊腦筋而每天練習多少幾何題爲有趣些。所以，我願把某先生介紹昆蟲記的話來重說一遍以作本文的結語：「也希望中國有人來做這翻譯編纂的事業，即使在現在的混亂穢惡之中。」

（註一）據云，龜爲一切動物中之最長壽者。

（註二）指頗普所譯賀拉西（Horace）中的一個虛擬的人物。

（註三）見莎士比亞的亨利第四，四幕，五場，三十一行。——以上俱巴爾斯頓注，見裴考克的英吉利散文選。

（註四）多少年前，曾出版一本書，書名「斜向天際的改善了的果牆」，在這書裏，作者預計的結果，較之在直立的牆上，在這樣的果牆上是可以照到更多的日光的。——基督教知識增進會版本的註。（案——果牆大概是一種斜牆，前面植果樹或花木之類，以禦寒迎日。）

【附記】——本文所根據者係萬人叢書本「塞耳邦的自然史」。牛津及 Grant Richards 的世界叢書

裏也有遺書。最近，又得到一冊倫敦基督教知識增進會的插圖本，圖均精細生動，惟內容則似稍有刪節。



平地城

我們是被一輛騾馬大車載向去省城的路。爲要當天午前趕火車，並預備在太陽落地時候到城裏，冬季夜長，剛聽到第一遍雞聲我們就動身了。像這樣夜行，我還是初次經驗，大車在黑暗中向前搖擺，車輪的工東聲就覺得異樣，那聲音響得很遠，又特別震耳，會不會驚動了什末可怕的事物嗎，有時竟這樣擔心着。兩個趕車人卻不住地談笑，「信不信呢？嗯，我問你，你信不信呢？」常聽到老年人這樣追問。

天氣很冷，地面上該正凝結着霜粒吧。向遠方望，只見白茫茫一團霧氣。天晴着，暗藍天空中綴着燦爛的星斗。我從未見過那末美麗的星光，那是可以分辨出各種顏色來的，紫的，藍的，金黃的，而那些光芒又放射得很清楚，很耀眼，我幾乎不敢正視那些光芒。我在幾條棉被裏緊緊偎縮着，心裏卻在想着些鬼怪的事物。有時候看見前面一片黑影，以爲是走近一個村落了，走近時，才知道是一座墓林。年輕的趕車人便故意把騾馬趕得快些，並把皮鞭用力地抽出特別聲響。那個坐在外轅上的老人呢，則暫時也抖擻

一下，並故意地大聲咳嗽，這時候他們是不再談笑了，直到走過很遠很遠，那座墓林已消失在霧氣裏了，他們的談笑才又繼續。

「你信不信！嗯，我問你，你信不信呢，嗯？」

坐在外轅上的老人又這樣追問了。這老人有很多的特殊經驗，話很多，而又很瑣碎。那個年輕人則照例不大信服，總愛以這樣的口吻作答：

「什末？什末？沒親眼見過的咱就不信。」

這卻更引起老人的話題來。「沒見過？沒見過？」他這樣反詰着，「你不曾見過，我卻曾見過很多呢，年輕人什末都不服氣。」於是他又舉一個例子給年輕人聽了。他說他年青的時候也是終年在外邊跑着，又多是在行着夜路。有一次，他是趕了大車從遠方回家，距村子還有三十里路就已經夜了，無論如何，非常夜趕回家去不可，他心裏這樣想。但天色愈黑，道路也愈形崎嶇。他心裏怕極了，但同時卻又覺得好笑，這有什末可怕呢，便自己安慰着，壯着膽子，只好讓一匹轅馬任意走去。凡驃馬都是生有夜眼的，他又說，所以牠們才非常靈敏，並能看見人眼所看不見的東西。那時候，他一心地注視着轅馬的耳朵，忽然，完全是忽然地，大車停住了，轅馬把兩隻耳朵挺直地豎了起來，

他心裏立刻一怔，什末也看不清了，只像有一團黑霧立在面前。那黑霧愈增愈厚，使他覺得那簡直是一堵黑牆。等不多時，那堵黑牆中間卻又出了一道隙縫，且漸漸地露出了道灰白，顯然是一條正路樣子，他順着那路走去了。走了很久，很久，而且非常疲乏了，在車輛的擊撞聲中，他聽出轅馬的喘噓，他用手去摸那馬背，馬背上已滿是汗水。回頭看看天空，三顆明朗的參星已落向了西邊，知道已是下半夜時辰，他認定了他的方向是向東的，但計算時間就應該早到楊家林了。是啊，楊家林，他重複着說，楊家林是當地楊姓家的墓地，卻又滿種了白楊，一過這林，就去家很近了，然而走了一夜樣子還不會聽到楊葉響。他心裏跳着，也滿身是汗了，直到天要發亮時，他才知道是繞着距楊家林不遠的一方墓田轉了一夜。

老年人說了這話，沈默了，好像在盼着年輕人的回答。但這一次那年輕人卻故意不睬，只把長鞭在暗中搖着，並用野話罵着轅馬。我則依然縮在棉被裏，不知走了多遠，或走了多少時候。最後，那個老人卻又自動地發言了：

「又一次，」他喃喃地說，「也是一個暗夜。忽然，完全是忽然，我的轅馬又站住了，又豎直了兩隻耳朵。不好！我立刻這末一喊——」

「怎末啦？是不是又遇見了什末鬼怪？」

不等老年人說完，年輕人便插進來這樣問了。

「什末也沒有，」老人答，「不過那驢馬要撒尿罷了。」於是兩個人都笑了起來。也許是將近黎明的原故罷，我一時覺得冷不可支，兩個趕車人也瑟縮得利害，坐在車前面一聲不響了。大車進行得很慢，輪聲也變得很鈍，彷彿老是軋在軟泥道上，天上星光漸稀，只是遠方的霧氣也還依舊。直到在兩箭之遠的地方忽然發見一點燈火時，那老人才又抖擻了一下，並喃喃着說，「我們已經來到平地城了。」隨即打一個呵欠。

我們都向着燈光之所在張望了一番，其實，這時候已是東方發白了，且隱隱地聽到雞鳴犬吠的聲音。只有少許較大的星星還留在天上，紫的，藍的，和金黃的，這時都變成了白色。燈光亮處卻不見什末城垣，只看出有些土堆隆起，忽高忽低，正像許多丘墳。我們齊聲問道：

「平地城？城在那裏呢？」

「平地城呢，當然是沒有城啦。」老人答。「平地城就是我們的省城。」他又解釋着說。接着就講出了下面的故事：

平地城原來是有城的，——他這樣開始——但現在卻是沒有了。在古時候，究竟是什末時候也不知道，這座城忽然搬家了，當然，只有神仙才會這樣辦，也有人說就是魯班，因為魯班是一個大木匠。只用了一夜的工夫就把這城搬走，搬到我們的省城去了，妙處是一點不錯，像未搬時一樣，北關是北關，西關是西關，連一草一木都不曾零亂。睡覺的人們還正在好睡，清晨起來卻已是亂山之中了，我們的省城不就在亂山之中嗎，而且又是夾在兩條東入於海的河流之間。這座城是被搬到一個下窪地方去了，就像一隻船，被划到了一個港裏，但那裏卻又時有急流汎濫之虞，夏秋之際，兩河水漲，那下窪地方便真會變成一片汪洋，那隻船就難免有漂流而去的危險，所以神在城南的山頂上立下一個高大的石礪，就算是纜船的柱子，那座山就叫做礪山，而我們的省城才得有一個今日。

老人又把話停住了，沈默着。片刻之後才又指着那盞愈去愈黯的燈光，說：

「看見嗎？就是那盞燈，那就是賣油條的那人家了，他住在平地城南關。」

接着又說：

「我曾說過，不是連一草一木都給搬走了嗎，只有這賣油條的人家卻是給留下了。」

我們問這是爲什末呢，他說，這原是應該搬走的，卻因爲他們夜裏起來掌燈作活，把神靈驚動了，等到晨雞一叫，一切都算完事。於是這人家就留在這裏，並依然是每夜早起，掌起燈來作活。據說這裏的地底下還蘊藏着無數的寶物，每於午夜時分放出白色的光芒，如果有人認清那發光的地方，總可以發掘出什末來的。聽說那賣油條的人家就曾經費過苦心，但發掘出來的總是些枯骨朽木之類。這地方實在荒涼極了。

我們的大車走得更快了些，天已經完全亮了，我們陸續地遇着幾個行路人，稍遠處也看出幾個村落。講故事的老人向四處張望，並告訴我們許多奇怪的地方名稱，以及到各處去的路程。年輕的趕車人本來已沈默了很久的，忽然又微笑着向老人問道：

「老伯，那些事可都是真的嗎？」

「不真的！還會是假的嗎？」老人確定地答。「你不信？不信？你不曾見過河北的曲隄塔嗎？」

於是他又講曲隄塔。他說，曲隄塔也是在一夜之間被神搬走的，不過搬走的只是一個塔頂罷了。「曲隄塔，任峯頂，」已經成了一句俗話，那塔頂是被搬到任峯去了，據說，那一夜還刮過可怕的妖風呢。

太陽上來的時候，我們都舒展了許多。遠方的霧已漸漸退開，地面上漫着一層薄霜，連我們身上和騾馬身上也都是霜了。結在老人鬍子上的很厚的霜粒，就好像開綻着一朵雪白的絨花。計算時間，當天傍晚我們是可以趕到城裏的了。



桃園雜記

我的故鄉在黃河與清河兩流之間。縣名齊東，濟南府屬。土質爲白沙壤，宜五穀與棉及落花生等。無山，多樹，凡道旁田畔間均廣植榆柳。縣西境方數十里一帶，則勝產桃。間有杏，不過於桃樹行裏添插些隙空而已。世之人只知有「肥桃」而不知尙有「齊東桃」，這應當說是見聞不廣的過失，不然，就是先入爲主爲名聲所蔽了。我這樣說話，並非賣瓜者不說瓜苦，一味替家鄉土產鼓吹，意在使自家人多賣些銅錢過日子，實在是因爲年頭不好，連家鄉的桃樹也遭了末運，現在是一年年地逐漸稀少了下去，恰如我多年不回家鄉，回去時向人打聽幼年時候的夥伴，得到的回答卻是某人天亡某人走失之類，平素縱不關心，到此也難免有些黯然了。

故鄉的桃李，是有着很好的景色的。計算時間，從三月花開時起，至八月拔園時止，差不多佔去了半年日子。所謂拔園，就是把最後的桃子也都摘掉。最多也只剩着三種既不美觀也少甘美的秋桃，這時候園裏的籬笆也已除去，表示已不必再晝夜看守了。

最好的時候大概還是春天吧，遍野紅花，又恰好有綠柳相襯，早晚煙霞中，罩一片錦繡畫圖，一些用低矮土屋所組成的小村莊，這時候是恰如其份地顯得好看了。到得夏天，有的桃實已屆成熟，走在桃園路邊，也許於茂密的秀長桃葉間，看見有剛剛點了一滴紅脣的桃子，桃的香氣，是無論走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聞到的，尤其當早夜，或雨後。說起雨後，這使我想起了布穀，這時候種穀的日子已過，是鋤穀的時候了，布穀改聲，鳴如「荒穀早鋤」，我的故鄉人卻呼作「光光多鋤」。這種鳥以午夜至清晨之間為叫得最勤，再就是雨霽天晴的時候了。叫的時候又彷彿另有一個作吱吱鳴聲的在遠方呼應，說這是雌雄和唱，也許是真實的事情。這種鳥也好像並無一定的宿處，只常見它們往來於桃樹柳樹間，忽地飛起，又且飛且鳴罷了。我永不能忘記的，是這時候的雨後天氣，天空也許還是半陰半晴，有片片灰雲在頭上移動，禾田上冒着輕輕水氣，桃樹柳樹上還帶着如煙的溼霧，停了工作的農人又繼續着，看守桃園的也不再躲在園屋裏。——這時候的每個桃園都已建起了一座臨時的小屋，有的用土作為牆壁而以樹枝之類作為頂篷，有的則只用蘆蓆作成。守園人則多半是老人或年輕姑娘。他們看桃園，同時又作着種種事情，如績麻或紡線之類。落雨的時候則躲在那座小屋內，雨晴之後則出來各處走走，到別家

園裏找人閒話。孩子們呢，這時候都穿了最簡單的衣服在泥道上跑來跑去，唱着歌子，和「光光多鋤」互相應答，被問的自然是鳥，問答的言語是這樣的：

光光多鋤。

你在哪裏？

我在山後。

你吃什麼？

白菜炒肉。

給我點喫？

不够不够。

在大城市裏，是不常聽到這種鳥聲的，但偶一聽到，我就立刻被帶到了故鄉的桃園去，而且這極簡單卻又最能表現出孩子的快樂的歌唱，也同時很清脆地響在我的耳裏。我不聽到這種唱答已經有七八年之久了。

今次偶然回到家鄉，是少年來惟一的能看見桃花的一次，然而使我驚訝的，卻是桃花已不再那末多了，有許多桃園都已變成了平坦的農田，這原因我不大明白，問鄉里人，則只說這裏的土地都已衰老，不能再生新的桃樹了。當自己年幼的時候，記得桃的種類是頗多的。有各種奇奇怪怪名目，現在僅存的也不過三五種罷了。有些種類是我從未見過的，有些名目也已經被我忘卻。大體說來，則應當分做秋桃與接桃兩種，秋桃之中沒有多大異同，接桃則又可分出許多不同的名色。

秋桃是由桃核直接生長起來的桃樹，開花最早，而果實成熟則最晚，有的等到秋末天涼時才能上市，這時候其他桃子都已淨樹，人們都在惋惜着今年不會再有好的桃子可吃了，於是這種小而多毛，且頗有點酸苦味道的秋桃也成了稀罕東西。接桃則是由生長過兩三年的秋桃所接成的。有的是「根接」：把秋桃樹幹齊地鋸掉，以接桃樹的嫩枝插在被鋸的樹根上，再用土培覆起來，生出的幼芽就是接桃了。又有所謂「筐接」，方法和「根接」相同，不過保留了樹幹，而只鋸掉樹頭罷了，因須用一個盛土的籐筐以保護插了新枝的樹幹頂端，故曰「筐接」。這種方法是不大容易成功的，假如成功，則可以較速地得到新的果實。另有一種叫做「枝接」，是頗有趣的一種接法：把秋桃枝梢的外

皮剝除，再以接桃枝端上擰下來的管子套在被剝的枝上，用樹皮之類把接合處嚴密細縛就行了，但必須保留桃子上的原有的芽碼，不然，是不會有新的幼芽出生的。因此，一棵秋桃上可以接出許多種接桃，當桃子成熟時，就有各色各樣的桃實了。也有人把柳樹接作桃樹的，據說所生桃實大可如人首，但吃起來則毫無滋味，說者謂如嚼木梨。

按熟的先後爲序，據我所知道的，接桃中有下列幾種：

「落絲」：當新的蠶絲上市時，落絲桃也就上市了。形橢圓，嘴尖長，味甘微酸。因爲在同輩中是最先來到的一種，又因爲產量較少之故，價值較高也是當然的了。

「麥匹子」：這是和小麥同時成熟的一種。形圓，色紫，味甚酸，非至全個果實已經熟透而內外皆呈紫色時，酸味是依然如故的。

「大易生」：此爲接桃中最易生長而味最甘美的一種，能夠和「肥桃」媲美的也就是這一種了。熟時實大而白，只染一個紅嘴和一條紅線。未熟時甘脆如梨，而清爽適口則爲梨所不及，熟透則皮薄多漿，味微如蜜。皮薄是其優點，也是劣點，不能耐久，不能致遠，我想也就是因爲這個了。

「紅易生」：一名「一串綾」，實小，熟時遍體作絳色，產量甚豐，緣枝累累如貫

珠，名「一串綾」，乃言如一串紅綾繞枝，肉少而味薄，為接桃中之下品。

「大芙蓉」：形渾圓，色全白，故一名「大白桃」，夏未成熟，味甘而淡。又有「小芙蓉」，與此為同種，果實較小，亦曰「小白桃」。

「胭脂雪」：此為接桃中最美觀的一種，紅如胭脂，白如雪，紅白相勻，說者謂如美人顏，味不如「大易生」，而皮厚經久。此為桃類中價值最高者。

「鐵巴子」：葉細小，故亦稱「小葉子」，「鐵巴子」謂不易搖落，即生摘亦須稍費力氣，實小，味甘，現已絕種。另有「齊嘴紅」一種，以狀得名，不多見。

有一種所謂「磨枝」的，並非桃的另一種類，乃是緊靠着桃枝結果，因之被桃枝磨上了疤痕的桃子，奇怪處是這種桃子特別甘美，為擔桃挑的桃販所不取，但我們園裏人則特意在枝葉間探尋「磨枝」來自己享用。為什麼這種桃子會特別甘美呢，到現在也還不能明白。另有所謂「桃王」的，我想這大概只是一種傳說罷了。據云「桃王」是一種特大的桃子，生在最繁密的枝葉間，長青不老，為一園之王，當然，一個桃園裏也就只能有這末一個了。有「桃王」的桃園是幸福的，因為園裏的桃子會格外豐美，甚至可以取之不竭。但假如有人把這「桃王」給摘掉了，則全園的桃子也將殞落淨盡。這是奇

迹，幼年時候每每費盡了工夫去發現「桃王」，但從未發現過一次，也不會聽說誰家桃園裏發現過。

桃是我們家鄉的重要土產，有些人家是藉了桃園來輔助一家生活之所需的。這宗土產的推銷有兩種方法：一是靠了外鄉小販的運販，他們每到桃季便肩了挑子在各處桃園裏來往；另一種方法，就是靠着流過這地方的那兩條河水了。當「大易生」和「胭脂雪」成熟的時候，附近兩河的碼頭上是停泊了許多帆船的，從水路再轉上鐵路，我們的桃子是被送到其他城市人民的口上去了。我很耽心，今後的桃園會更變得冷落，恐怕不會再有那末多咄咄喝喝的肩挑販，河上的白帆也將更見得稀疏了吧。

二十四年四月

花鳥舅爺

夏天。

我從洛口鐵橋搭上了下行的雙桅船。時候是上午十點左右。天晴着。河風吹得很涼爽。頭上雖有炎熱的太陽炙曬，仍覺得十分快適。這是一段頗可喜愛的水程。船在急流中顛簸前進，夾岸兩隄官柳，以及看來好像緊貼着隄柳的天邊白雲，都電掣般向後閃去。船上人都欣喜於遇着了一次順風。而我所更喜歡的則是正午前便可以下船登岸了。

「到苗家渡可還遠着嗎？」

「不遠不遠，面前那座林子就是了。」

划船人指着二里開外的一叢綠樹答我。時候還不到十二點。我是等船到苗家渡就登岸的。目的地是住在馬家道口的舅爺家。從苗家渡到馬家道口不過三里。這三里路是在隄柳的濃蔭下面走過的。計算時間，我早該到達舅爺的家了，但依然看不見我記憶中的舅家的標識。我心裏焦急起來了。

沿隄一帶居民，都靠了隄身建造房屋。這不但有佔居官地的便利，且可利用了隄身作爲房屋的後牆。故從河隄的前面看來，則沿隄均如建造了一排土樓，自然，也很容易辨識出是誰家的門戶。但從隄後看來，則僅僅是高出隄面一尺的茅檐，而家家茅檐又大多數無甚區別。走在隄後的人想取了捷徑以直達所要去的人家，像我這樣久不歸鄉的人，就是一件難事了。並不是不能轉到堤前去認出舅爺的家，只是愈找不到舅爺家的標識就愈想找個究竟。「莫非是走錯了路嗎？」這樣想。心裏焦急着，仍不能從那些茅檐上認出舅爺的家。

舅爺的家是有着標識的。在過去，從外邊回到故鄉時，我每每先從那些標識上認出舅爺的家，又每每先看了舅爺，再由舅爺伴送着回到自己家裏去。

從自己最初的記憶起，舅爺家就過着非常貧苦日子。然而就在這貧苦日月中，舅爺卻永是一個快樂人。舅爺的年輕時代，我知道得不詳細。據說他曾一度作過鞋匠，但究竟爲了什麼而不能以此爲業呢，我不得而知。生有一副病弱的身體，有時又不能不靠了身體去換取一點生活之資。自家原有幾畝薄田，也多半坍塌到河裏去了，未曾坍塌的，也以任其荒蕪的時候居多。自然，像舅爺這樣人，是不能靠自己耕種來過活的了。這一

半固由於他有一個懶散性子，一半也由於那條稱作這個國家的「敗家子」的河流的教訓。（這條不能正正經經流到海裏去的河水，使這一帶居民都信任了他們的不可挽回的命運。）水缸裏，有從河上取了來沈澱着待用的飲料。河堤空地上，有隨時種植的家常蔬果。河堤兩旁的樹上，又有隨時取用不竭的燃料。只要於高興賣力氣時出去做幾日短工，就可以賺得來暫時需用的口糧了。就在這種情形中，像其他居民相仿，舅爺打發了自己的日子，並儘可能地維持了一家四口。我已經說過，我這位舅爺是一個在貧苦中有快樂的人，而他的樂趣卻不僅在於他能夠對付得他的貧苦。

像舅爺這樣人，在生活中，照例是不缺少閒散的。在閒散中，他才有他自己享受的生活。他會以幾個小錢的勝負去抹把紙牌。會用極粗俗的腔調唱幾支山歌。又會坐在自家門欄上吹弄着什末噴呐。而他在日常生活中最感興趣，最肯花費自己精神時間的，就是種種花，養養鳥這一類玩意了。他喜歡一切花，一切鳥，不但是自家的，就連人家的，以及飛在空中的，開在道旁的。他都喜歡。一隻不知名的小鳥，叫着，從空中飛過了，不見了，他會仰面朝天，呆望了許久。他也會一個人徘徊在荒道上，墓田上，尋找着什麼野生的花草。舅爺的自己家裏當然是養着許多花鳥的。雖然花草中也沒有什麼值

得珍惜的東西，但藉了那些紅紅綠綠的顏色，又仗了他的細心和閒暇，把許多花草都安排在一種近於天然藝術的圖案裏，雖然是破屋爛牆的人家，於是也裝點得極其好看了。故從河堤前面走過的人，都很容易指點出這有着小小花園的人家。至於鳥呢，當然，也不過什麼碧玉黃雀之流，甚至連麻雀也養在裏邊。然而它們都生活得極其舒適，彷彿很樂意活在這個主人的籠中似的，叫着，跳着，高高地被掛在簷前，掛在樹上，使主人喜歡，使過路人欣羨。從自己用極困難方法得來的糧米中，省儉出一部分米粒來飼養了這些鳥族的舅爺，他的快樂恐怕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了。

舅爺的庭前原有着幾株榆樹，滿樹上都戴着鳥窠。這幾棵榆樹的年齡恐怕比舅爺的年齡還要大些，舅爺也已是五十過後的人了。在一般貧苦人家，這樣的木材是早應當伐下來換錢的，但這幾株榆樹卻依然保有着它們的幸運。我想，這雖然也有什麼風水迷信之說，但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爲了榆樹上的那些鳥窠吧。彷彿那些喜鵲都認定了這是一個可以久居的地方，巢窠是與日俱增着，而且這也是多少年來的事情了。依照外祖母的，以及其他人的意見，這幾株樹也是應當伐了出賣的，當然，阻止了這事的仍是舅爺。他喜歡那些喜鵲，他愛護它們，他好像把它們當作一家人似的，在一處生活過來了

這些年。「假如把榆樹伐倒，豈不是拆毀了人家的家嗎，」他這樣說。於是這幾棵樹，連同這些鳥窠，就一直保留了下來。而且，多少年來，這幾株樹上永有紅色的牽牛花攀緣，花發時節，是滿樹紅花，遠遠望去，這就是一個很顯然的標識了。走在河隄後面的人，也很容易指點着說，「這就是某某人的家了。」我所尋找的就是這個標識，然而這個標識卻永不曾找到。

等我越到河隄前面，並向人探詢之後，才知道已走過馬家道口有里餘之遙了。再等我轉了回來，到得舅爺家時，已是時近下午一點的樣子。連喊了幾聲外祖母，都沒有回答。出來迎接我的卻是我的舅母。問舅爺可曾在家嗎，說是已經被人家僱去作短工去了。表弟呢，說是也去同舅爺作着同樣的事情。（這個表弟也不過十歲左右的孩子，怎能做得了什麼工作呢，我當時這麼想。）看了舅母腳上的白鞋，頭上的白頭繩，我就不再問外祖母了。庭前那棵榆樹，連同那些鳥窠，以及牽牛花的下落，也就可以知道了。舅母告訴我外祖母過世時的情形，說一切都靠了街坊戚友們的幫助，人家都知道舅爺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平日雖然困苦，卻總能使外祖母不受艱窘，故人家皆樂意輸米輸麵。一口上好棺木，是用庭前那幾棵大樹換來的，並說到外祖母臨危的時候很想念我，

盼我在外邊能早早發迹。舅母一邊說着，一邊落淚，還要張羅着給我預備午餐。我怎能再用的下午茶呢，說一些安慰舅母的話，就自己告辭了。

到家的次日，舅爺竟爲了跑來看我而不去做工了。人是老了許多，但還是那快活樣子，大聲說話，大聲喧笑，話說不盡，彷彿懂得天地間一切事情。說話間又談到外祖母，談到外祖母的病狀。並說：「過世了，也倒罷了，養了我這樣兒子，活了一世還不是受罪一世嗎，」說着也變得黯然起來。又說，假如我將來能回到故鄉來做些事業，很願意把表弟托給我照顧。「希望你表弟不再像我就好了，」最後又這麼說。

「舅爺也實在衰老的可憐了呢，頭髮都變得白參參的了。」

舅爺去後，我向母親這樣說。

「白了頭髮呀，卻還是那麼孩子氣。」母親帶一點笑意說。「一輩子花啦鳥啦的，就是知道調皮着玩兒。你還不知道呢，人家竟能在那一頭白參參的髮辮上紮了鮮紅的頭繩，又戴了各色的野花，在外祖母的病牀前跳來跳去，唱山歌兒使外祖母喜歡。人倒是一個有心腸人，可惜命窮，也就無可如何罷了。」

老渡船

我常想用一種最簡單方法記述一個人。但是每當我提起筆時，就覺得這是一件難事。其初，我認爲我可以用一個故事作中心，來說明這人的性格和行爲，但計劃了很久卻依然構不出一個故事，這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物。這人與一隻載重的老渡船無異，堅實，穩固，而又最能適應水面上一切顛顛簸簸，風風雨雨。其實，從這個人眼裏看出來的，一切事物，均如在一種風平浪靜的情形中一樣，他是那樣地安於他所遇到的一切，無所謂滿意，更無所謂不滿意，只是天天負了一身別人的重載，耐勞，耐苦，耐一切屈辱，而無一點怨尤，永被一個叫做運命的東西任意渡到這邊，又渡到那邊。若說故事，這就是他的故事，此外再沒有什麼故事了。他在這種情形中已渡過了五十幾個春秋，將來的日子也許將要這樣過去的吧，他已經把他那份生活磨鍊得鎔進他的生命中去了。

然則用一種職業來說明這個人又將怎樣呢，這個卻是更難的辦法，我根本就不能決定他作的是什麼職業。他是一個兒子的父親，一個妻子的丈夫，另有一種關係，我就不

知道應如何稱呼，或者勉強可以說是他妻子的朋友的對手吧，——他那妻子的朋友是一個跑大河的水手，強悍有力，狡黠伶俐，硬派他作爲對手，他恐怕太不勝任了。此外呢，最確實的他還是一個夥伴的夥伴。他那夥伴是一個鐵匠，當然他也就是一個鐵匠了，但——又決不是他的專門職業。何況他在打鐵的工夫上又只是幫人家去打「下錘」。比起打鐵來，他還是在田地裏爲風日所吹炙的時候居多吧，他有二畝薄田，卻恰恰不夠維持全家的生計。

他的家庭——在名義上他應當是一個家主，爲尊重人家的名義起見，我們還不能不說是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是在一種特殊情形中被人家稱作「閒人館」的，在一座寬大明亮的房間裏，有擦得亮晶晶的茶具，有泡得香香的大葉兒茶，有加料的本地老煙絲，有鋪得軟軟的大土炕，有坐下去舒舒服服的大木椅。在靠左邊的那把椅子上坐落下來時常是他的妻子，那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女人，有瘦小身材，白色皮膚，雖然有幾行皺紋橫在前額，然而這個並不能證明她的衰老，倒是因了這個更顯出這人的好性情，她似乎是一個最能體貼人心的婦人。她時常用了故意變得尖細的嗓音招呼：「×××，×××」——這裏所作的記號是那位主人翁的乳名，爲了尊重人家名字起見，恕我不把他的真名寫出。

假如在這樣的招呼之下能立刻得到一聲回答，接着當有「給我做這個，給我做那個」之類的吩咐。但她也絕不會因為得不到一聲回答而生氣，因為她知道，他的××不是去做這個就是去做那個了，不然就是到田裏去了。田裏是永有作不盡的工作的，再不然就是到河上去了。是的，到河上去——這一來倒使我發覺我的話已走了岔路，我原是說那座屋裏的情形。我已說過，左邊那把木椅上是他妻子，那末右邊呢，一定是那位水手了，不然，那位水手老爺是一個怪物，他在船上掌舵時是一個精靈，他回到這座屋裏來便成了一個幽魂，他是時常睡在那方鋪的軟軟的大土匠上的。他不一定是睡，他只是躺着，反正有人爲他滿茶點煙火。除非他的船要開行，或已經開行了，他是不常留在船上，他晝夜躺在這兒很舒服，他也時常用了像嗶語一般的聲音吩咐那個主人：「到河上去，到河上去。」他又是一個能賺銀子的英雄漢，他把他在水上漂來漂去所賺得的銀子都換成這個女人身邊的舒服了。話又要岔下去，還是回頭來再說這座屋子裏的情形吧，這屋子裏是不斷地有閒人來談天的，就是在鄉間，雖然忙着收穫莊稼，或忙着過新年時，這屋子裏也不少閒人來坐坐——這就是被稱作「閒人館」的原因了。這裏有着不必花錢的煙和茶，又有許多可高可低的好座位，至於義務，則只要坐下來同那位水手或女

人閒談就足夠，譬如談種種貨物的價錢，談種種食品的滋味，有時候也談起些遠年的或遠方的荒唐事情。

他的裁縫兒子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高大，漂亮，戴假金戒指，吸小粉包香煙，不愛說話，卻常顯出一種蔑視他人的神氣，而他所最看不起的人也許就是他的爸爸了。然而他總還喊爸爸，譬如他把人家的新衣完成了，他說：「爸爸，給某家某家送衣服，」於是爸爸就去送衣服了。這位裁縫是很少在家裏過日子的，他有這末一份手藝，使他能各地找住處，尋飯食，並使他穿一身時髦衣服，他在這個家庭裏不能安心久住，固然尚有其他難言的原因，而他有了人所不及的一派身份，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說起衣服，我們無妨順便談談那位家主的穿著。其實說起來也很困難，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讓他穿了好衣服去幹什麼，反正他又不能騎馬去拜客？他天天同灰土攪在一塊，同煤煙燻在一起，他自己又是閒不得的人，他最能利用時間，別人吩咐着固然肯幹，別人不吩咐也會自己拾起工作來，如沒有什麼事可作時，他可以肩一個糞籃到處走走，或到各處揀拾些人家捨棄的東西，如半截鐵釘，如破爛繩頭，如撒口盃底草鞋底等。他的兒子和妻子也許不喜歡他這樣，然而他總是這樣，他們也許嫌惡他污穢，然而不污

鐵又將如何？有愛同他開玩笑的人說道：「××，你看你這髒樣子，你看你這身破狗皮，人家要信你是裁縫兒子的爸爸才怪呢！」他的回答是黝黑的臉上一堆微笑，和一聲有意無意的「嘻嘻」。

我幾乎忘記談起他作鐵匠的事情了，現在就讓我來補述一下。他是鐵匠，他當初也許立志要把打鐵當作安身立命之道的，然而不幸，他的職務卻老停在掄下錘和拉風箱上。他的夥伴倒是一把好手，左一把鉗子，右一把小錘，能打造一切鐵的傢具，使這一帶人民覺得他是少不得的一個師傅。他們的工作地點就在本村，而且也不是每天生火，除卻五天一個市集是必然的工作日子外，五天之內也許有一兩次聽到他們叮叮噹噹地敲着，只要聽到這叮叮噹噹的敲打聲，人家也就陸續送來鋤頭犁頭之類的東西。當然，他們兩個賺得錢來只能劈一個四六份子，十分之四是作了一間人館」的小花銷了。後來不知因為什麼，這位掌鉗子的師傅忽然瞎了一隻眼睛，生意自然不如從前興盛，但隔不過十天八日，也還能聽到他們叮叮噹噹地敲着。又過不多久，這位一隻眼睛的師傅居然不再管他的下錘夥伴，自己鑽到土裏睡覺去了，於是掄下錘的工作再也無法繼續，這村子裏也不再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了。

怎麼，我寫到這裏忽然覺得難過起來，我真是爲了這位「閒人館」的主人感到荒涼了。你看，你看，他不是又從那邊走來了嗎，背上不知負着一大捆什麼東西，沈闐闐的。現在我說他老了，可不是故意玩笑，是真的，他在我的眼裏變得愈老愈老了。我很慚愧，我不該當這時候就把他介紹給世人，假如那位裁縫少爺也能讀到這篇東西，一定再也不來承做我的新衣了，且有被他辱罵一陣的危險。我說這老人像一隻「老渡船」，也是隨便說的，我只是一想到他時，就想起他妻子那個水手朋友，於是便聯想到一隻船罷了，請大家千萬不要以爲我給這個老人起了渾號，便跟在背後叫喊。你看，他負了一身重載已經從窗前走過了。

二十四年五月

上馬石

「老兄弟，真想不到他就先走了。」

「走了倒也罷了，我們還不是前腳後腳的事嗎。」

太陽黃黃的，照着一個高大衰老的車門下。是將近秋末天涼的時候，人們已覺得陽光之可親了。尤其是老年人，他們既沒有事情可作，便只好到這車門下來曬太陽，吃旱煙，說說閒話，並目送過路人來來往往。兩個老頭子又各領一個五六歲的小孫孫，看小孩。這也就是他們的一件工作了。小孩子要偎在老人懷中聽閒話，老人卻故意把他們哄開，並屢次說道：

「好孩子，你們自己到那邊騎馬去吧。」

這個車門，位置在一條非常寬闊的巷口上。這條巷子是被兩列低矮的小房子所形成的，在幾家大門口外，有顯得頗瘦弱的小牛小驢被拴在木樁上，此外就只見到幾棵並不茂盛的槐樹或榆樹了。但這條巷子是曾經有過繁盛日子的，從現在說起，也不過是百十

年前的事情罷了。那時候這裏完全是一片高大的樓房，據說從這裏趕了騾馬到五里外的一條河流去飲水，在這距離中間絡繹不絕的都是騾馬，沒有人能計算出一個實在數目，雖然那條河水現在已成了平田，而「飲馬河」一個名字卻還時常被人提起。再如這巷口的一塊上馬石臺，也可以說是當年繁盛的一個記號吧。這塊上馬石除卻特別重大外，與普通的上馬石也並沒有多大差別，不過這塊石頭如今已經不是什麼上馬石了，它成了一些閒散人坐下來談天的地方，也是小孩子們聚攏來作遊戲的根據地，有時候一些青年人也用它來比試力量，然而三個人至五個人也只能撼得它微微欠身而已。兩個老頭子哄他們的孫孫來騎馬，這塊石頭也就又變成一匹石馬了。小孩子總喜歡跑到這塊石頭邊，用小手拍拍那光滑的石頭——石頭已磨擦得很光滑了——自己並作出騎馬的姿勢，口裏喊道：「打，打，打。」

兩個老頭子都住在這條巷內，另有一個同姓的老弟兄，是住在這村子的另一個角落裏的，只要有人提起「三個老頭子」大家就明白是車門底下的這三個了。他們除卻睡覺吃飯之外，把大半的時間都消磨在這個車門底下。他們的記憶非常繁瑣，他們的談話又重複不盡，而他們又永不會忘情於那些過去的好年月。他們一開口便是：「我們年青的

時候怎樣……」或是「老祖父曾經告訴過我，說那些年間……」他們對於現今的事情不大關心，但偶然聽到一點便長嘯短歎。他們常說：「我們是不中用了，活着也沒有意思，還不如早些到土裏去歇息了吧。」他們也常常談到：「老弟兄們，到底我們誰應當先走呢？」於是年紀最長的一個便很慷慨地搶着說：「當然啦，當然啦，我比你們大許多歲數，當然我先走啦，我恐怕不能給你們送行了。」另外兩個老頭子一定會同時把煙袋一敲：「也好，你先到那邊去打下店道，到那邊把牀鋪都安排停當，然後再來招呼我們吧，我們還可以到那邊去同吃煙，同說話，就怕那邊沒有太陽可曬了。」

今天是只剩下兩個老頭子了，那個住在另一個角落裏，年紀最小的老頭子已經早走了，走了好多天了。這個年紀最老，曾經自己答應先走的老頭子，還不曾走，不過前些天他剛剛鬧過一次傷風，幾乎走掉，卻又被醫生給拉回來了。那個年紀居中的老頭子，前些天是只能帶了一個小孫孫到這裏來曬太陽打盹的，現在他的老伴又出來了，就又一肚子話要說。然而他們還想到那個已經走了的老伴，他們覺得有點荒涼，但這種感覺到底很淡漠，因為他們知道，那人不過是走了罷了，而他們自己也不過是前腳後腳的事而已，特別是年長的那一個，他很抱怨，他說：

「唉，唉，我認爲他一定來招呼我了，可是他到底不會來，不，他來過了，我曾經夢見他……」

語猶未完，第二個老頭子已吃了一驚，他把煙灰一磕，歪着腦袋用低聲說：

「你夢見他？」

「是啊，我夢見他，他提一個竹籃去趕集，他說：大哥，你告訴我，今天的芋頭多少錢一斤？你看這夠多麼奇怪，我怎麼就知道芋頭多少錢一斤呢？我忘記我是不是已經回答他，在夢裏也忘記他是已經走了的人了，不然我一定問問他那邊的情形是怎樣。兄弟，你說，這是個什麼兆頭？芋頭是吉祥的呢，還是不吉祥的呢？」

於是他們就說起夢話來了，這個也是夢，那個也是夢，拿夢來解釋一切，一切也都是夢了。最後他們又把話題回到那個已經走掉的人身上，於是又說到一些走了多年的人，說到過去的好年頭，說到現今的世道，說現今的年青人已完全不是他們當年那樣子了，他們看着不順眼，但願意趕快把眼睛閉起來，於是舊話重提，那個年紀較小的老頭子又提議道：

「大哥，我們兩個再來打賭吧，我們看到底誰走在前邊。」

「還用打什麼賭嗎？」另一個回答。「麥前麥後，穀秋豆秋，是收穫老頭子的時候啊，我今年秋後不會走，明年麥後是非走不行了。」

正說話間，忽然聽到那邊兩個小孩子叫了起來，原來他們正在上馬石上作着蓋房子的遊戲，他們用土塊，破瓦，碎磚之類，在石頭上面費了很大的力氣要建一套房子，他們玩得非常高興，等到房子已經建築成功，他們正想招呼兩個老頭子過來看看，並希望從兩個老人聽到誇獎時，不料偶一不慎，一舉手間就把一件艱難工程破壞了。等到兩個老頭子都急忙走來時，只見上馬石上一堆零亂的瓦礫，他們都笑了。看看時候已經不早，車門前面已是一地陰影，秋末的西風也已有有些涼意，兩個老頭子便向孩子們道：「好孩子，我們趕快走吧。」孩子們卻固執要重興他們的工程，老頭子則安慰他們，說等明天這裏重見太陽時再來建一套更好的房子。老人手裏各牽一個小孫孫，慢慢地向那條寬大衰老的巷裏走去，又各自走進了低矮的大門。這時候雖然已近日夕，但在田間工作的還不曾歸來，村井上也還沒有人牽了牲畜去飲水，只有秋風吹起幾個小小旋風，在這多灰沙的街上，巷中，家家門口，忽出忽沒地連翩巡行。

柳葉桃

今天提筆，我心裏有說不出的奇怪感覺。我彷彿覺得高興，因為我解答了多年前未能解答且久已忘懷了的一個問題，雖然這問題也並不關係我們自己，而且我可以供給你一件材料，因為你隨時隨地總喜歡捕捉這類事情，再去編織你的美麗故事。但同時我又彷彿覺得有些煩憂，因為這事情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實。我簡直不知道從何說起。

說起來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為一些五顏六色的奇夢所吸引，在×城中過着浪漫日子，盡日只盼望有一陣妖風把我們吸送到另一地域。你大概還記得當年我們賃居的那院子，也該記得在我們對面住着的是一個已經衰落了富貴門戶，那末你一定更不會忘記那門戶中的一個美麗女人。讓我來重新提醒你一下也許好些：那女子也不過二十四五歲年紀，嬌柔，安詳，衣服並不華麗，好像只是一身水青，我此刻很難把她描畫清楚，但記得她一身上下很調勻，而處處都與她那並不十分白皙的面孔極相稱。我們

遇見這個女子是一件極偶然的事情。我們在兩天之內見過她三次。每次都見她拿一包點心，或幾個糖果，急急忙忙走到我們院子裏喊道：

「我的孩子呢？好孩子，放學回來了麼？回來了應該吃點東西。」

我們覺得奇怪，我們又不好意思向人問訊。只聽見房東太太很不高興地喊道：

「倒霉呀！這個該死的瘋婆子，她把我家哥兒當作她兒子，她想孩子想瘋了！」

第三天我們便離開了這個住處，臨走的時候你還不住地納悶道：

「怎末回事？那個女人是怎末回事呢？」

真想不到，十餘年後方打開了這個葫蘆。

這女子生在一個貧寒的農人家裏。不知因為什末緣故，從小就被送到一個戲班子裏學戲。到得二十歲左右，已經能每月拿到百十元報酬，在×城中一個大戲園裏以頭等花衫而知名了。在×城出演不到一年工夫，便同一個姓秦的少年結識。在祕密中過了些日子之後，她竟被這秦姓少年用了兩千塊錢作為贖價，把她從舞臺上接到了自己家中。這裏所說的這秦姓的家，便是當年我們的對面那人家的了。

這是一個頗不平常的變化吧，是不是？雖然這女人是生在一個種田人家？然既已經

過了這樣久的舞臺生活——你知道一般戲子是過着什末生活的，尤其是女戲子，——怕不是一隻山林中野禽所可比擬的了，此後她卻被囚禁在一個堅固的籠子裏，何況那個籠子裏是沒有溫暖的陽光和可口的飲食的，因為她在這裏是以第三號姨太太的地位而存在着，而且那位掌理家中錢財並管束自己丈夫的二姨奶奶又是一個最缺乏人性的悍婦，當然不會有什末好臉面賞給這個女戲子的。你看到這裏時你將作如何感想呢，我問你，你是不是認為她會對這個花了兩千塊錢的男子冷淡起來，而且憤怒起來？而且她將在這個家庭中作出種種不規矩事體，像一個野禽要掙脫出樊籠？假如你這樣想法，你就錯了。這女子完全由於別人的安排而走上這末一種命途，然而她的生活環境卻不曾磨損了她天生的好性情：她和平，她安詳，她正直而忍讓，正如我們最初看見她時的印象相同。這秦姓人家原先是一個富貴門第，到這時雖已衰落殆盡了；然一切地方均保持着舊日架子。這女人便在這情形下過着奴隸不如的生活。她在重重壓迫之下忍耐着，而且渴望着，渴望自己能為這秦姓人家養出一個繼承香煙的小人兒：爲了這個，這秦姓男子才肯把她買到家來；爲了這個，那位最缺乏人性的二姨奶奶才肯讓這末一個女戲子陪伴自己丈夫，然而終究還是爲了這個，二姨奶奶最討厭女戲子，而且永遠在這個女戲子身上施行

虐待。當這個女戲子初次被接到家中來時，她參見了二姨奶奶，並先以最恭敬的態度說道：

「給姨奶奶磕頭。——我什末都不懂得，一切都希望姨奶奶指教哩。」說着便雙膝跪下去了，這是正當禮法。然而那位二姨奶奶卻厲色道：

「你覺得該磕便磕，不該磕便罷，我卻不會還禮！」

女戲子不再言語，站起來回頭偷灑兩眼淚了。從這第一日起，她就已經知道她所遭遇的新命運了。於是她服從着，隱忍着，而且渴望着，禱告着，計算着什末時候她可以生得一個孩子，那時也許就是出頭之日了，她自己在心裏這末思忖。無奈已忍耐到一年光景了，卻還不見自己身上有什末變化。她自己也悲觀了，她自己知道自己是一株不結果子的草花，雖然鮮豔美麗，也不會取得主人的歡心，因為她的主人所要的不是好花而是果實。當希望失掉時，同時也失掉了忍耐。雖非完全出於自己心願，她終於被那個最缺乏人性的二姨奶奶迫回鄉下的父親家裏去了。她逃出這座囚籠以後，也絕不想再回到舞臺去，也不想用不正當方法使自己快樂，卻自己關在家裏學着紡線，織布，編帶子，打錢袋，由年老的父親拿到市上去換錢來度着艱苦日子。

寫到這裏，我幾乎忘記是在對你說話了。我有許多題外話要對你說，現在就檢要緊的順便在這兒說了吧，免得回頭又要忘掉。假如你想把這件事編成一篇小說，——如果這材料有編成小說的可能——你必須想種種方法把許多空白填補起來，必須設法使它結構嚴密。我的意思是說，我這裏所寫的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報告，而且有些事情是我所不能完全知道的，有些情節，就連那個告訴我這事情的人也不甚清楚，我把這些都留給你的想像去安排好了。我缺乏想像，而且我也不應當胡亂去揣度，更不必向你去瞎說。譬如這個女戲子，——我還忘記告訴你，這女人在那姓秦的家裏是被人當面呼作「女戲子」的，除卻那個姓秦的男子自己，——譬如她回到鄉下的父親家裏的詳細情形，以及她在父親家裏度過兩年之後又如何回到了秦姓家裏等經過，我都沒有方法很確實地告訴你。但我願意給你一些提示，也許對你有些好處。那個當面向我告訴這事情的人談到這裏時也只是說：

「多奇怪！她回到父親家裏竟是非常安頓，她在艱苦忍耐中度日子，她把外人的嗤笑當作聽不見。再說那位二姨奶奶和無主張的少爺呢，時間在他們性情上給了不少變化，他們沒有兒子，他們還在盼着。二姨奶奶當初最恨女戲子，時間也逐漸減少了她的厭

恨。當然，少爺私心裏是不能不思念那個女戲子的，而且他們又不能不想到那女戲子是兩千塊錢的交易品。種種原因的湊合，隔不到兩年工夫，女戲子又被接到×城的家裏來了。你猜怎樣？你想她回來之後應當受什麼看待？「我被三番二次地追問着。」二姨奶奶肯允許把女戲子接回來已經是天大的怪事了，接了來而又施以虐待，而且比從前更虐待得厲害，彷彿是爲了給以要命的虐待而才再接回來似的，才真是更可怪的事情呢！像二姨奶奶那樣人真無理可講！」

總之，這女戲子是又被接到秦家來了。初回來時也還風平浪靜，但過不到半月工夫，便是舊恨添新恨，左一個「女戲子」，右一個「女戲子」地罵着，女戲子便又恢復了奴隸不如的生活。一切最辛苦最齷齪的事情都由她來作，然而白日只吃得一盃冷飯，晚上卻連一點燈火也不許點。男主人屈服在二姨奶奶的專橫之下，對一切事情均不敢加一句可否，二姨奶奶看透了這個女戲子的弱點，——她忠厚，她忍耐，於是便盡可能地在她弱點上施以橫暴。可憐這個女戲子不接近男人則已，一接近到男人便是死灰復燃，她又在做着好夢，她知道她還年輕，她知道她還美麗，她仍希望能從自己身上結出一顆果子來。希望與痛苦同時在她身上鞭打着，她的身體失掉了健康，她的腦子也失掉了主宰。

女人身上所特有的一個血的源泉已告枯竭，然而她不知道這是致命的病症，卻認爲這是自己身中含育了一顆種子的徵候。她瘋了。她看見人家的小孩子便招呼「我的兒子」，又常常如白晝見鬼般說她的兒子在外邊叫娘。你知道當年我們賃居的那人家是有一個小孩子的，這便是她拿着點心糖果等曾到我們那住所去的原因了。她把那個小孩子當作她的兒子，於是惹得我們的房東太太笑罵不得。假設我們當時不會離開那個住所，我們一定可以看見那女戲子幾次，說不定我們還能看見她的下場呢。

是柳葉桃開花的時候。

這秦姓人家有滿院子柳葉桃。柳葉桃開得正好了，紅花襯着綠葉，滿院子開得好不熱鬧。這些柳葉桃是這人家的前一世人培植起來的，種花人謝世之後，接着就是這家業的衰謝。你知道，已經衰落了的人家是不會有人再培植花草的，然而偏偏又遇到了這末一個女戲子，她愛花，她不惜勞，她肯在奴隸生活中照顧這些柳葉桃。她平素就喜歡獨自花下坐，她腦子失掉了正常主宰時也還喜歡在花下徘徊。這時候家庭中已經沒有人理會她了。她每天只從廚房裏領到一份冷飯，也許她不餓，也許餓了也不食，卻一味用兩手在飯盤裏亂攪。她有時候出門找人家小孩叫「我的兒子」，有時候坐在自己屋裏說鬼

話，有時竟自己唱起戲來了，——你不要忘記她是一個已經成名的花衫，——她咀咒她自己的命運，她埋怨那個秦姓的男子，她時常用了尖銳的聲音重複唱道：

「王公子，一家多和順，

我與他露水夫妻——有的什末情……」

其餘的時間便是在柳葉桃下徘徊了。她在花下歎息着，哭着，有時苦笑着，有時又不斷地自言自語道：

「柳葉桃，開得一身好花兒，爲什末卻永不結一個果子呢？……」

她常常這樣自己追問着。她每天把新開的紅花插了滿頭，然後跑到自己屋裏滿臉塗些脂粉，並將自己箱籠中較好衣服都重重疊疊穿在身上，於是兀自坐在牀上沈默去了。她會坐了很久的時間沒有聲息，但又會忽然用尖銳的聲音高唱起來。有時又忽然顯出恐懼樣子，她不斷地向各處張望着，彷彿唯恐別人看見似的，急急忙忙跑到柳葉桃下，把頭上的花一朵一朵摘卸下來，再用針線向花枝上連綴，意思是要把已被折掉的花朵再重生在花枝上。她用顫抖的手指纏着，縫着，同時又用了癡呆的眼睛向四下張望着。結果

是弄得滿地落花，而枝上的花也都變成枯萎的了，而自己還自言自語地問着：

「柳葉桃，開得一身好花兒，爲什末卻結不出一個果子呢？……」

她一連七八日不曾進食，卻只是哭着，笑着，摧折着滿院子柳葉桃。最後一日她安靜下去了，到得次日早晨才被人發見她已安睡在自己牀上，而且永久不再醒來了，還是滿面脂粉，一頭柳葉桃的紅花。

你還願意知道以後的事嗎？我寫到這裏已經回答了你十幾年前一個問題。「怎末回事呢？那個女人是怎末回事呢？」我現在就回答你：「是這末回事。」以後的事情很簡單：用那個女戲子所有的一件斗篷和一隻寶石戒指換得一具棺木，並讓她在×城外的義塚裏佔了一角。又隔幾日，她的種田的爸爸得到消息趕來了，央了一位街坊同到秦家門上找少爺，那街坊到得大門上叩門喊道：

「秦少爺，你們××地方的客人來了。」

「什末客人？咱不懂什末叫客人！找少爺？少爺不在家！」

裏面答話的是二姨奶奶，她知道來者是女戲子的爸爸。

這位老者到哪裏去找秦少爺呢？他可曾找得到嗎？我不知道，就連那個告訴我這事

的人也不知道。

這便是我今天要告訴你的一切。然而我心裏彷彿還有許多話要說。我不願意說我現在是爲了人家的事情，——而且是已經過去的事了，——而煩憂着，然而我又確實覺得這些事和我發生了關係：第一，是那個向我告訴這事的人，也就是和那秦家有着最密切關係的一人，現在卻參加到我的生活中來了，而且，說起這些事情，我又不能不想起當年我們兩人在×城中的那一段生活，我又禁不住再向你問一句話：

「我們當年那些五顏六色的奇夢，現在究竟變到了什末顏色？」

一九三六，一月，寶福寺。

看坡人

每當秋收時候，看坡人到處巡邏着。

早晨的太陽，剛剛離地丈多高，已經成熟了的黃金色田禾上，尙綴着亮晶晶的露珠兒。夜裏寒氣已是稍稍爲暖煦所驅散，這時候便有許多肩挑子的，攜籃子的，從村中出發，給各處田地中收穫的人們送早餐來了。收穫的人們是早已盼着他們的早餐的，故不論已經收穫完了幾行莊稼，遠遠望見自己送飯人便都直起了腰身。他們的衣服是溼漉漉的，兩隻手上卻是不少泥土，於是就向尙未殺倒的莊稼上用殘留的露水把手洗過，再用頭巾把兩手拭乾，便摸起了各自的煙袋和火具來。一袋煙吸過之後，送飯人已經把早餐擺開，領工頭目使用了木頭杓子舀起半杓稀粥，向田地上澆奠着，並向着天空禱告道：

「老天爺，收穫莊稼要晴天，莊稼上場要太陽啊，

今天啊，不要刮風，不要下雨，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啊。」

當然，假如旱了很久，應當下雨而仍不下雨，那時候的禱告一定是：「落雨吧，落

雨吧，再不落雨就歉年了。」然而無論什末時候，只要是在田地間用飯，有人向田地上澆奠過禱告過之後，一定還要加上一句道：

「老天爺，千萬莫讓那個瞎東西來吃飯啊！」

但終究有幾家是倒霉的，早也不來，晚也不來，單等吃飯的時候那個瞎東西來了。

這個瞎東西當然是一個瞎漢，因為名叫東子，故一般人背地裏均喊他瞎東西。他雖然瞎，卻做着一件非用眼睛不可的事情。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藉了兩個兒子的眼睛給他當作引導，作為這一鄉的看坡人已有將近二十年樣子。這是這一帶鄉村風俗：無論什末莊稼，到得將近成熟時，便由村中派出一個人來作為看坡人，這人必須不分晝夜到這一帶田地中巡邏，以防備有人偷盜莊稼，因為莊稼成熟時候，是常常被無賴窮人殺去許多的。一個看坡人也一定是一個窮人，他必是自己窮得連一隴田地也沒有，他才能取得這看坡人的資格，而且他必定有一種可怕的性子，膽大，詭譎，無賴而且強悍，不然他將沒有方法使偷莊稼的人不敢折一支穀穗，搯一把豆角。這個瞎東西是有作一個看坡人的資格的，雖然沒有眼睛絕不是看坡人的必要條件。

這一帶人對於那個瞎東西均存一種懼怕心理。富人們惟恐他不忠於他的職務，如果

得罪了這個瞎東西，自己的莊稼是要吃虧的，窮人們則惟恐他太忠於他的職務，如果奉承不周，即使不曾偷，也會被扭到義坡社裏去受罰。而且這個瞎東西本身就是可怕的。尤其是孩子們，總覺得這個瞎東西是一個鬼怪人物。他的身材高大，聲音高亢，面目本極枯瘦，因了一雙深陷的空洞眼窩，就更顯得枯瘦難看。他穿一身寬大破舊衣服，也與其他算命瞎先生的無甚異樣。他常用高亢聲音向別人抗辯似的說話，而說話時又每每把蓋着兩個深洞的眼皮眨動着，同時就露出那兩個洞穴中的紅色內部，這個乃令人更有一種厭惡而害怕的感覺。小孩們是喜歡同瞎子開種種玩笑的，而對於這個看坡的瞎子卻獨獨不敢。孩子們常常向大人追問這個瞎東西的來歷。問他從那裏來的，問他爲什末沒有眼睛珠子，並問他沒有眼睛爲什末還能捉住偷莊稼的女人。每到收穫莊稼時候，這個瞎東西便不斷地在田地間走動着，於是有不少的人在田地間談論這個瞎子的事情，人們像談遠年故事那樣有趣，並時常用這個瞎子來恐嚇淘氣的小孩，說他的耳朵極靈敏，能遠遠聽到極細聲音，說他的牙齒很銳利，如果咬着淘氣的小孩，是比較蛇蝎咬傷還更利害。

這個瞎東西就吃虧有一雙好眼睛。——在田地間收穫着，大家談起了看坡的瞎子

時，常有人這末說。——他年青時候，父母俱在，家裏也是有些產業的人家。自己生得

聰明伶俐，漂亮潔淨，只因爲不會受得好的教養，故他的聰明漂亮只幫助他在女人隊伍中占了不少的便宜。方當二十四五年紀，經他自己沾污過的清白女子已有十幾個之多，這是他自己承認下的事實。他一雙圓大明朗的眼睛是最有誘惑性的，多少鄉下女孩子都被他那雙眼睛給點燃了情火。就當他二十五歲的一年冬天，他同鄰近村莊中一個少婦勾搭上了。他當時年少力強，情急膽大，不論晝夜，總常到這個少婦家中走動，這件事頗爲這村中青年人所氣憤。其中有些是爲了村莊中體面，但有些則純粹是爲了嫉恨。這個小村莊是位置在一道河堤下面，距河堤不過三里便是一道向東奔流的大河。這靠河一帶人民，多數是貧極無聊，而且又賦有驕悍好鬥性子，他們存心要對付這個有美麗眼睛的浪子，已經不是一日了。

正值一個飛雪的夜裏，他又睡在他的情婦身邊了。到得夜深時候，村中惡少聚集有十數之衆，並不曾費過多少力氣，便把他從那女子身邊拖到了河堤上面。這時候雪片還在飛着，在暗夜裏只看見漫天地白茫茫一片。本來就刮着刺骨的北風，河堤又高出地面一丈來高，風勢就更顯得可怕，而他卻是一絲不掛的赤着身子，任着他的仇人們擺佈。他有一身強健如牛的力氣，他也有敏捷如猿猴的手脚，無奈寡衆不敵，他又如何掙脫得

開。他也曾用了撕裂開的喉嚨狂呼求救，然而在震撼天地的風聲中，他的狂呼也不會傳到人家睡夢中去。即使有人聽到，也會裝作不聽見的了。

「送到當官！」

「揍死他！」

「填到冰冰底下！」

其實他們已經把他打得半死了，他們卻沒有方法發落，於是議論紛紛了。他們大多數是贊成把他填到冰冰底下的。這條大河從這兒流過，雖不會給這一帶人民出過魚鹽利益，也不曾有多少航行方便，卻時常作為這一帶人民解私仇時葬人命的地方。尤其當嚴冬時候，兩尺來厚的堅冰封住了河面，如於河面鑿一個冰洞，把一個人捆了手脚從冰洞放入河內，這個遭了水葬的人便非至明春冰解河開時不能游到水面來。然而到得那時，他卻早已從冰冰底下順流而下，直達東海不知所往了。故這種方法十分安全，絕難有犯罪踪跡可尋。但正當他們已決定照這樣結果時，忽然有一個人很得意地疾聲呼道：

「挖掉他的眼睛！」

「對！摘掉他兩盞鬼燈！」

不再躊躇，這新的方法又決定了。無疑的，他們早就恨着他那一雙圓大明朗的眼睛，那是兩盞鬼燈，是曾經誘惑許多良家婦女的，他們覺得只一個死還未免太便宜些，不如留給他一條性命，卻叫他在黑暗中過一世困苦日子，而且他們所需要的工具也是非常方便的，因為他們身邊多帶有吸旱煙的火具。那時候雖已有洋火這東西流行着，然大多數莊稼人還用着古老方法：用一塊火鏟擊打火石，使擊出的火星點燃用火紙捲做的火枚，然後用火枚點燃煙斗裏的煙葉。這裏所用的火枚，平常是裝在一支火筒內的，火筒是用一節竹管作成，竹管開口一端多削作銳利的尖劈樣子，於是這火筒便是挖取眼睛的最好利器了。只消用火筒的尖劈一端對準眼珠，用力向深處一擰，一顆眼珠便脫離眼窩而落入筒中了。這個生有美麗眼睛的浪子，被人家用這方法把兩盞鬼燈摘掉之後，已是昏迷過去如死人一般了。

天明之後，經他的父母央托了族中人把他擡回家來，過了不到一天工夫而他又從死裏蘇醒了過來，這完全是出人意外的事，這事情自然使一鄉人非常驚駭，然所引起的感想卻不大一致：被人家打一頓又挖掉眼睛當然是非常殘忍，而同時又覺得這末一個人還會死而復生真叫人不大痛快；故事後他的父母雖曾經設種種方法以圖報復，終究也無

人肯給一點幫助。愁病加在兩個老人身上，使兩個老人不到一年工夫均相繼過世去了。一點產業留給了沒有眼睛的兒子，不到兩年工夫，這宗產業也就順着瞎人的手指溜了去。這個瞎東西便開始他的困苦日子了。

瞎東西用什末方法跑到了遠方，過了些歲月，學會了說書算卦，並帶了一個瞎女人和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回來，是不常聽人談到的，但這些事實已充分表現了這個瞎東西的本領。人雖已窮了，卻還是一身的硬骨頭，他的算命鑼從來就不會在本鄉的街巷響過，這一帶人也不會聆教過他的梨花大鼓，他說在本鄉本土幹這些勾當是很對不起自己祖先的。以胡亂對付的方法過得一二年後，那個瞎女人又給他生下一個兒子，他自己則用了無數唇舌已取得了一個看坡人的頭銜。這時候顯見得他的生活更不如從前了，然而他還要說：「我喜歡在坡野裏跑着玩兒，可並不是爲了一份口糧才來看坡。」那個從遠方帶回來的孩子，雖然不是他自己的種子，卻如同他自己的一般，聰明，伶俐，且生得潔白端正，六七歲時，便起始爲瞎東西牽一條竹馬作嚮導，每當收穫時候在田地間走來走去。等到這孩子變成一個無賴浪子，脫離一雙瞎爹娘去過極不規則生活時，瞎子的第二個兒子已經能夠同樣牽竹馬作嚮導了。瞎東西的身體很結實，故不怕風雨寒暑，均能不分晝

夜在田地間盡他的本分。名義上是一「看坡人」，而他在本分上盡力卻不是一「看」，而只是打聽得誰人偷了人家莊稼，他便不問真假，到那人家門口拚死捨命，不經他這一鬧自然無事，經他一鬧則無事也就有事了。時常爲了一支穀穗便把一個貧窮人家累得更窮更苦。因此，一般窮人實在都怕這個瞎東西怕得利害。而有田地的人家因爲沒有方法且不好意思對付一般窮人，也就樂得來利用這個瞎東西了，雖然有田地的人家也同樣對這個瞎東西懷着厭惡和怕懼。

瞎東西在這種情形中生活下來，而且已繼續到將近二十年的樣子了，可以說是沒有多大困難的。他每年可以挨門斂得儘夠燒用的柴薪，每年兩季可以按地畝多寡向人家討得許多糧米，這些事情多由村中管事人代他辦理，而他自己還逢人就說：「看坡不看坡倒不打緊，只是向街坊們求求幫靠罷了。」愈是富家，他更肯用了花言巧語向人家索討。每當收穫莊稼時候，他更可過得舒服日子。他在田地間靠幫吃飯，是不但飽了他自己肚子，而且還擔保了一家人不會餓飯。由他兒子作爲指引，看着誰家的早餐已經在田地間擺開了，便仰着笑臉跑到誰家田地去。他明明在一處吃過了，卻仍須再吃另一處。若再到別一處時，便急急忙忙說道：「啊，對不起，我今早還不會巡邏過一遭兒，願不

得吃您的飯了，就請給我幾個乾糧，我就且走且吃吧。」這樣走過幾段田地，就討得許多乾糧回家去了。這個很使一些在田地間收穫的人們不喜歡，他們討厭看這個瞎東西的臉，他臉上那一雙黑洞使人惡心，而人們更嫌他不潔淨，嫌他狠毒，貪得無厭。然而人們也無可如何，只能於臨吃飯時，向天地澆奠過禱告過後，再附帶一句道：

「老天爺，千萬莫讓那個瞎東西來吃飯啊！」

扇子崖

八月十二日早八時，由中天門出發，遊扇子崖。

從中天門至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由香客和牧人踐踏得出來，不但沒有盤路，而且下臨深谷，所以走起來必須十分小心。我們剛一發腳時，昭便險哪險哪地喊着了。

昭儘管喊着危險，卻始終不會忘記夜來的好夢，她說憑了她的好夢，今天去扇子崖一定可以拾得什末「寶貝」。昭正這樣說着時，我忽然站住了，我望着山頭上的綠叢中喊道：「好了，好了，我已經發現了寶貝，看吧，翡翠葉的紫玉鈴兒啊。」一邊說着，指給昭看，昭像作夢似的用不敢睜開的眼睛尋了很久，然後才驚喜道：「呀，真美哪，朝陽給照得發着寶光呢。」彷彿惟恐不能爲自己所有似的，她一定要我去把那「寶貝」取來，爲了便於登山涉水起見，我答應回中天門時再去取來奉贈，得到同意，再向前進發。

我們緣着懸崖向西走去，聽谷中水聲，牧人的鞭聲和牛羊鳴聲。北面山坡上有幾處

白色茅屋，從綠樹叢中透露出來，顯得清幽可喜，那茅屋前面也是一道深溝，而且有泉水自上而下，覺得住在那裏的人實在幸福，立刻便有一個美麗的記憶又反映出來了：是某日的傍晚，太陽已落到山峯的背面，把餘光從山頭上照來，染得綠色的山崖也帶了紅暈，這時候正有三個人從一條小徑向那茅屋走去，一個穿雨過天晴的藍色，一個穿粉蝴蝶般的雪白，另一個則穿了三春桃花的紅色，但見衣裳飛舞，不聞人聲嚶嚶，假如嚶嚶地談着固好，不言語而靜靜地從綠叢中穿過豈不更美嗎。現在才知道那幾處茅屋便是她們的住處，而且也知道她們是白種婦女，天之驕子。

我們繼續進行着，並談着山裏的種種事情，忽然前面出現一個高崖，那道路就顯得難行，爬過高崖，不料高崖下邊卻是更難行的道路，這裏簡直不能直立人行，而必須蹲下去用手扶地而動了，有的地方是亂石如箭，有的地方又平滑如砥，稍一不慎，便有墜入深淵的危險。過此一段，則見四面皆山，行路人便已如落谷底，只要高聲說話，就可以聽到各處連連不斷，如許多人藏在什麼山洞裏唱和一樣，覺得很有意思，於是便故意地提高了聲音喊着，叫着，而且唱着，聽自己的回聲跟自己學舌。約計五六里之內，像這樣難走的地方共有三四處，最後從亂石中間爬過，下邊卻又豁然開朗，另有一番天

地，然而一看那種有着奇怪式樣的白色茅屋時，也就知道這天地是屬於什末人家的了。

我們由那亂石叢中折下來，順着小徑向南走去，剛剛走近那些茅屋時，便已有着相當整齊的盤道了，各處均比較整潔，就是樹木花草，也排列得有些次序。在這裏也遇到了許多進香的鄉下人，那是我們的地道的農民，他們都拄着粗重的木杖，背着柳條編織的筐籃，那筐籃裏盛着紙馬香燭，乾糧水壺，而且每個筐籃裏都放送出酒香。他們是喜歡隨時隨地以磐石爲几凳，以泉水煮清茶，雖然並沒有什末餚饌，而用以充飢的也不過是最普通的煎餅之類，然而酒是人人要喝的，而且人人都有相當的好酒量。他們來到這些茅屋旁邊，這裏望望，那裏望望，連人家的窗子裏也都探頭探腦地窺看過，誰也不說話，只是覺得大大地稀罕了。等到從茅屋裏走出幾個白種婦女時，他們才像感到被逐似的慢慢地走開。我們緣着盤道下行，居然也走到人家的廊下來了，那裏有桌有椅，坐一個白種婦人，和一個中國男子，那男子也如一個地道的農人一樣打扮，正坐在一旁聽那白種婦人講書，那桌上臥着一本頗厚的書冊，十步之外，我就看出那書背上兩個金色大字，“Holy Bible”，那個白種婦人的God God的聲音也聽清了。我卻很疑惑那個男子是否真誠心聽講，因爲他不斷地這裏張張，那裏望望，彷彿以爲鴻鵠將至似的，那種傻里

復氣的神氣，覺得可憐而又可笑。我們離開這裏，好像已走入了平地，有一種和緩坦蕩的喜悅，雖然這裏距平地至少也該尚有十五里路的樣子。

這時候，我們是正和一道洪流向南併進。這道洪流是匯集了北面山谷中許多道水而成的，澎澎湃湃，聲如奔馬，氣勢甚是雄壯。水從平滑石砥上流過，將石面刷洗得如同白玉一般；有時注入深潭，則成澄綠顏色，均極其好看。東面諸山，比較平鋪而圓渾，令人起一種和平之感，西面諸山則挺拔入雲，而又以扇子崖爲最秀卓，叫人看了也覺得有些傲岸。我們也許是被那澎湃的水聲所懾服了，走過很多時候都不曾言語，只是默默地望着前路進發。直到我們將要走進一個村落時，那道洪流才和我們分手自去了。這所謂村落，實在也不過兩戶人家，東一家，西一家，中間爲兩行榛樹所間隔，形成一條林蔭小路。榛樹均生得齊整茂密，綠蒙蒙的不見日光，人行其下，既極涼爽，又極清靜，不甚遠處，還可以聽到那道洪流在西邊呼呼地響着，於是更顯得這林蔭路下的清寂了，再往前進，已經走到兩戶人家的對面，則見豆棚瓜架，雞鳴狗吠。男灌園，女績麻，小孩子都脫得赤條條的，拿了破葫蘆，舊鏟刀，在松樹蔭下弄泥土玩兒。雖然兩邊茅舍都不怎末整齊，但上有松柏桃李覆蔭，下有紅白雜花點襯，茅舍南面又有一片青翠嫋嫋的

竹林，這地方實在是一個極可人的地方。而且這裏四面均極平坦，簡直使人忘記是在山中，而又有着山中的妙處，昭說，「這便是我們的家呀，假如住在這裏，只以打柴捉魚爲生，豈不比在人間混混好得多多嗎？」姑不問打柴捉魚的有否苦處，然而這點自私的想頭卻也是應當原諒的吧，我們坐在人家林蔭路上乘涼，簡直戀戀不捨，忘記是要到的扇子崖去了。

走出小村，經過一段僅可容足的小路，路的東邊是高崖，西邊是低坡，均種有菜蔬穀類，更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覺。又經過幾處人家，便看見長壽橋，不數百步，便到黑龍潭了。從北面奔來的那道洪流由橋下流過，又由一個懸崖瀉下，形成一條白練似的瀑布，注入下面的黑龍潭中。據云潭深無底，水通年海，故作深綠顏色。潭上懸崖岸邊，有一條白色石紋，和長壽橋東西平行，因爲這裏非常危險，故稱這條石紋爲陰陽界，石紋以北，尚可立足，稍逾石紋，便可失足墜潭，無論如何，是沒有方法可以救得性命的。從長壽橋西端向北，有無極廟，再折而西，便是去扇子崖的盤道了。這時候天氣正熱，我們也走得乏了，便到一家霍姓人家的葫蘆架下去打尖。問過那裏的主人，知道脚下到中天門才不過十數里，上至扇子崖也只有三四里，但因爲曲折甚多，崎嶇不平，比

起平川大路來卻應當加倍計算。……

上得盤道，就又遇到來來往往的許多香客。緣路聽香客們談說故事，使人忘記上山的辛苦。我們走到盤道一半時，正遇到一夥下山香客，其中一個老人正說着扇子崖的故事，那老人還彷彿有些酒意，說話聲音特別響亮。我們爲那故事所吸引，便停下脚步聽他說些什末。當然，我們是從故事中間聽起的。……先聽到的彷彿是這樣的一首歌子：「打開扇子崖，金子銀子往家擡呀！……」繼又聽他……「咱們中原人怎能知道這個，這都是人家南方蠻子看出來的。早年間，一個南方蠻子來逛扇子崖，一看這座山長得靈秀，便明白裏邊有無數的寶貝。他想得到裏邊的寶貝，就是沒有方法打開扇子崖的石門。凡有寶貝的地方都有石門關着，要打開石門就非有鑰匙不行。那南方蠻子在滿山裏尋找，找了許多天，後來就找到了，是一棵棘針樹，等那棘針樹再長三年，就可以用它打開石門了。他想找一個人替他看守這棘針，就向一個牧童商量。那牧童答應替他看守三年。那南方蠻子答應三年之後來打開扇子崖，取出金子銀子二人平分。這牧童自然很喜歡，那南方蠻子卻更喜歡，因爲他要得到的並非金銀，金銀並不是什末稀罕東西，他想得到的卻是山裏的金礦，玉磨，玉駱駝，金馬，還有兩個大閨女，這些都是那牧童不會知道

的……」僅僅聽到這裏，以後的話便聽不清了，覺得非常可惜。我們不能爲了聽故事而跟人家下山，就只好快快地向山上走。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扇子崖裏的寶貝，並十分關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棘針，那把鑰匙。但據我們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得，一定早把那樹伐下去開石門了。

將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廟時，才遇見一個討乞的老人。那老人哀求道：「善心的老爺太太，請施捨施捨吧，這山上就只我一個人討錢，並不比東路山上討錢的那末多！」他既已得到了滿足之後，卻又對東山上討錢的發牢騷道：「唉唉，真是不講良心的人哪，家裏種着十畝田還出來討錢，我若有半畝地時也就不再幹這個了！」這是事實，東山上討錢的隨處皆是，有許多是家裏過得相當富裕的，緣路討乞，也成了一種生意。大概因爲這西路山上遊人較少，所以討乞的人也就較少吧，比較起來，這裏不但討乞的人少，就是在石頭上刻了無聊字句的也很少，不像東路那樣，隨處都可以看見些難看的文字，大都古人的還比較好些，近人的則十之八九是鄙劣不堪，不但那些字體寫得不美，那意思簡直就使自然減色；在石頭上苦窮的也有，誇官的也有，宣傳主義的也有，而臚列政綱者也在在，至於如「某某人到此一遊」之類的記載，倒並不如這些之令人生厭。在

另一方面說，西路山上也並不缺少山澗的流泉和道旁的山花，雖然不如東路那樣顯得莊嚴雄偉，而一種質樸自然的特色卻為東路所未有。

至於登峯造極，也正與東路無甚異樣，頂上是沒有什末好看的，好看處也還只在於「望遠」，何況扇子崖的絕頂是沒有方法可以攀登的，只到得天尊廟便算盡頭了；扇子崖尚在天尊廟的上邊，如一面摺扇，獨立無倚，高矗雲霄，其好處卻又必須是在山下仰望，方顯出它的秀拔峻麗。從天尊廟後面一個山口中爬過，可以望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勢奇險，人立其下，總覺得那盪天盪地的峭壁會向自己身上傾墜了下來似的，有凜然恐怖之感。南去一道山谷，其深其遠皆不可測，據云古時有一少年，在此打柴，把所有打得的柴木都藏在這山谷中，把山谷填滿了，忽然起一陣神火把滿谷的柴都燒成灰燼，那少年人氣憤不過，也跳到火裏自焚，死後卻被神仙接引了去，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燒」的故事。因為那裏山路太險，昭又不讓我一人獨去，就只好作罷了。我們自天尊廟南行，去看月亮洞。

天尊廟至月亮洞不過半里。叫做月亮洞，也不知什末原因，只因為在洞內石頭上題了「月亮洞」三個字，無意中便覺得這洞與月亮有了關係，說是洞，也不怎末像洞，只

是在兩山銜接處一個深凹的缺罅罷了。因爲那地方永久不見日光，又有水滴不斷地從巖石隙縫中注下，墜入一個小小水潭中，鏗鏗然發出清澈的聲音，使這個洞中非常陰冷，隆冬積冰，至春三月猶不能盡融，卻又時常生着一種陰溼植物，葱蘢青翠，使洞中如綠絨繡成的一般。是不是因爲有人想到了廣寒宮才名之曰月亮洞的呢，這當然是我自己的推測，至於本地人連月亮洞的名字也並不十分知道的。坐月亮洞中，看兩旁陡巖平滑，如萬丈屏風，也給這月亮洞添一些陰森。我們帶了燒餅，原想到那裏飲泉水算作午餐，不料那裏卻正爲一夥鄉下香客霸佔了那個泉子，使我們無可如何。香客中的一個，約有四十多歲年紀，不但身量太矮，臉相也極醜陋，而且頂奇怪的是在左眼上邊生一個肉瘤，正好像垂下來的肉布袋一般，把一隻眼睛遮蓋得非常嚴密，令人看了覺得有些可怕，那簡直像什末人的鬼趣圖中的脚色了。他雖然只有一隻眼睛可用，卻又最愛用他那惟一的眼睛，大概在他的眼裏我們也成了什麼鬼怪的緣故吧，他一刻不停地用一隻眼睛望着我們。這使我們很窘，尤其是昭，她簡直害怕起來了。其他的香客雖然都生得平頭正臉，然而用了鄙夷的眼光望着我們的那種神色，也十分討厭。我們並不曾久留，只少少休息一會便走開了。

回到天尊廟用過午餐，已是下午兩點左右，再稍稍休息一會，便起始下山。

在回來的途中，才彷彿對於扇子崖有些戀戀，不斷地回首顧盼。而這時候也正是扇子崖最美的時候了。太陽剛剛射過山峯的背面，前面些許陰影，把扇面弄出一種青碧顏色，並有一種淡淡的青煙，在扇面周圍繚繞。那山峯屹然獨立，四無憑藉，走得遠些，則有時爲其他山峯所蔽，有時又偶一露面，真是一「卻扇一顧，傾城無色」，把其他山峯均顯得平庸俗惡了。走得愈遠，則那青碧顏色更顯得深鬱，而那一脈青煙也愈顯得虛靈縹緲。不能登上絕頂，也不願登上絕頂，使那不可知處更添一些神祕，相傳這山裏藏着什麼寶貝，大概也就是因爲這個了吧。道路兩旁的草叢中，有許多螞蚱振羽作響，其聲如聒聒兒，清脆可喜。一個小孩子想去捕捉螞蚱，卻被一個老媽媽阻止住了。那老媽媽穿戴得整齊清潔，手中捧香，且唸唸有辭，顯出十分虔敬樣子，這大概是那個小孩的祖母吧，她彷彿唱着佛號似的，向那孫兒說：

「不要捉哪，螞蚱是山神的坐騎，帶着轡頭駕着鞍呢。」

我聽了非常驚奇，便對昭說：「這不是很好的俳句了嗎？」昭則說確是不差，螞蚱的樣子真像帶着鞍轡呢。

過長壽橋，重走上那條僅可容足的小徑時，那小徑卻變成一條小小河溝了。原來昨日大雨，石隙中流水今日方瀉到這裏，雖然難走，卻也有趣。好容易走到那有林蔭路的小村，我們又休息一回，出得小村，又到那一道洪流旁邊去拱水取飲。

將近走到中天門時，已是傍晚時分，因為走得疲乏，我已經把我的約言完全忘了，昭卻是記得仔細，到得那個地點時，她非要我去履行約言不行，於是在暮色蒼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崖，結果共取得三種「寶貝」，一種是如小小金錢樣的黃花，當是野菊一類，並不是什末希罕東西，另外兩種倒着實可愛：其一，是紫色鈴狀花，我們給它名字叫做「紫玉鈴」，其二，是白色鐘狀花，我們給它名字叫做「銀掛鐘」。

回到住處，昭一面把山花插在瓶裏，一面自語道：

「我終於拾到了寶貝。」

我說：「這真是寶貝，玉鈴銀鐘會叮噠響。」

昭問：「怎麼響？」

我說：「今天夜裏夢中響。」

井

今夜，我忽然變成了一個老人。

我有着老年人的憂慮，而少年人的悲哀還跟隨着我，雖然我一點也不知道：兩顆不同滋味的果子爲什末會同結在一棵中年的樹上。

夜是寂靜而帶着嫩草氣息的，這個讓我立刻憶起了白色的日光，溼潤的土壤，和一片遙碧的細草，然而我幾乎又要說出：微笑的熟知的面孔，和溫暖而柔滑的手臂來了，——啊！我是多末無力呀，我不是已經絲毫不能自制的供了出來嗎？我不願再想到這些了。於是，當我立定念頭不再想到這些時，夜乃如用了急劇的魔術，把一切都淋在墨色的雨裏，我彷彿已聽到了雨聲的丁當。

夜，暗得極森嚴，使我不能擡頭，不能轉動我的眼睛，然而我又影綽綽地看見：帶着舊歲的枯黃根葉，從枯黃中又吐出了鮮嫩的綠芽的春前草。

我乃輕輕地移動着，慢慢地在院子裏逡巡着。啊，丁當，怎末的？夢中的雨會滴出

這樣清脆的聲響嗎？我乃更學一個老人行路的姿勢，我拄着一支想像的拐杖，以蹣跚細步踱到了井臺畔。

丁當，又一粒珍珠墜入玉盤。

我不知道我在那兒立了多久，我被那種懾服着夜間一切精靈的珠落聲給石化了，我覺得週身清冷，我覺得我與那直立在井畔的七尺石柱同其作用：在負着一架古老的轆轤和懸在轆轤上的破水斗的重量，並靜待着，諦聽破水斗把一顆剔透精圓的水滴擲向井底。

泉啊，人們天天從你這兒汲取生命的漿液，曾有誰聽到過你這寂寞的歌唱呢？——當如是想時，我乃喜歡於獨自在這靜夜裏發掘了祕密，卻又感到了一種寂寞的侵蝕。

今夜，今夜我作了一個夜遊人，我的遊，也就在我的想像中，因為我的腳還不會遠離過井臺畔。

馬蹄

我不知爲什麼騎上了一匹黑馬，更不知要騎到什麼地方。只知道我要登山，我正登山，而山是一直高聳，聳入雲際，彷彿永不能達到絕頂。而我的意思又彷彿是要越過絕頂，再達到山的背面，山背面該是有人在那裏等待我，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誰，更不知道那人是什麼樣子。

我策馬，我屏息，我知道我的背上插一面大旗，也知道旗上有幾個大字，卻永不曾明白那幾個字是什麼意義。我聽得我的旗子隨着馬蹄聲霍霍作響。我的馬也屏息着，好像深知道牠的負載的重量。

夜已深了，我看不見山路，卻只見迎面都是高山，山與天連。仰面看頭上的星星，乃如鑲嵌在山頭，並作了山的夜眼。啊，奇蹟！我終於發現我意料之外的奇蹟了：我的馬飛快地在山上上升騰，馬蹄鐵霍霍地擊着黑色巖石。隨了霍霍的蹄聲，乃有無數的金星飛迸。

於是我乃恍然大悟，我知道我這次夜騎的目的了，我是爲了發現這奇蹟而來的，我看見馬蹄的火花，我有無上的快樂。我的眼睛裏也迸出火花，我的心血急劇地沸騰。然而我卻非常鎮靜。因爲夜是暗黑而死寂的，我必須防備着驚醒到每一棵草上的露珠，和每一棵樹株上的葉尖，我也不願讓任何精靈來窺探我的發現。這時天上的星星都變得黯淡了，我簡直把它們忘記了，我的呼吸只能跟着馬蹄的拍節——這也是夜的進行的拍節，而我的眼睛中就只看見馬蹄鐵與黑色巖石所擊出的星光，——天上的星星都殞落了，我腳下的星星卻飛散着。我別無所求，我只是在黑暗中策騎登山，而我的快樂，就只在看馬蹄下的金火。

我乃在意識的祝禱夜的永恆，並詛咒平原的坦蕩，因爲我的奇蹟是只在黑暗的深山中才會發現，而我的馬呢，牠會爲平原的道路所困死，我的旗幟也將爲平原的和風所摧折。

樹

我們卜居於一個新鮮地方。

說是新鮮，實在又覺得熟悉，因為那地方很像我幼年時代的常至之所，於是心裏想道：「這乃是故國神遊了」，於是感到了一些氣餒。左面一座古寺，那些殿堂的角落裏還可以聽到嬌嫩的歡笑聲吧，我就使脚步靜下來傾耳靜聽着，不聽時倒還聽見，聽起來卻寂然無聞，只有風聲從簷下掠過，有鐵馬在殿角丁令作響罷了。北面是一處高臺，臺上一座古屋，我說這應是一座禪堂，然而這就是我們卜居的地方。莫知所以地喜歡這地方，卻也並不問這古屋內什末陳設，其他兩面都是曠野固已可喜，而最覺可意的還是臺下面一曲清水，水中綠藻銀鱗，清楚可數。「只要有流水的地方就是好的」，我是這樣想。但這裏實在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我愛樹，而我的新居的周圍竟沒有一棵樹。

我愛一切樹，不管是常綠的或落葉的。我就最喜歡種樹這個意思。午蔭清圓如一把傘，我願作種樹人，也願作一個行人到樹下來歇脚乘涼。祖祖種樹，孫孫得果，我願作

種樹的祖祖，也願作吃果子的孫孫。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也是我最喜歡的境界。然而我這古屋的周圍竟無一點綠。

我想種樹。我更盼望有遠方的遊鳥，從異域帶來嘉樹的種子，當它正飛過我的新居時，把種子遺落地上，這種子將得風的培覆，雨露的滋潤，而生長，而繁茂，而罩我一地清蔭。然而奇怪呀，這又是奇蹟，彷彿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我說：要有樹，就有樹了。實在我還不知道我的樹是怎末生長的，我的古屋的周圍已是疏疏落落地有樹成林了。

我們並不言語；也不驚喜，只是以和平的微笑望着樹的生長。

樹是繼續生長着的，我們彷彿聽到了樹葉的開展聲。我們不知道樹的名字，也不知道將結出什末花果，只見樹幹不高，恰好達到窗簷，株似梧桐，葉似蝴蝶，作秋末霜葉色，然而那是鮮嫩的帶着細細茸毛的。我願意這些樹發展到這樣子便停止，它們將永久把初春留在枝頭。

當我剛要開口說出讚美與感謝的時候，一切都退隱入迷離的夢中。

荷葉傘

我從一座邊遠的古城，旅行到一座摩天的峯頂，摩天的峯頂住着我所繫念的一人。路途是遙遠的，又隔着重重山水，我一步一步跋涉而來，我又將一步一步跋涉而歸，因為我不會找到我所繫念的人。——因為，那個人也許在更遙遠的遠方，也許在更高的峯頂，我懷着滿懷空虛，行將離開這個聖地。但當我以至誠的心為那人禱告時，我已經得到了那人的恩惠，我的耳邊又彷彿為柔風送來那人的言語：

「給你這個——一把傘。你應當滿足，因為這個可以使你平安，可以為你蔽雨。」於是，我手中就有一把傘了，而我的滿足卻使我灑下眼淚。

我細看我的傘，乃是一把荷葉傘，其大如荷葉，其色如荷葉，而且有敗荷的香氣。心想：方當秋後，衆卉俱摧，惟有荷葉，還在水面停留，如今我打了我的荷葉傘，我正如作了一支荷葉的柄，雖然覺得喜歡，卻又實在是荒涼之至。我向着歸路前進，我聽到傘上的雨聲。

天原是晴朗的，正如我首途前來時的心情，明白而澄清，是爲了我的傘而來雨嗎，還是因爲預卜必雨而才給我以傘呢？這時天地黑暗，雲霧迷濛，不見山川草木，但聞傘上雨聲。其初我還非常擔心，我衣，我履，萬一拖泥帶水，將如何行得幾千里路。但當我又一轉念時，我乃寂寞的一笑了：哪有作爲一枝荷葉梗而猶擔心風雨的呢，白蓮藕生長泥裏，我的鞋子還怕什末露水。何況我的荷葉傘乃是神仙的贈品。

雨越下越大了，而我卻越感覺平安，因爲我這時才發現出我的傘的妙用：兩小時傘也小，雨大時傘也大，當時雨急，我的傘也就漸漸開展着，於是我乃重致我的謝意。

忽然，我覺得我的周圍有變化了，路上已不止我一個行人，我彷彿看見許多人在昏暗中冒雨前進。雨下得很急，他們均如孩子們在急流中放出的蘆葉船兒，風吹雨打，顛翻漂沒，我起始覺得不安了，我恨我的傘不能更大，大得像天幕，我希望我的傘能分做許多傘，如風雨中荷葉滿江滿湖。我的念頭使我無力，我的荷葉傘已不知於幾時摧折了。

我醒來，窗外的風雨正急。

綠

我獨處在我的樓上。

我的樓上？——我可曾真正有過一座樓嗎？連我自己也不敢斷言，因為我自己是時常覺得獨處樓上的。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這個我很愛，這也就是我的樓上了。

我獨處在我的樓上，我不知道我作些什末，而我的事業彷彿就是在那裏製造醇厚的寂寞。我的樓上非常空落，沒有陳設，沒有壁飾，寂靜，昏暗，彷彿時間從來不打這兒經過。我好像無聲地自語道：「我的樓嗎？這簡直是我的靈魂的寢室啊，我獨處在樓上，而我的樓卻又住在我的心裏。」而且，我又不知道樓外是什末世界，如登山人遇到了絕崖，絕崖的背面是什末呢？絕崖登不得，於是感到了無可如何的惆悵。

我在無可如何中移動着我的雙手。我無意間，完全是無意地以兩手觸動到我的窗子了，（我簡直不曾知道有這個窗子的存在），——乃如深閨中的少年婦人，於無聊時順手打開一個鏡匣，頃刻間，在清光中照見她眉宇間的青春之凋亡了，而我呢，我一不小

心觸動了這個機關，我的窗子於無聲中豁然而開朗，如夢中人忽然睜大了眼睛，獨立在夢境的邊緣。

我獨倚在我的窗畔了。

我的窗前是一片深綠：從遼闊的望不清的天邊，一直綠到我樓外的窗前。天邊嗎？還是海邊呢？綠的海接連着綠的天際，正如芳草連天碧。海上平靜，並無一點波浪，我的思想就凝結在那綠水上。我凝視，我沈思，我無所沈思地沈想着，忽然，我若有所失了，我的損失將永世莫贖，我後悔我不該發那末一聲歎息，我的一聲歎息吹縐了我的綠海，綠海上起着層層的漣漪。剎那間，我乃分辨出海上的蘋藻，海上的芰荷，海上的蘆與荻，這是海嗎？這不是我家小池塘嗎？也不知是暮春還是初秋，只是一望無邊的綠，綠色的風在綠的海上游走，邁動着沈重的脚步。風從蘋木吹入我的窗戶，我覺得寒冷，我有深綠色的悲哀，是那末廣漠而又那末沈鬱。我一個人佔有這個憂愁的世界，然而我是多末愛惜我這個世界呀。

我有一個噴泉深藏胸中。這時，我的噴泉起始噴湧了，等泉水湧到我的眼簾時，我的樓乃傾頹於一剎那間。

通草花

早春花少，蜜蜂要採蜜，必須飛到較遠的地方。新出房的蜜蜂是有些暈眩的，而且已忘記了舊時的花路。一隻非常明潔的蜜蜂飛到我的案頭，嗡嗡地唱着，就在花瓶中的花朵上工作起來了。

「呀，這鮮花生得真妙呵，像這等顏色真是少見呢。」前些天，一個年輕人走來，看了我的花竟這樣希罕起來，我覺得這個人真是幸福的了。對於一見了我的花便說「這是假的」，而且還貪婪地將花朵觸到鼻端，要試試有無花香的那另一女人，我卻覺得她是可憫的了。

我感謝那個贈我以好花並花瓶的人，使我的案頭添一些顏色。但我又不能不爲了贈花人而覺得悲哀；花還在案頭開着，而且將永久開着，贈花人卻已經謝世了。

那還只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呢：贈花人遠遠從一個古城中歸來，說道：「哪，還有什麼可意的東西好贈呢，覺得這通草花倒還可愛，——這是舊時代的好飾物，如今卻是過

時的了、造花人的生意也都漸漸衰落了，但因為知道你歡喜這個，便送了這個來；而且還配來這末一個磁瓶兒。」把花束插在花瓶裏，把花瓶放在書案上，又用了潔白的手指指點着花瓶告訴我道：「你看啊，你可喜歡這瓶上的圖畫嗎？我想你一定會喜歡，於是就買了這花瓶來，因為我當時想起一個詩人的詩句道：『世上的音樂是暫時的，畫中的音樂是永久的，它永久與人以幸福。』」說罷，用清脆的聲音笑了起來，並說起我原是喜歡那個短命詩人的。原來那白磁瓶上畫着兩個綽約的少女，一個弄簫，一個歌舞，確是畫得極好的圖畫呢；就彷彿從那畫中人聽出一隻快樂的歌曲來了。

我接受了贈花人的禮物，我默默地致了我的謝意，我說：「這些都很好，我簡直聞到了這通草花的清芬，而且還聽到那畫中人的歌曲了呢，而且這些將是永久如此的呀。」從此以後，我就不曾再見過那贈花人，而且也永不能再見了，但願上帝能賜福那個美麗的靈魂。

那瓶中的花究竟是真的呢，還是假的呢？那畫中人的歌曲可還繼續演奏着嗎，還是根本就不會發過聲音呢？到得現在，就連我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解答這些問題了，而且在永久的和暫時的兩個世界之間，我也不知道應當把握那一個了。

蜜蜂先生，你該是我家的一個遠門親戚吧，你的嗅覺可還存在嗎？
出房的蜜蜂的嗡嗡聲，看它在通草花蕊上用方工作，覺得無可如何。

二十五年春，濟南。

我聽得那初



霧

蛛網

霧從谷中升起了，繞着山頭升起了，像許多白色的飄帶，把各個山頭纏繞又解開，解開又纏繞。來吧，來隔着窗紗看霧吧。

怎麼的？已經不見了羣山啊，遠遠的近近的山，生着松柏的，流着飛泉的山，都爲霧所包圍，霧變成了灰色的紗縵，把衆山遮蓋了。夜剛去，夜又來。孩子，你不是剛從夢中醒來嗎，但是那些向你說過許多美麗故事的山頭又在霧裏作夢了。你想想看吧，這正如在你的夢裏，在羣山的夢裏也還舞着松柏的枝柯，還開着嫣然微笑的紅花，羊羣還在那裏搖着清脆的銀鈴吃草呢。你聽，你聽，你不是說飛泉還在招呼你下山嗎？那些都在睡夢中，那些都在羣山的夢中了。

孩子，你爲什末這末憂鬱呢？你說你看見霧便覺得憂愁，不錯，霧原是憂愁的，霧

原是山林的歎息！你還不知道你變成了什末樣子，你的眼睛也變色了，變成了像霧一般的銀灰的。不要再那末靜默下去吧，不然，我怕你的霧色的眼睛裏就要落下雨來，或者就要凝露了。

看啊，霧漸漸地走近了，霧已經來到我們的身邊了。

霧如歸巢的夜行鳥，霧緣着簷角飛來了。孩子，你可曾聽見嗎，霧的翅膀落在青色瓦上，還彷彿發出一種細微的聲音。霧緣着牆壁溜下來，霧像小貓，悄悄地，伸了個懶腰，就要從窗台上爬進了。你說過你是喜歡一隻霧色的小貓的，你是喜歡看小貓的眼睛的，你曾經抱怨過：爲什末山居不帶一隻小貓作伴呢？現在你可以想像一隻小貓了。你看你看，霧已經由窗口爬進來，霧已經撫到我們的面上了。爲什末，你卻只看那簷角？

一張蛛網掛在簷角，一張蛛網在霧中搖。

孩子，告訴我，你可是在凝視那蜘蛛網？

我的眼睛已經是這樣衰老啊，遠山上的紅衣人我看作山花，天邊的江帆我看作白雲，霧裏的蛛網我看不清了。不錯，那確是一張蛛網，因了它的搖動，因爲被飛霧的翅子所吹蕩而搖動着，我看出它的輪廓來了。但是，孩子，你可能告訴我，那張蛛網上可

還守着一隻黑色的蜘蛛？不言語，不回答，儘凝視那蛛網。那末，那蛛網的主人已是不在的了？爲了山風，爲了霧，那蛛網的主人已經逃走了，他躲在它的壁穴裏，像我們躲在我們的窗子裏，在那裏看着霧的飛來，看着它的網子的飄搖，好寂寞的蜘蛛啊！

孩子，快過來吧，不要儘呆在窗口了，風愈急，霧更重了。

不聽話，儘看那蛛網。但是，可憐我的眼睛，我怎麼不復看見那蛛網的輪廓了呢？啊啊，那蛛網不是已經垂斜了嗎，那蛛網不是已經破碎了嗎，它還在搖，它還在搖，它已經不復存在了啊。孩子，快過來，我看你的眼睛怎樣了？

霧中

走吧，到外邊去，到霧中去，到霧中去看霧吧。在山上看霧這是第一次，我們從來還不曾看過這樣重的霧呢。

不要怕，遞給我你的手，我領你走向霧中。

但是，奇怪呀，暗霧籠罩了一切，卻罩不住我們兩個。我們的周身都是「光」，我們行近的地方霧便消了。你看你看，我們向前邁一步，霧便向後退一步，我們駐足，霧

便爲我們退出了一個「光」的圈子。

你快樂嗎，孩子，我們的周身都是「光」。

霧裏的山花可還開？——你這樣問我。是的，我將領你去看霧裏的山花。你可以猜想那些山花是睡眠在霧中的，就如同貪睡的嬰兒爲夜色所催眠，但只要我們行近，當山花聽到了我們的脚步聲時，山花便爲我們而開放了，因爲我們爲它帶來了「光」。慢慢走，慢慢走，我們已經來到我們所熟知的地方了。你看你看，那不是紅色的石竹花嗎，因了霧的滋潤，因了我們的「光」的照耀，紅石竹花開得更鮮豔了，唉唉，我說它們開得這末好看，簡直叫我感到悲哀了。霧還是這樣重，看起來就如充塞在天地間的一種固體，我們一點也認不出那些峻拔的山峯的影子。然而我們向前走，慢慢地向前走，我們的「光」就隨着來了，我們的面前出現了蒼翠的樹木，我們的脚下出現了碧綠的雜草，雖然你也可以猜想它們是睡在霧中的，然而只要我們剛剛走近，它們便醒來了，它們都戴了最澄瑩的露珠，展開了葉心。在我們的「光」中含笑舞踊着。

孩子，你覺得快樂嗎？我們行近的地方霧便退開，因爲我們有「光」，草木爲我們而驚醒，山花爲我們而開放。

而且還有流泉在霧中唱着，也許你猜想那是被霧封鎖了的。

而且，遠遠的，還有人語聲，還有鷄唱聲。這些聲音也許並不遙遠，但爲重霧所隔，便覺得那是遙遠的了，而且覺得是另一種境界中了。孩子，你聽了那些聲音，你應當覺得平安，應當覺得慰貼吧。我呢，我無論在什末時候，什末地方，只要聽到了人語聲，鷄唱聲，我便覺得喜悅，彷彿那便是幸福之所在，而這遠遠地由霧中傳來的人語雞唱，不但使我覺得平安，而且有着遠古隔世之感了。

我們不必再向前走，我們就在這裏停住吧，我們站在我們的「光」之內，諦聽我們的世界之外的聲音吧。而且，孩子，你還應當想像：在這重霧所充塞的天地之間，凡有我們同類所在的地方，每雙眼睛的前面都有一個「光」的圈子，他們都在私心裏說道：「我們是幸福的，我們在暗霧中得有光明。」而且就連那引吭高歌的雄雞，就連那在霧中穿行的山鳥吧，它們都各歡喜它們所獨有的「光」啊。這充塞於天地間的是暗霧嗎？也許並沒有霧，因爲就連那蒼翠的松柏，那碧綠的雜草，那開得鮮豔的紅石竹花，它們也各有它們的「光」呢。

孩子，怎末的，你又在作夢嗎？你看你看，霧爲我們的髮絲上串滿了細碎的珍珠。

晴光

孩子，你醒來了，你作了什末夢呢？你可能告訴我嗎？

現在，霧完全消了，一切都看得清了：四圍的山，天際的江流，那邊的樹，那邊的花草，那邊，還有起始在操作着的人們，他們在斫伐那山上的樹木。

時候還很早，太陽在東面的山尖上停着不動。

孩子，我們有了太陽，一切都有了太陽，太陽又贈給我們一件禮物，你看你看，在你身邊：一個影。

怎末，你不喜歡你的影子嗎？現在一切都有了一個影子呢：我有，山有，雲也有，草木也都有，你看？那石竹花的一葉一瓣都各分得一個陰影。

一切都得有一個影。

孩子，我們回去吧。

山水

先生，你那些記山水的文章我都讀過，我覺得那些都很好。但是我又很自然地有一個奇怪念頭：我覺得我再也不願意讀你那些文字了，我疑惑那些文字都近於誇飾，而那些誇飾是會叫生長在平原上的孩子悲哀的。你爲什末儘把你們的山水寫得那樣美好呢？難道你從來就不會想到過：就是那些可愛的山水也自有不可愛的理由嗎？我現在將以一個平原之子的心情來訴說你們的山水：在多山的地方行路不方便，崎嶇坎坷，總不如平原上坦坦蕩蕩；往往山圈裏的人很不容易望到天邊，更看不見太陽從天邊出現，也看不見流星向地平線下消逝，因爲亂山遮住了你們的望眼；萬里好景一望收，是只有生在平原上的人才在這等眼福：你們喜歡寫帆，寫橋，寫浪花或濤聲，但在我平原人看來，卻還不如秋風禾黍或古道鞍馬爲更好看，而大車工東，恐怕也不是你們山水鄉人所可聽聞。此外呢，此外似乎還應該有許多理由，然而我的筆偏不聽我使喚，我不能再寫出來了。唉唉，我夠多末愚，我想同你開一回玩笑，不料卻同自己開起玩笑來了，我原是要

訴說平原人的悲哀呀，我讀了你那些山水文章，我乃想起了我的故鄉，我在那裏消磨過十數個春秋，我不能忘記那塊平原的憂愁。

我們那塊平原上自然是無山無水，然而那塊平原的子孫們是如何地喜歡一窪水，如何地喜歡一拳石啊。那裏當然也有井泉，但必須是深及數丈之下才能用桔槔取得他們所需的清水，他們愛惜清水，就如愛惜他們的金錢。孩子們就巴不得落雨天，陰雲漫漫幾個雨點已使他們的靈魂得到了滋潤，一旦大雨滂沱，他們當然要樂得發狂。他們在深僅沒膝的池塘裏游水，他們在小小水溝裏放草船，他們從流水的車轍想像長江大河，又從稍稍寬大的水潦想像海洋。他們在凡有積水的地方作種種遊戲，即使因而爲父母所責罵，總覺得一點水對於他們的感情最溫暖。有遠遠從水鄉來賣魚蟹的，他們就愛打聽水鄉的風物，有遠遠從山裏來賣山果的，他們就愛探訪山裏有什麼奇產。遠山人爲他們帶來小小的光滑石卵，那簡直就是獲得了至寶，他們會以很高的代價，使這塊石頭從一個孩子的衣袋轉入另一個的衣袋。他們猜想那塊石頭的來源，他們說那是從什末山嶽裏採來的，曾在什末深谷中長養，爲幾千萬年的山水所沖洗，於是變得這末滑，這末圓，又這末好看。曾經去過遠方的人回來驚訝道：「我見過山，我見過山，完全是石頭，完全是

石頭。於是聽話的人在夢裏畫出自己的山巒。他們看見遠天的奇雲，便指點給孩子們說道：「看啊，看啊，那像山，那像山。」孩子們便望着那變幻的雲彩而出神。平原的子孫對於遠方山水真有些好想像，而他們的寂寞也正如平原之無邊。先生，你幾時到我們那塊平原上去看看呢：樹木，村落，樹木，村落，無邊平野，尙有我們的祖先永息之荒塚累累，唉唉，平原的風從天邊馳向天邊，管叫你望而興歎了。

自從我們的遠祖來到這一方平原，在這裏造起第一個村莊後，他們就已經領受了這份寂寞。他們在這塊地面上種樹木，種菜蔬，種各色花草，種一切穀類，他們用種種方法裝點這塊地面。多少世代向下傳延，平原上種遍了樹木，種遍了花草，種遍了菜蔬和五穀，也造下了許多房屋和墳墓。但是他們那份寂寞卻依然如故，他們常常想到些遠方的風候，或者是遠古的事物，那是夢想，也就是夢憶，因為他們彷彿在前生曾看見些美好的去處。他們想，爲什末這塊地方這末平平呢，爲什末就沒有一些高低呢。他們想以人力來改造他們的天地。

你也許以爲這塊平原是非常廣遠的吧，不然，南去三百里，有一條小河，北去三百里，有一條大河，東至於海，西至於山，俱各三四百里，這便是我們這塊平原的面積。

這塊地面實在並不算寬漠。然而住在這平原中心的我們的祖先，卻覺得這天地之大等於無限。我們的祖先們住在這裏，就與一個孤兒被捨棄在一個荒島上無異。我們的祖先想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來改造他們的天地，於是他們就開始一件偉大的工程。農事之餘，是他們的工作時間，凡是這平原上的男兒都是工程手，他們用銚，用鑿，用刀，用鏟，用凡可掘土的器具，南至小河，北至大河，中間繞過我們祖先所奠定的第一個村子，他們鑿成了一道大川流。我們的祖先並不曾給我們留下記載，叫我們無法計算這工程所費的歲月。但有一個不很正確的數目寫在平原之子的心裏：或說三十年，或說四十年，或說共過了五十度春秋。先生，從此以後，我們祖先才可以垂釣，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橋，可以駕小舟，可以看河上的雲烟。你還必須知道，那時代我們的祖先均極勤苦，男耕耘，女蠶織；故皆得飽食煖衣，平安度日，他們還有餘裕想到別些事情，有餘裕使感情上知道缺乏些甚末東西。他們既已有了河流，這當然還不如你文章中寫的那末好看，但總算有了流水，然而我們的祖先仍是覺得不夠滿好，他們還需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嶽。

一道活水既已流過這平原上第一個村莊之東，我們的祖先就又在村莊的西邊起始第二件工程。他們用大車，用小車，用擔子，用籃子，用布袋，用衣襟，用一切可以盛土

的東西，運村南村北之土於村西，他們用先前開河的勤苦來工作，要掘得深，要掘得寬，要把掘出來的土都運到村莊的西面。他們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於是一曰南海，一曰北海，自然村西已聚起了一座十幾丈的高山。然而這座山完全是土的，於是他們遠去西方，採來西山之石，又到南國，移來南山之木，把一座土山裝點得峯巒秀拔，嘉樹成林。年長日久，山中樑木柴薪，均不可勝用，珍禽異獸，亦時來栖止，農事有暇，我們的祖先還樂得扶老提幼，攜酒登臨。南海北海，亦自魚鱉蕃殖，蘋藻繁多，夜觀漁舟火，日聽採蓮歌。先生，你看我們的祖先曾過了怎樣的好生活呢。

唉唉，說起來令人悲哀呢，我雖不會像你的山水文章那樣故作誇飾，——因為凡屬這平原的子孫誰都得承認這些事實，而且任何人也樂意提起這些光榮，——然而我卻是對你說了一個大謊，因為這是一頁歷史，簡直是一個故事，這故事是永遠寫在平原之子的記憶裏的。

我離開那平原已經有好多歲月了，我繞着那塊平原轉了好些圈子。時間使我這遊人變老，我卻相信那塊平原還該是依然當初。那裏仍是那末坦坦蕩蕩，然而也仍是那末平平無奇，依然是村落，樹木，五穀，菜畦，古道行人，鞍馬馳驅。你也許會問我：祖先

的工程就沒有有一點影子，遠古的山水就沒有有一點痕跡嗎？當然有的，不然這山水的故事又怎能傳到現在；又怎能使後人相信呢。這使我憶起我的孩提之時，我跟隨着老祖父到我們的村西——這村子就是這平原上第一個村子，我——那老祖父像在夢裏似地，指點着深深埋在土裏而只露出了頂尖的一塊黑色巖石，說道：「這就是老祖宗的山頭。」又走到村南村北，見兩塊稍稍低下地方，又指點給我說道：「這就是老祖宗的海子。」村莊東面自然也有了一條比較低下的去處，當然那就是祖宗的河流。我在那塊平原上生長起來，在那裏過了我的幼年時代，我憑了那一塊石頭和幾處低地，夢想着遠方的高山，長水，與大海。

二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濟南。

山之予

住在「中天門」的「泰山旅館」裏，我們每天得有方便，在「快活三里」目送來往的香客。

自「岱宗坊」至「中天門」，恰好是登絕頂的山路之一半。「斗母宮」以下尙近於平坦，久於登山的人說那一段就是平川大道。自「斗母宮」以上至「中天門」，則步步向上，逐漸陡險，尤其是「峯迴路轉」以上，初次登山的人就以爲已經陡險到無以復加了。尤其妙處，則在於「南天門」和「絕頂」均爲「中天門」的山頭所遮蔽，在「中天門」下邊的人往往誤認「中天門」爲「南天門」，於是心裏想道這可好了，已經登峯造極了，及至費了很大的力氣攀到「中天門」時，猛然抬頭，才知道從此上去卻仍有一半更陡險的盤路待登，登山人不能不仰而興歎了。然而緊接着就是「快活三里」，於是登山人就說這是神的意思，不能不坐下來休息着，且向神明致最誠的敬意。

由「中天門」北折而下行，曰「倒三盤」，以下就是二三里的平路。那條山路不但

很平，而且完全不見什末石塊在脚下珂珂絆絆，使上山人有難言的輕快之感。且隨處是小橋流水，破屋叢花，雞鳴犬吠。人語相聞，山家婦女多做着針織在松柏樹下打坐，孩子們常赤着結實的身子在草叢裏睡眠，這哪裏是登山呢，簡直是回到自己的村落中了。雖然這裏也有幾家賣酒食的，然而那只是做另一些有錢人的買賣，至於鄉下香客，他們的辦法卻更饒佳趣。他們三個一幫，五個一團，他們用一隻大柳條籃子攜着他們的盛宴：有白酒，有茶葉，有煎餅，有鹹菜，有已經劈得很細的乾木柴，一把紅銅的燒心壺，而「快活三里」又爲他們備一個「快活泉」。這泉子就在「快活三里」的中間，在幾樹松柏蔭下，由一處石崖下流出，注入一個小小的石潭，水極清冽，味亦頗甘，周有磐石，恰好作了他們的几筵。黎明出發，到此正是早飯時辰，於是他們就在這兒用過早飯，休息掉一身辛苦，收拾柳筐，呼喝着重望「南天門」攀登而上了。我們呢，我們則樂得看這些鄉下人樸實的面孔，聽他們以土音說鄉下事情，講山中故事，更羨慕從他們柳籃內送出來的好酒香，自然，我們還得看山，看山嶺把我們繞了一周，好像把我們放在盆底，而頭上又有青翠的天空作蓋。看東面山崖上的流泉，聽活活泉聲，看北面絕頂上的人影，又有白雲從山後飛過，叫我們疑心山雨欲來。更看西面的一道深谷，看銀霧從谷中

升起，又把諸山纏繞。我們是爲看山而來的，我們看山然而我們卻忘記了是在看山。

等到下午兩三點鐘左右，是香客們下山的時候了。他們已把他們的心事告訴給神明，他們已把一年來的罪過在神前取得了寬恕，於是他們像修完了一樁勝業，他們的臉上帶着微笑，他們的心裏更非常輕鬆。而他們的身上也是輕鬆的，柳籃裏空了，酒瓶裏也空了，他們把應用的東西都打發在山頂上，把餘下的煎餅屑，和臨出發時帶在身上的小洋針，棉花線，小銅元和青色的制錢，也都捨施給了殘廢的討乞人。他們從山上帶下平安與快樂在他們心裏，他們又帶來許多好看的百合花在空着的籃裏，在頭巾裏，在用山草結成的包裹裏。我們不明白這些百合花是從哪裏得來的，而且那末多，叫我們覺得非常稀奇。

我們猜想那些百合花是從山上採來的，因爲就在「快活三里」附近的山崖上，也有許多黃色的金簪花和紅色的石竹花，這頗引起我攀崖摘花的心思來了。我們去「扇子崖」時採來的「紫玉鈴」和「銀掛鐘」已經枯萎，我應當去摘些鮮花來插在瓶裏代替。

昭喜歡到山泉裏洗衣服，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趁她在那裏洗着衣服，偷偷爬上了東面的山崖。那山崖有兩三丈高，下面看起來非常陡險，慢慢爬起來倒也容易。我

悄悄地攀登，等到我已經達到崖頂時，我才用力地招呼一聲：「昭，上來啦！」她溼着兩隻手無可如何，只跺着兩腳驚喊道，「險哪險哪，看把你摔死啊！」我到底不會摔死，採了滿把的紅花和黃花，回到「泰山旅館」去了。

我們前後在這裏住過十餘日，一共接納了兩個小朋友，一名劉興，一名高立山。我幾時遇到高立山總是同他開一次玩笑：「高立山，你本來就姓高，你立在山上就更高了。」我這樣喊着，我們大家一齊笑。

昭在屋裏寫不必投遞的信，我到露台上去看霧。霧已罩遍了四面諸山，我的面前也是霧了。

忽然聽到兩聲尖銳的招呼，聞聲不見人，使我覺得更好玩。原來那呼聲是來自霧中，不過十分鐘就看見我那兩個小朋友從霧中走來了：劉興和高立山。高立山這名字使我喜歡。我愛設想，遠遊人孑然一身，筆立泰山絕頂被天風吹着，圖畫好看，而畫中人卻另有一番愴恨。劉興那孩子使我想起我的弟弟，不但像貌相似，精神也相似，是一個樸實敦厚的孩子。我不見我的弟弟已經很久了，唉，想起來令我悲哀，小小年紀就作一

個辛苦農夫，穿破衣，吃粗飯，把孩子的好夢向平原的沙土裏埋。我簡直想吻抱面前的劉興，然而那孩子看見我總是有些畏縮，使我無可如何。

「呀！獨個兒在這裏不害怕嗎？」

我正想同他們打招呼，他們已同聲這樣喊了。

我很懂得他們這點驚訝。他們總以為我是城市人，而且來自遠方，不懂得山裏的事情，在這樣大霧天裏子然獨立，他們乃替我擔心了。說是擔心倒也很親切，而其中卻也有些玩弄我的意味吧，這個乃更使我覺得好玩。我在他們面前時常顯得很傻，老是問東問西，我向他們打聽山花的名字，向他們訪問四葉參或何首烏是什末樣子，生在什末地方，問石頭，問泉水，問風候雲雨，問故事傳說。他們都能給我一些有趣的回答。於是他們非常驕傲，他們又笑話我少見多怪。

「害怕？有什末可怕呢？」我接着問。

「怕山鬼，怕毒蛇。——怕霧染了你的眼睛，怕霧濕了你的頭髮。」

他們一齊都哈哈大笑了。笑一陣，又告訴我山鬼和毒蛇的事情。他們說山上深草中藏伏毒蛇，此山毒蛇也並不怎末長大，顏色也並不怎末兇惡，只彷彿是石頭顏色，然而

它們卻極其可怕，因為它們最喜歡追逐行人，而它們又爬得非常迅速，簡直如同在草上飛馳，人可以聽到沙沙的聲音。有人不幸被毒蛇纏住，它至死也不會放鬆，除非你立刻用鐮刀把它割裂，而為毒蛇所嚙破的傷痕是永難痊愈的，那傷痕將繼續糜爛，以至把人爛死為止。這類事情時常為割草人或牧羊人所遭遇。

「毒蛇既到處皆是，為什末我還不會見過？」

「你不曾見過，不錯，你當然不會見到，因為山裏的毒蛇白天是不出來的，你早晨起來不看見草葉上的白沫嗎？」說這話的是劉興。

這件證明頗使我信服，因為我曾見過綠草上許多白沫，我還以為那是牛羊反芻所流的口涎呢。而且尤以一種葉似竹葉的小草上最常見到白沫，我又曾經誤認那就是薇一類植物，於是自然地想起餓死首陽山的兩個古人。

高立山卻以為劉興的說明尚不足奇，他乃以驚訝的聲色告訴道：

「晴天白日固然不出來，像這樣大霧天卻很容易碰見毒蛇。」

劉興又彷彿害怕的樣子加說道：「不光毒蛇呀，就連山鬼也常常在大霧天出現呢。」他們說山鬼的樣子總看不清，大概就像團團的一個人影兒。山鬼的居處是巉巖之下

的深洞裏。那些地方當然很少有人敢去，尤其當夜晚或者霧天。原來山鬼也同毒蛇一樣，有時候誤認大霧爲黑夜。打柴的，採藥的，有時碰見山鬼，十個有八個就不能逃生，因爲山鬼也像水鬼一樣，喜歡換替死鬼，遇見生人便推下巉巖或拉入石窟。他們又說常聽見山鬼的哭聲和呼號聲，那聲音就好像霧裏刮大風。

「你不信嗎？」高立山很嚴肅地想說服我，「我告訴你，啞吧的爹爹和哥哥都是碰到了山鬼，摔死在後山的山澗裏。」

他們的聲音變得很低，臉色也有些沈鬱，他們又向遠方的濃霧中送一個眼色，彷彿那看不見的地方就有山鬼。

這話頗引起我的好奇，我乃打聽那個啞子是什麼人物。他們說那啞吧就住在上邊「昇仙坊」一旁的小廟裏，他遇見任何人總愛比手畫腳地說他的啞吧話。於是我乃急忙說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見過他，我見過他。」這回憶使我喜悅，也使我悵惘。一日之晨，我同昭欲攀登山之絕頂，爬到「昇仙坊」時正看到許多人停下來休息，而那也正是應當休息的地方，因爲從此以上，便是最難走的「緊十八盤」了。我們坐下來以後，才知道那些登山人並非只爲了休息，同時他們是正在聽一個啞子講話。一個高大結實的

漢子，山之子，正站在「昇仙坊」前面峭壁的頂上，以洪朗的聲音，以只有他自己能瞭解的語言，說着一個別人所不能懂的故事，雖然他用了種種動作來作爲說明，然而卻依然沒有人能夠懂他。我當然也不懂他，然而我卻懂得了另一個故事：泰山的精靈在宣說泰山的偉大，正如石頭不能說話，我們卻自以爲懂得石頭的靈心。只要一想起「昇仙坊」那個地方，便是一幅絕好的圖畫了：向上去是「南天門」，「南天門」之上自然是青天一碧，兩旁壁立千仞，松柏森森，中間夾一線登天的玉梯，再向下看呢，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俯視一氣，天下就在眼底了，而我們的山之子就筆立在這兒，今天我才知道他是永遠住在這裏了。我乃急忙止住兩個孩子而自己鼓舞道：「你且慢講，你且慢講，我告訴你，我告訴你。」但是我將告訴他們什末呢？我將說那個啞吧在山上說一大篇話卻沒有人懂他，他好不寂寞呀，他站在峭巖上好不壯觀啊，風之晨，雨之夕，「昇仙坊」的小廟將是怎樣的飄搖呢，至若星月在天，舉手可摘，谷風不動，露凝天階，山之子該有怎樣的一山沈默呀。然而我卻不能不懷一個悶葫蘆，到底那啞吧是說了些什末呢？「高立山，告訴我，他到底是說了些什末呢？」我不能不這樣問了。

「說些什末，反正是那一套啦，說他爸爸是因爲到山澗採山花摔死的，他的哥哥也

一樣地摔死在山澗裏了。」高立山翻着白眼說。

「就是啦，他們就是被山鬼討了替代啊，爲了採山花。」劉興又提醒我。

山花？什末山花？兩個孩子告訴我：百合花。

兩個小孩子就繼續告訴我啞吧的故事。泰山後面有一個古澗澗，兩面是峭壁，中間是深谷，而在那峭壁上就生滿了百合花。自然，那個地方是很少有人攀登的，然而那些自生的紅百合實在好看。百合花生得那末繁盛，花開得那末鮮豔，那就是一個百合澗。啞吧的爸爸是一個頂結實勇敢的山漢，他最先發現這個百合澗，他攀到百合澗來採取百合，賣給從鄉下來的香客。這是一件非常艱險的工作，攀着亂石，拉着荆棘，懸在陡崖上掘一株百合必須費很大工夫，因此一株百合也賣得一個好價錢。這事情漸漸成爲風尚，凡進香人都樂意帶百合花下山，於是啞吧的哥哥也隨着爸爸作這件事業。然而父子兩個都遭了同樣的命運：爸爸四十歲時在一個濃霧天裏墜入百合澗，作哥哥的到三十歲上又爲一陣山風吹下了懸墜。從此這採百合的事業更不敢爲別人所嘗試，然而我們的山之子，這個啞吧，卻已到了可以承繼父業的成年，兩條人命取得一種特權，如今又輪到了啞吧來霸佔這百合澗。他也是勇敢而大胆，他也不曾忘記爸爸和哥哥的殉難，然而就

正爲了爸爸和哥哥的命運，他不得不拾起這以生命爲孤注的生涯。他住在「昇仙坊」的小廟裏，趁香客最多時他去採取百合，他用這方法來奉養他的老母，他的寡嫂，並養活他的老婆和小孩。

我很感激兩個小孩子告訴我這些故事。劉興那孩子說完後還顯得有些憂鬱，那種木訥的樣子就更像我的弟弟。霧漸漸收起，卻又吹來了山風，我們都覺得有些冷意，我說「再見」向他們告辭。怪不得昭不會出來干涉我在外面看霧，因爲她又關起窗子去做好夢。昭醒來時我告訴她百合花的來歷，她忽然跳起來叫道：「這是真的？有機會要認識那個啞吧，並同他談談啞吧話。」

天氣漸漸冷起來了。山下人還可以穿單衣，住在山上就非有棉衣不行了。又加上多雨多霧，使精神上感到極不舒服。因爲我們不曾攜帶禦寒的衣服，就連「快活三里」也不常去了。選一個比較晴朗日子，我們決定下山。早晨起來就打好了行李，早飯之後就來了轎子。兩個抬轎子的並非別人，乃是劉興的爸爸，和高立山的爸爸，這使我們覺得格外放心。跟在轎子後面的是劉興和高立山，他們是特來給我們送行的。唉唉，人爲什

末總不免到處牽掣呢，此刻的我簡直是在惜別了，我不願離開這個地方，我不願離開兩個小朋友，尤其是劉興，——我的弟弟。他們的沈默我很懂得，他們也知道，此刻一別就很難有機會相遇了。而且，唉，真巧，爲什末一切事情安排得這樣巧呢，我們的行李已經搬到轎子上了，我們就要走了，忽然兩個孩子招呼道：「啞吧，啞吧，啞吧來了！」不錯，正是那個啞吧，我們在「昇仙坊」見過他。他已經穿上了小棉襖，他手上攜一個大柳筐。我特爲看看他的筐裏是什末東西，很簡單：一把挖土的大鏟子，一把刀，一把大剪子。我同昭都沈默着，啞吧卻同別人打開了招呼。兩個孩子啞啞地學他說話，旅館中人大聲問他是否下山，他不但啞，而且也聾，同他說話就非大聲不行。於是他就也大聲啞啞地回答着，並指點着，指點着下山。指點着他的棉襖，又指點着他的筐子，又指點着南天門。我們明白他昨天曾下山去，今天早晨剛上來。我同昭都想從這個人身上有所發見，但也不知道要發現些什末。在一陣喧嚷聲中，我們的轎子已經抬起來了。兩個小朋友送了我們頗長的一段路，等聽不見他倆的話聲時，我還同他們招手，搖帽子，而我的耳朵裏卻還彷彿聽見那個啞吧的啾啾呀呀。

回聲

不怕老祖父的竹戒尺，也還是最喜歡跟着母親到外祖家去，這原因是爲了去聽琴。

外祖父是一個花白鬚鬚的老頭子，在他的書房裏也有一張橫琴，然而我並不喜歡這個。外祖父常像瞌睡似地俯在那橫琴上，慢慢地撥弄那些琴弦，發出如蒼蠅的營營聲，蒼蠅是多末膩人的東西，毫無精神，叫我聽了只是心煩，那簡直就如同老祖父硬逼我唸古書一般。我與其聽這營營聲，還不如到外邊的籬笆上聽一支枯葉的歌子更好些。那是在無意中被我發現的。一日我從籬下過，一種奇怪的聲音招呼我，那彷彿是一隻蚱蜢的振羽聲，又好像一隻小鳥的剝啄，然而這是冬天，沒有蚱蜢，也不見啄木鳥，雖然在想像中我已經看見駕着綠鞍的小蟲，和穿着紅裙的沒尾巴小鳥。那聲音又似在故意逗我，一會唱唱，一會又歇歇。我費了不少時間終於尋到那個發聲的機關，是籬笆上一支枯葉，在風中戰動，與枯枝磨擦而發出好聽的聲響。我喜歡極了，我很想告訴外祖：「放下你的，來聽我的吧。」但因爲要偷偷藏住這點快樂，終於也不會告訴別人。

然而我所最喜歡的還不在此。我還是喜歡聽琴，——聽那張長大無比的琴。

那時候我當然還沒有一點地理知識。但又不知是從什末人聽說過：黃河是從西天邊一座深山中流來，黃蕩蕩如來自天上，一直瀉入東邊的大海，而中間呢，中間就恰好從外祖家的屋後流過。這是天地間一大奇蹟，這奇蹟，常常使我用心思索。黃河有多長，河隄也有多長，而外祖家的房舍就緊靠着隄身。這一帶居民均佔有這種便宜，不但在官地上建造房屋，而且以河隄作爲後牆，故從前面看去，儼然如一排土樓，從後面看去，則只能看見一排茅簷，隄前隄後，均有極其整齊的官柳，冬夏四季，都非常好看。而這道河隄，這道從西天邊伸到東天邊的河隄，便是我最喜歡的一張長琴：隄身卽琴身，隄上的電桿木就是琴柱，電桿木上的電線就是琴弦了。

最樂意到外祖家去。而且樂意到外祖家夜宿，就是爲了聽這長琴的演奏。

只要是有風的日子，就可以聽到這長琴的嗡嗡聲。那聲音頗難比擬，人們說那像老頭子哼哼，我心裏卻甚難佩服。尤其當深夜時候，尤其是在冬天的夜裏，睡在外祖母的牀上，聽着牆外的琴聲簡直不能入睡。冬夜的黑暗是容易使人想到許多神怪事物的，而在一個小孩子的心裏卻更容易遐想，這嗡嗡的琴聲就作了我遐想的序曲。我從那黃河發

源地的深山，緣着琴弦，想到那黃河所傾注的大海。我猜想那山是青色的，山裏有奇花異草。有珍禽怪獸。我猜想那海水是綠色的，海上滿是小小白帆，水中滿是翠藻銀鱗，而我自己呢，彷彿覺得自己很輕，很輕，我就緣着那條琴弦飛行。我看見那條琴弦在月光中發着銀光，我可以看到它的兩端，卻又覺得那琴弦長到無限。我漸漸有些暈眩，在暈眩中我用一個小小鐵鎚敲打那條琴弦，於是那琴弦就發出噹噹的聲響。這噹噹的琴聲就直接傳到我的耳裏，我彷彿飛行了很遠很遠，最後才發覺自己仍是躺在溫暖的被裏。我的想像又很自然地轉到外祖父身上，我又想起外祖父的橫琴，想起那橫琴的膩人的營營聲。這聲音和河隄的長琴混合起來，我乃覺得非常麻煩，彷彿眼前有無數條亂絲攪動在一起。我的思想愈思愈亂，我看見外祖父也變了原來的樣子，他變成一個雪白鬚眉的老人，連衣服也是白的，爲月光所洗，渾身上下顫動着銀色的波紋。我知道這已不復是外祖，乃是一個神仙，一個妖怪，他每天夜裏在河隄上敲打琴弦。我極力想把那老人的影像同外祖父分開，然而不可能，他們老是糾纏在一起。我感到恐怖。我的恐怖卻又誘惑我到月夜中去，假如趁這時候一個人跑到月夜的河隄上該是怎樣呢，恐怖是美麗的，然而到底還是恐怖。最後連我自己也分裂爲二，我的靈魂在月光下的河隄上佇立，感到

寒戰，而我的身子卻越發地向被下畏縮，直到蒙頭裹腦睡去爲止。

在這樣的夜裏，我會做出許多怪夢，可惜這些夢也都同過去的許多事實一樣，都被我忘在模糊中了。

來到外祖家，我總愛一個人跑到河隄上，尤其每次剛剛來到的次日早晨，不管天氣多末冷，也不管河隄上的北風多末凜冽，我總願偷偷地跑到隄上，緊緊抱住電桿木，把耳朵靠在電桿上，聽那最清楚的嗡嗡聲。有時還故意地用力踢那電桿木，使那嗡嗡聲發出一種節奏，心裏覺得特別喜歡。

然而北風的寒冷總是難當的，我的手，我的腳，我的耳朵，其初是疼痛，最後是麻木，回到家裏才知道已經成了凍瘡，尤以腳趾腫痛得最厲害。因此，我有一整個冬季不能到外祖家去，而且也不能出門，悶在家裏，我真是寂寞極了。

「爲了不能到外祖家去聽琴，便這樣憂愁的嗎？」老祖母見我鬱鬱不快的神色，這樣子慰問我。不經慰問倒還是無事，這最知心的慰問才更喚起我的悲哀。

祖母的慈心總是值得感激的，時至現在，則可以說是值得紀念的了，因爲她已完結了她那最平凡的，也可以說是最悲劇的一生，昇到天國去了。在當時，她曾以種種方法

使我快樂，雖然她所用的方法不一定能使我快樂。

她給我說故事，給我唱謠曲，給我說黃河水災的可怕，說老祖宗兜土爲山的傳說，並用竹枝草葉爲我作種種玩具。虧她想得出；她又把一個小瓶懸在風中叫我聽琴。

那是怎樣的一個小瓶啊，那個小瓶可還存在嗎，提起來倒是非常懷念了。那瓶的大小如蘋果，渾圓如蘋果，只是多出一個很小很厚的瓶嘴兒。顏色是純白，材料很粗糙，並沒有什末光亮的磁釉。那種質樸老實樣子，叫人疑心它是一件古物，而那東西也確實在我家傳遞了許多世代。老祖母從一個舊壁櫥中找出這小瓶時，小心地拂拭着瓶上的塵土，以嚴肅的微笑告訴道：「別看這小瓶不好，這卻是祖上的傳家寶呢。我們的老祖宗可——是也不記得是那一位了，但願他天上作神仙，——他是一個好心腸的醫生，他用他的通神的醫道救活過許多垂危的人。他曾用許多小瓶珍藏一些靈藥，而這個小白瓶兒就是被傳留下來的。——」一邊說着，一邊又顯出非常惋惜的神氣。我聽了老祖母的話也默然無語，因爲我也同樣地覺得很可惋惜。我想像當年一定有無數這樣大小瓶兒，同樣大，同樣圓，同樣是白色，同樣是好看，可是現在就只剩着這末一個了。那些可愛的小瓶兒都分散到哪裏去了呢？而且還有那些靈藥，還有老祖宗的好醫術呢？我簡直覺

得可哀了。

那時候老祖母有多大年紀，也不甚清楚，但總是五十多歲的人吧，雖然頭髮已經蒼白，身體卻還相當的康健，她不憚煩勞地爲我作着種種事情。

把小白瓶拂拭潔淨之後，她乃笑着對我說道：「你看，你看，這樣吹，這樣吹。」同時說着把瓶口對準自己的口脣把小瓶吹出嗚嗚地嗚聲。我喜歡極了，當然她是更喜歡。她教我學吹，我居然也吹得響。於是她又說：「這還不算爲奇，我要把它繫在高杆上，北風一吹，它也會嗚嗚地響。這就和你在河隄上聽琴是一樣的了。」

她繼續忙着。她向幾個針線筐裏亂翻，她是要找尋一條結實的麻線。她把麻線繫住瓶口，又自己搬一把高大的椅子，放在一根晒衣服的高杆下面。唉，這些事情我記得多末清楚啊，她在椅子上搖搖晃晃的樣子，現在叫我想起來才覺得心驚，而且那又是在冷風之中。她搖搖晃晃地立在椅子上，伸直了身子，舉起了雙手，把小白瓶向那晒衣杆上緊緊。她把那麻繩纏一匝，又一匝，結一個韜韃，又一個韜韃，惟恐那小瓶被風吹落，摔碎了祖宗的寶貝。她笑着，我也笑着，卻都不曾言語。我們只等把小瓶繫牢之後立刻就聽它發出嗚嗚響聲。老祖母把一條長麻線完全結在上邊了，她搖搖晃晃地從椅子上下

來，我看出她的疲乏，我聽出她的喘哮來了，然而，然而那個小瓶，牢牢地繫在風中，卻沒有一點聲息。

我同老祖母都仰着臉望那風中的瓶兒，兩人心中均覺得黯然，然而老祖母卻還在安慰我：「好孩子，不必發愁，今天風太小，幾時刮大風，一定可以聽到嗚嗚響了。」以後過了許多日子，也刮過好多次老北風，然而那小白瓶還是一點不動，不發一點聲息。

現在我每逢走過電杆木，聽見電杆木發出嗡嗡聲時，就很自然地想起這些。現在外祖家已經衰落不堪，只剩下孤兒寡婦，一個舅母和一個表弟，在赤貧中過困苦日子，我的老祖父和祖母也都去世多年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濟南。

謝落

朱老太太常嚷着要回家去。

「回家去！」哪裏是她的家呢？這在她的兒子們聽起來是頗不愉快的，只有她的大兒子是例外，因為他根本就聽不到這三個字。

實在說來，她現在已經是一個無家可歸的老怪物了。她已經活過了她的九十歲，她曾經以六十年的辛苦來創造一個家庭，來維繫一個家庭，並使一個家庭能日向繁榮，而結果是使她的兒子們都能分得一份豐裕的家私。然而她自己呢，她自己卻沒有一個家了。半年以前，她還可以算是一個家庭的中心，或者說是一個家庭的主人，就如一個村子裏有一座神廟，雖然那廟裏的偶像並不能管理任何人事，然而全村的人民還得應時供奉，並且作起事來還得尊重神的意思。但是現在呢，據外人的說法：以為她現在也還是一位神佛，這家請她，那家請她，她再不必勞心管任何事情，而在她自己想來，她自己卻變作了一盤「厭惡點心」，這家端來，那家端去，端來端去，處處討人厭惡。不過在她

各個兒子家裏，她卻也有所選擇：二兒子家裏有三個孫孫，兩個孫女，而二兒自己又是
一個極端自私的人，他只顧得痛愛兒女，卻忘記了孝敬母親，朱老太太是早已料到這種
情形的。三兒子性情十分暴躁，又命裏注定娶一個潑悍的媳婦，在這樣的兒媳面前，朱
老太太自然受不到什麼好的待承。四兒子最年青，並且曾經受過朱老太太的溺愛嬌養，
然而他放蕩成性，終日長在賭博場裏，茶酒館裏，他沒有一點餘裕的精神分派到他的母
親身上。只有大兒子，——這曾經是朱老太太最喜愛的一個兒子，因為他最先把持了
一家的財產權，也就是代替她作了一家的中心的，雖然作母親的也認為這是應當的事，
然而私心眼裏也難免有些喪失權柄的悲哀。——然而現在卻只有這一個兒子，還能贏得
朱老太太的歡心，她說她的大兒子家兩口兒倒還有人心眼兒，能知道她的寒暖，也知道
她的口味，她說她在大兒子家裏永不曾聽到過尖酸刻薄的話兒，也聽不到敲桌子擗板
凳的聲音，而這些，都是在其他三個兒子家所萬難辦到的。在她的四個兒子分家之後，
她輪流着在四個兒子家轉來轉去，她可以說是四個家，而事實上她也可以說是沒有家
了。原定的規矩，是每個兒子供養她十天，然而有時候等不到十天她就走開，因為她在
一個地方已經住厭煩了，在她心裏說，就是受人家的虐待已經夠了，便喊着：「我要走

了，我要回家去了。」這所謂家，就是她大兒子的家，因為她喜歡她的大兒子，她覺得她大兒的家還可以算是她的家，而且她大兒子家所住的房子還是她自從作新媳婦時住下來的房子，那裏有她一生的事業，也就有她一生的歡樂與悲哀。所以每次輪到大兒子家裏，她就自然而然地多住幾日，若在其他三個兒子家裏，大概不到十天就要走開了。

凡作父母的，總不樂意看見自己的兒子們有分崩離析的一天吧，作父親的將近中年就去世了，作母親的受了一世辛苦，到頭來卻落得個無家可歸。這實在是朱老太太所萬難料到的。這在一般世人論起來，總說這都是命裏注定，然而朱老太太是頂不佩服命運的。她不同其他女人一樣，她不吃齋，也不唸佛，她在一切事情上絕少求助於天地神靈，而惟憑她自己的力量，她是最信賴她自己的良心和天性的一個女人。她還願意大睜着兩隻老眼看一切，看完她自己扮演的這一齣好戲，直等她的生命完結為止，她也願意把她的兒子們所演的各種腳色看到最後。然而命運偏偏要同她作對，命運把她燭照一切的兩盞明燈給吹滅了，她眼前的世界完全給閉了幕，卻只給她留下了無邊的黑暗。她不能再監視什末了，她的兒子們也不再觀察她臉上的陰晴而有所顧忌了，他們拆散開來，各不相干，彷彿原先他們也並非一家。

朱老太太永不能忘記那一個奇怪日子，她的兒子們也不會忘記，她的隣人們也不會忘記，而且這已是鄰人們的閒話資料了。

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午後三點鐘左右，太陽正豁朗地照着朱老太太的房間。朱老太太正跌坐在她的牀沿上，閉了眼睛，彷彿在那裏溫習她的古老的記憶。她的小孫孫們還正在她的面前嬉鬧着，作着種種遊戲。他們的嬉笑聲是幾乎完全傳不到她的耳裏的，因為她的聽覺是早就失去作用了。這幾年來她是完全憑了她的尚不甚衰的視覺來督察一切的，她自幸她還有這末一雙眼睛。然而奇怪，這天下午她覺得有些異樣了。她覺得這一日的時間進行得太快，午飯之後，不久就來到了黃昏，而且立刻就變成了暗夜，簡直可以說完全是忽然地，夜色忽然把她包圍了起來，她用手向各處摸索，她的手觸到種種東西，然而她看不見它們，她只能憑着她的記憶，——這可以說是最新鮮的記憶了，——來斷定她所觸到的是什末東西。她感到疑惑，又感到恐懼，彷彿是在夢中遭到了仇人的暗害一樣。她立刻就想到「死」，想到墳墓，想到關切死後的一切，這是她常常想到的，卻也是她最不甘心的。她雖然已經活過這大年紀了，她卻還不願意這末早就死去。她覺得「死」這一個字對於她就是一種頂無情的嘲弄，平常日子，只要偶爾聽到別人提起一

個「死」字，無論是說的任何不相干的人的死，甚至草木的或蟲魚的死時，她就疑心那是有人在咀咒她死了。這時候她一定非常惱怒，她甚至爲表示反抗起見，她硬着狠心不再吃飯，意思是說「我死給你們看」，雖然她心裏還在說「我偏不死」。但這一次的奇異變化卻比較一切咀咒更爲可怕，比一場急性的疾病之來臨還更使她痛苦。如就這次變化的真實性反復地仔細思忖着，等她明白了她從今以後再不能看見什末東西時，她痛苦地叫道：「天啊，我這算完了！」她慌亂一陣，又沈默一陣，復又慌亂起來。

最後，她才竭力地鎮靜着喊道：

「唉，你們都在哪兒？你們爲什末都不理我？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爲什末還不送晚飯來？我已經餓得難耐了。」

太陽還正在西邊的樹梢上照耀着，她卻喊着天已晚了，吃過午飯之後還不過兩點多鐘，她卻又喊着要晚飯。在她面前遊戲着的孩子們還不懂得這個老媽媽是遇到了什末奇怪事情，但只看了她那種失常的樣子，就都嚇得跑出去了。代替了孩子們而跑進來的，是朱老太太的兒子和媳婦。他們也不知道這屋裏發生了什末事情，只是被幾個孩子的驚慌所招集了來的。他們來到之後都覺得奇怪，奇怪的是這屋裏並不曾發生什末變故。這

時候就有人把嘴靠在朱老太太的耳畔問道：

「母親，你曾經呼喚過我們嗎？你需要什末東西嗎？」

於是朱老太太以疑惑而惱怒的態度答道：

「問我要什末東西？我要什末呀？你看天色這末晚了。爲什末還不開晚飯來？不是已經入夜的樣子了嗎？」

說完之後，又顯出極其煩躁的樣子。

他們聽了朱老太太的話，都覺得有些要笑出來的意思，他們同時都仰起頭來看外面的太陽，然後又面面相覷。他們都暗暗想道：她大概是老得糊塗了，老年人是常常說些糊塗話的，如小孩們的愛說謊話一樣，他們以爲他們的母親是睜着眼睛說糊塗話了。他們又想：這個老年人實在已經老到極限了，於是也聯想到一個老年人所應有的將要來到的終結。他們都不願意給她的糊塗話下一番訂正，也就是說他們不肯說出辯駁的話來，因爲他們知道辯駁是無益的，而且有時可以惹起老年人的惱怒。他們之中就又有入湊到她的面前說道：

「走的，母親，天已經晚了，一會的工夫就開出晚飯來。」

又有人更爲體貼地說道：

「母親，你大概是渴了，就先給你送一杯茶來吧。」

當有人把茶端來之後，他們才起始明白確實是有什末變故發生在這位老人身上。他們把茶杯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她卻不能自己伸手去取，她依然向人問道：「茶呢？茶呢？」當他們把茶杯放在她手上時，她又不能很正確地把茶杯接受，於是奉茶人必須把茶杯很切實地放在她的掌握裏。當她飲過一兩口之後，她要把茶杯放回茶几上，這才更證明她所遭遇到的不幸：她先用另一隻手向茶几上小心摸索，然後才把茶杯送出，如不是有人趕快把茶杯接過，那隻茶杯恐不易放得牢穩，最少也要把茶水傾潑。他們這才恍然大悟，他們知道「時光」把這個老年人的「光明」給帶走了。

「母親，你覺得你的眼睛怎末樣？」

「我的眼睛？」她猛然地回答，「我的眼睛好好的呀，你們爲什末問我的眼睛呢？」

他們用一隻手在她面前不斷地搖晃，她的眼睛並沒有什末反應，那分明是什末也看不見的。他們既已經明白了，也就覺得放了心，同時他們的心裏也難免有憂鬱的來襲。他們願意遵從這個老人的意思，願意使這個老人安靜，於是不久便送了晚飯來。老年人

摸索着把晚飯用完之後，他們又勸慰她請她早睡。她睡下之後，他們才迎着夕陽的斜照退出了朱老太太的房間。

到得次日早晨，太陽又豁朗地從東天上照來。有人照料着朱老太太在摸索中梳洗過並用過早飯之後，她的兒子們就又來試探那兩隻失明的眼睛。有人又緊湊在她的耳畔問道：

「母親，現在是早晨八點半，而且天氣是很晴朗的，太陽高高地照着。」

他們很自然地覺得有把天氣和時間說明之必要，於是這樣說明之後才繼續問道：

「母親，你覺得你的眼睛怎末樣呢？你看得見什末嗎？」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老太太的答案是：

「是的，我的眼睛很好，我什末都看見。」

爲了故意證明她能看見目前的一切起見，她還說出了許多眼前的事物，她說某個人不是坐着的嗎，某人不是立着的嗎，而且某人的臉上爲什末有不高興的顏色，她還說據她看牆上掛的畫幅是要墜裂下來了，而衣櫥的門爲什末就不會有人替她關好。當然，她所說的並不是沒有錯誤。

這時候他們才更覺得莫可如何。最初他們認爲她是說糊塗話的，像其他一些老年人一樣本無什末驚異，嗣後才知道她並不糊塗，實在是因爲失明的緣故才說白晝是黑夜，然而既已證明她是失明了，她卻絕不承認，她還說她看見一切。他們就斷定她是既失明而又糊塗的了。雖然他們斷定也許只是對了一半。

朱老太太的日子就這樣繼續下去。她在盲目中卻不承認自己過的是盲目生活。她又常常把她眼前所「見」的事物逐一向人告訴。日子愈久，她也就愈變得離奇起來。有時她說她隔着窗子可以看見大街上有人騎驢走過，而且她還能說出那個人的名字，以及那一個人的衣冠。有時她甚至說她能看見野外，說某個地方有大車經過，說某個地方有溪水流行，或某處道旁有野花開謝。她能看見別人所能看見的一切，而別人所看不見的她也能看見。她周圍的人們也就只得承認她所說的話，並答應她，說她的眼睛是很好的，她看過的事物都是很正確的，他們也都看得見。然而可憐，——她能看見遠處的事物，她卻不能看見她家中每座屋頂下的事物，她看見她夢中人物的動作，她卻看不見現實中人物的動作，她更看不見他們的心意。自從朱老太太失明，一直在一段頗稱不短的日月中，她的兒子們，她的兒媳們，卻正在那裏起着「種自然的變化。彷彿這位朱老太太——

這個維繫着一家人心的母親——她的「光明」失去之後，便沒有方法可以再燭照這家庭中的黑暗角落，那些角落裏的黑暗便逐漸擴大起來，以致籠罩了整個的家庭，這個家庭中的分子便都逐漸游離，而且均被一種頗強的離心力所牽引，結果就是分家度日，各不相顧。假如這時候朱老太太就與世長辭，也許倒還好些吧，然而她還活下去，她過着定期遷徙的日子，她由四個家庭輪流供養，輪來輪去，像一個按班值日的老奴婢。

她成了一個沒有家的老可憐蟲，「我要回家去了。」人便知道她是要回到她的大兒子家去。只有在那裏她還有一「家」的感覺，而且可以使她重溫舊日的好夢，她一生的事業還可以在那個家中反映餘光，隔過十天工夫，她便被人扶着，或被牽着，從這一個兒子的家，走向另一個兒子的家，就像算命的老巫婆，被人家牽來牽去一樣。她雖然始終說她能夠看見一切，她能夠看見她應走的道路，看見道路上的車馬人物，然而她還是必須有人牽着，或有人扶着，不然，她大概早已被碰死或摔死在道路上了。

朱老太太在這種情形中繼續生活下去，一切都好像變作當然的了。她對於她這份生活，是感覺痛苦的嗎，還是習以為常而毫無所覺的呢？這沒有人能說，也沒有人肯說。朱老太太自己是並不說什末的，她的兒子們也不說，她的鄰人們也不說，雖然朱老太太

自己的心理是逐漸變化着。到得朱老太太將近離開這個世界時，她變得更奇怪起來了，她愛笑，她時常無端地發笑。她的笑聲很枯燥，沒有表情，彷彿是一架破損的機器，因不自然的磨擦而發出的聲音。人們聽了這種笑聲都感到不快，又彷彿覺得這是一種不祥的警告。人們都不懂得朱老太太發笑的道理。笑是用以表示快樂的，平常人用眼淚來表示痛苦。然而當人們最快樂的時候也會流下淚來，那末朱老太太的發笑也許正與快樂的落淚是一樣的道理吧。人家只當她是老了，老得太老了，所以才有這種反常的事情。是的，她是太老了，她已經老得透熟透熟的了，人們聽了她的乾笑，就會立刻忘記那是一種聲音，而會即時在眼前浮出一種很清楚的意象：那是一棵古老的花樹，並且還可以指明那是一棵梨樹，那梨樹開了滿樹的白花，開到春盡，好像也並不經風經雨，一樹梨花便自己接連不斷地落下來了，當朱老太太呼她的最後一口氣時，她還在笑着，那就是——一樹梨花的最後一瓣。

寶光

在滿天星斗的夜裏，老牧人向小孫孫講起了寶光的故事。

「看啊，孩子，」老人用煙袋指着遠山說，「就在那邊，在金銀峪的深處，埋藏着無數的寶貝。」

小孩子彷彿已經入了睡夢，蹲在石頭上沈默着，金銀峪被包圍在銀色的霧中。

「那是幾百年，也許是幾千年前的事了，反正是在古年間，金銀峪中埋藏着無數的寶貝。」老人又低聲絮語着。「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金銀峪便放出白色的光芒，那光芒好像霧氣，然而那不是霧氣，那就是寶光。看見那寶光的人是有福的，可惜人世間無福的到底比有福的多，所以能看見寶光的人實在很少很少。」

這時，那小孩才略微擡起頭來，帶着幾分畏寒的意思，向金銀峪疑惑地遙望。金銀峪依然沈默着，在銀色霧中包圍着。

「據說古時候有一個有福的人，他曾經到這座山裏來參拜過。」老人重燃着了他的

煙袋，一滴火星在黑暗中忽明忽滅，老人的故事就如從那火星的明滅中吐出。他又繼續道：「那有福的人在夜間登山，他就看見有寶光從金銀峪中升起，於是他懷着虔敬的心，走向金銀峪去了。他看見那峪中遍地黃金，隨處珠玉，那白色的光芒那便從那些珠寶中發出。然而他並不拾取那些珠寶，因為他所尋求的並不是珠寶。」

老人稍稍停頓一會，彷彿等待小孩問他那朝山人所尋求的到底是什末東西。然而那小孩依然沈默着，並不發問，那老人就只好繼續自己的故事。

「你一定想知道，那個有福的人所尋求的是什末東西，到底他尋求的是什末呢，這卻傳說不一。有人說他尋求的是不結子的花草，也有人說他尋求的是不療病的藥石，又有人說他本來就無所尋求。他對於一切美麗的東西，寶貴的東西，只是讚賞，卻沒有一點據爲已有的意思，可是美麗的東西，寶貴的東西，卻常常叫他遇見。他不要金銀，卻能看見寶光，他說那寶光美麗極了。」

「自從人們聽說金銀峪裏有珠寶，」老人的聲音裏彷彿帶一點激昂，他的煙袋又已經熄滅了，他繼續道：「自從這一帶人民聽說有珠寶，便都不安起來了，因為他們都起了貪心。他們常終夜不眠，只想看見寶光，可是他們永不曾看見。他們常在深夜中到金

銀峪去摸索，有人竟搬了大塊的石頭回家，希望石頭能變成黃金，然而石頭還是石頭。他們的貪心不止，他們便爭着到金銀峪去發掘，從此以後，那寶光就永不再見了。」

老牧人說完之後又沈默着，小孩也不做聲，只聽羊羣在山坡下吃草。遠處隱隱還就聽到有流水的聲音，好像是老牧人的故事的回響。

扇的故事

爲什麼沒有一次春日遠行呢？心裏還不斷地這樣後悔着，卻已見有人穿起了雪白的夏衣，而且手裏已經搖着像黑色翅翼似的扇子了，這使我的感情跌了一交，頗覺得有一些慌張的意味。

已經是夏天了，我乃這樣默念着，自己在寬大的屋子裏慢慢踱步。我還不知道我所要尋求的是什麼，直到我聽到一種低微的聲音，從我的塵封的書架上發出，彷彿告訴道「我在這兒」的時候，我才明白我正是需要一把扇子，因爲那說「我在這兒」的聲音就是從一把黑色的摺扇發出的。

黑色的摺扇尙安靜地躺在書架中層，我看出它的寢台乃是一位現代學者所著的「古代旅行之研究」。自秋徂冬，以至於夏，這富有魔術意味的黑色摺扇，就睡在這本滿寫着精靈名字的著作上，我不知道它曾經作了什麼怪夢。我拿起這把摺扇，我輕輕拂拭它身上的灰塵，我又把它慢慢地擎到鼻端，重又嗅出它那近於燒烤的胡桃的氣味，我默誦

這把扇子的歷史。

那是去年夏末的時候，其實也可以說是秋初的時候，我的一柄舊摺扇遺失了，這頗使我徬徨不安，彷彿就是遺失了天地間的清涼似的，雖然天氣已不甚熱，而且實已沒有盡力再搖着一把扇子的必要，然而不行，我卻特別覺得熱燥，而且覺得非有一把扇子不可。賣扇子的人最先知道節令，他們多已把扇子收藏在箱籠裏，我冒着熱汗在街上找一把扇子，後來我居然找到了。我滿意了，然而我也失意了，好像是即刻的事情，一夜西風，一場冷雨，樹上零零落落飄下了半黃的葉子，已有畏涼的人穿起深青色的夾衣來了。這時我簡直是受了一閃，被閃在一片無邊的空虛裏，我乃有孤伶的悲哀。我把我的摺扇放在書架上，那意思是還可以隨時取開來揮汗。然而自從那一次無意的捐棄，它就被捐棄在那本「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怪不得此刻它就向我喊一聲「我在這兒」了。這種故舊之感使我歎息，我彷彿看見一串無盡的夏天與秋天，像一站一站向遠方展去，我又預感到我的黑摺扇將永久伴我。沿着那一長串的夏與秋作一次遠足的旅行。

我屢次嗅着黑摺扇的燒胡桃的氣息，我又慢慢地把它展開，它發出一種被撕裂的聲音，這聲音使我感到一點痛苦。我試驗着輕輕地在我面前揮動，它乃撥動出一陣怪異的

涼風，我可以說這陣風是太冷了，而且是淒涼的，有着秋風的氣息。

我坐下來，展着摺扇，我注視着它的黯然的面孔，它乃向我說出了這樣的故事：
在某處海濱有一座大城。

扇以一種惟我所能瞭解的語言開始它的故事。

這是一座荒涼的古城，有高大的喬木，有頽圯的古式建築，有歷史悠久的疏落的居民。這些居民均不與時間競爭，所以他們的日子都過得非常悠閒，任日升月落，花開葉墜，彷彿都不曾使他們感動。在這些居民之間也很少人事的往來和感情的交通，故生生死死，在他們眼中均與草木榮枯同一看待。

在這大城的居民之中，也有些是上流人家，他們都過着近於貴族的生活，均自以為是這世界上的選民。他們讀歷史，愛禮節，喜歡室內陳設，愛看荒蕪的園子。然而這些上流人也正如其他居民一樣，都各保持一種相當的人間距離，他們不常見面，不作不合時宜的拜訪，不參加非定期的集會，而且也不肯隨便到街道上或草地上散步。

一年只有一日，而且是在一個地方，這些上流人才能有一次共同的聚會，那便是在新年的元日，在一個老婦人的家裏。這老婦人可以說是這大城中惟一的真正貴族，因為

她的前五世祖宗，——也許是前七世，也許是前十世……曾經作過公侯，而她又是這城中年歲最長的人，她有一宗很古老而且很豐厚的財產，而她的最寶貴的財產卻是這大城中人民對於她的敬意。一般居民是只能懷着敬意而談說這個貴族婦人的故事，能夠當面把敬意表示的卻只有那些上流人，他們每年元旦日都不約而同地來到這貴族婦人的家裏。他們鞠躬，他們握手，他們靜靜地穿過重重庭院，他們攀登曲折的黑色樓梯。他們用低沈的聲音互相招呼，用淡然的口氣相互問候：

「又是一年了。」

「是的，又是一年了。」

「你好嗎？你還健康嗎？」

「很好，謝謝你，托天之福，我還不會生病。」

他們都說很好，很康健，然而他們卻都懷着被抑制着的驚訝：貴族婦人自是不用說了，她好像一棵成熟了的麥子，真是一天一個成色，她只等一場正午的南風了，其他諸人呢，某某的鬍子漸漸蒼白了，某某的眼睛變成藍色了，還有變成駝背的，乾癟的，……然而他們誰都彷彿不曾看到這些，他們只微笑着互相祝賀。他們有時也講說海

盜的故事，也說到古代的戰爭，也說到這位貴族婦人的顯祖，說到他們各人家裏的古物收藏，然而這些話也總是簡短的，絕不過火的，他們彷彿覺得多說一句話便是失禮似的，當他們一開始談話時大概就已經想到了「再見」一句告別辭，當然這句告別辭也就來得特別早些，於是：

「再見，夫人。」

「再見，先生。」

他們又淡然地告別了，於是又是一年。

但像這樣的全體聚會是頗難得到的，某一年，某個上流人因為患了感冒就不曾參加，那位貴族婦人便只能看着他的名片說道：「啊，他是病了。」又一年，也許更多了一張名片，也許連名片也沒有了，於是那位貴族婦人說道：「啊，某某人是死了。」又一年的元旦，這位貴族婦人又會對着她的來賓說道：「啊，某某人是病了，」或是「某某人也死了。」

一年，又一年……

扇的故事講到這裏，忽然停住了，我輕輕地把扇面斂起，扇子發出微微的歎息。

片刻的沈默之後，我乃展開我的扇面問道：

以後怎樣呢？這故事大概還不會完結吧？

是的，我的扇說，不曾完結，因為一切故事均不會有一個最後的完結，這個故事當然也是一樣。要問以後的事情也很簡單：這位貴族婦人也病了，也死了，那些上流人的聚會便不再繼續了，而且他們也都病了，也都死了。

那麼他們的後人？

他們的後人也是一樣。

那麼那座城？

我的摺扇在我手中翻了一回身，歎息着說道：

如不追問倒也罷了，因為這故事實在應該暫作結束，經你這樣一問倒令我非常感慨，我還得把故事繼續下去。你問那座城嗎？那是一座古城了，而且又座落在海邊，不知某年某時這地球曾發生了什麼變化，海水就把那塊靠海的地方侵佔了，海水把一片陸地也變成了海，那座古城也就不必問了。

那麼以後呢？我又追問。

以後嗎，我的扇子沈默了一會又說，以後又是一次海與陸的變化，被海水所侵佔的陸地又從海水中歸還，又一片新的陸地，又有了新的居民，又有了新的城池……

以後呢？

以後又是海與陸的變化。

以後……

以後……

我的黑摺扇忽然又發出一陣近於撕裂的聲音，把黯然的面孔斂起來，並無可如何地在我的手中跳躍一下，沈默了。

我也沈默着。忽然從開着的窗子上吹來一陣涼風，這哪裏是夏天呢？簡直有秋天的意味，我坐在我的靠椅上，不必起立，無意中只一伸手便又把我的摺扇放回原處，仍舊很正確地放在那本「古代旅行之研究」上。然而這次無意中的舉動卻使我非常感動，我覺得這舉動是那麼平常又那麼奇異，我又彷彿看見成串的無數夏日與秋日，又彷彿看見我自己的許多影子在那一串夏與秋的交替中取一把扇子，又放一把扇子。

威尼斯

過羊尾鎮，知道不久就要到達陝西省的白河縣了，雖然疲乏，也稍稍振作了一下。太陽就要落下山去，然而白河還是看不到。向放牛的，向擔挑的，甚至向小娃子，總之見人就問：「到白河還有好遠？」回答總是「不多遠，十五里。」在晚照中遠遠望見一疊疊山，一叢叢樹，便喜形於色，嚷道：「白河到了，白河到了，」但依然不是白河。儘走，儘走，脚步越走越沈重，而太陽卻故意加速地向山後躲去，落得四面只是一團黑影。沒有人唱歌，也沒有人說話，只聽到脚步聲。各人的行李在背後用力向下壓着，向下垂着，彷彿再不願掛在主人肩上，顯出急於要躺在道旁休息下來的樣子。而且隊伍也漸漸零散了，不成隊伍，只是三個一夥，兩個一幫，這叫我們非常擔心，我們想起漢江裏那支破船，那是本地的土匪因圖財害命而故意沈在那山角下的；我們更不能忘記羊尾鎮人所說的那條血陣，那是一個在前線抗戰退下來的士兵因飢餓而搶劫路人的結果。我擔心我們的小隊員會遇到不測，他們年紀最小，而膽子最大，總是不顧大隊而跑到最前

邊去。爲了促使他們聯絡一氣。促使他們一同走，我們從隊伍的最後一個人，追到隊伍的最前一個人，追到了前鋒的隊員，也追到了白河。

「威尼斯！」有人這樣喊，白河縣讓我們想起畫片上那座美麗的水城，其實這也只是在忽然轉過一個山角後，在暮色中猛然乍見的一種近似的印象罷了。漢水隨着山勢陡然一個轉折，水面也顯得特別寬闊了，水面上有連檣結帆的船隻，緊靠着江水的背面是長的一列建築，這些建築都是樓閣式的，夜色，水光，給這些建築添了夢一般的美麗。樓上的燈光倒映在水裏，拉成長長的光幅，隨着水波漂動。急流打擊着山角，發出呼呼的吼聲，在水聲中又隱隱聽到市內的喧嘩，第一隊的隊員在江岸上迎接我們，並爲我們預備了渡船。這時，我們的疲乏完全消逝了，反被這新鮮地方的最初印象振奮了起來，於是，在水上漂起歌聲，和着櫓聲，渡過了江面。我們以爲在那一系列建築物裏就該有我們宿夜的地方，然而不行，這只是一條買賣街，也就是這縣城的精華之所在，在這條使我們認作「威尼斯」的街上只有一處小學，已被我們的第一隊住滿了，他們要在這裏休息一日，於是我們就必須到城裏去歇。「城裏？城在那裏？」「城在山上，又是一座山城，荒涼之至，比鄖陽還更荒涼！」迎接我們的人並且告訴：這地方如同死的一樣，一點生

氣也沒有，沒有一點抗戰的空氣。這地方也偶然顯得熱鬧，是因為有時多了些軍隊，多了些過路的難民，江面上那些船已在此停泊了多日，那是口口服務團的船，他們被白河人看作高等難民。他們的船上掛着大旗，十分威風，他們有老少男女，有笨重的行李，他們不能走路，不比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能吃苦，他們必須坐船，他們怕土匪，於是停在這裏等待縣政府給他們派軍隊護送，然而據縣長說，軍隊都出發剿匪去了，——因為這一帶山裏土匪甚多，又有一種民衆爲抗下抗捐而組織的帶子會，也鬧得非常兇，自然也在被剿之列，——縣長身邊只剩了護兵，沒有軍隊可派了，於是他們就在這裏停着停着，一點事情也不作。他們是服務團，然而並不服務，他們給這地方平添了一些熱鬧，然而並不向這荒域的同胞們告訴一點甚麼，卻只把年青女人姣豔地打扮起來給這些未見過世面的人們開開眼。於是我聽到這麼一個故事：服務團裏有一個老先生，他是最肯負責最努力作事的人，然而也最爲一般團員所不滿，尤其是一些年青的女團員們，因爲那位老先生常常告誡她們，勸她們不要塗口紅，不要穿高跟鞋，不要穿太鮮麗的衣服，免得惹人注意，更怕惹起土匪的注意而遭逢不測。然而那些爲抗戰服務的女士們太太們卻最討厭這些「教訓」，她們每逢登岸，不論在城市或在山村，總是打扮起來向外展

寬，彷彿是向自然界炫耀，向那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們誇示似的，而且她們會煽起紅紅的小嘴來，向那位老先生反駁道：「愛打扮，偏打扮，你老頭子不要多管！」這類故事，——當然還有其他故事——都是在我們渡江的時間，整隊入市的時間，總之，在傾刻間我們聽了很多，因為有無數的小嘴爭着向我們耳朵裏送，使我們一時聽得忙亂。他們——第一隊的隊員們——比我們早到一天，就彷彿已是白河縣的老住戶似的，那麼刺刺不休的講着白河。

我們一聽說我們必須進城，而城又在高山上，於是疲乏又回來了，然而無可如何，我們必須向上爬，我們穿過了那條號稱白河精華之所在的橫街，街上的燈光使我們炫惑，彷彿我們已經很久不曾見過燈光似的。我們穿過黑暗窄狹的小巷子，開始拾級而上，低着頭，閉着氣，努力向上爬。儘爬，儘爬，人煙逐漸稀少，簡直完全是荒山野路了，我們的心隨着靜下來，這時候才知道月亮已在背後升上來了，仰頭向前望，月光洒在遠遠近近的山頭上，在迷茫中看見一些建築的輪廓。這時江聲又壓服了市聲傳送到山上來，在月夜中顯得那波濤衝激得很遠，好像在多少層山巒之外。我們爬着，也無暇看我們的時錶，只覺得爬了很久，步子越走越小，腿部感到酸痛了。我們問：「還沒進城

嗎？城牆在那裏？」回答卻說：「早已進城了。」原來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穿過了城門，至於城牆更不會惹我們注意。「荒涼哉嗎，小山寨！」有人這樣說着，覺得好笑。我們又看見茅屋，看見從門縫裏透出來的燈光，這就是大街了。我們以爲足夠爬了十里，（其實不過五里，）我們到達了山頂，走進了我們的住處——文廟小學。據說這附近就是縣政府及各機關，是這縣城的行政區域。我們受到許多小朋友的招待，他們爲我們送了水來，把教室指點我們，讓我們在那兒睡覺。

弄鋪草，發飯費，已費去了很多時間，等我們到一個人家，請人家給我們做了飯吃過之後，夜已經很深了。我們走在寂靜的街上，草鞋打着石板道上發出沙沙的音響，浴着月光，踏着月光，覺得分外寒冷。向遠處望望，還是山，山影，樹影，「依山築城」，這時也看見斷斷續續的城圈了。聽到江水聲，聽到遠處的犬吠聲，而且，最使我們覺得奇異的，我們聽到了荒雞的啼聲。在甚麼地方的茅屋下面，在一張被冷氣所包圍的牀上，也許有一個不眠的人正在想着心事，說道：「荒雞叫——不祥的兆頭哇！」——我心裏這樣想。我們回到小學後，隊員們都已經入睡了。

· 冷水河

天還黑越越的，人也還睡得正甜，忽然傳來了一陣開門聲，人語聲，腳步聲，而那擔杖鈎環的聲音更是嘩嘩嘩地響得清脆。我們都被驚醒了。點起昨晚剩下的小燭頭，抹出枕邊的時錶一看，——才四點半，距天明還有一點多鐘，然而李保長已經領着人送了幾擔開水來。同時，聽到隊員們也都起來了。爲了趕路，我們自然希望早起，但今次實在起得太早了，夜裏睡不足，白天行路也是容易疲勞的，於是有人喊着：「太早哇！太早哇！」這喊聲在我的耳朵裏迴旋了很久的時間，因爲我立時想起了那一世之散文作家阿左林，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說起西班牙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三句話：第一句是「晚了！」第二句是「幹甚麼呢？」而第三句則是「死了！」這是很可怕的三句話，試想咱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又有多少人不是在這三句話中把一生渡過的呢？而那最可怕的就是一晚了！」這就是說，「糟糕，已經來不及了！」想想西班牙在這時候所遭的命運，再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對於「太早哇！太早哇！」這呼聲，就有着特殊的意味，也有

着無限的感慨。究竟「太早」比「太晚」是不是較好一些呢？一切事情，如能不過早也
不太晚地去作，那自然很好，但那就很不容易吧，我想。那麼還是希望大家「早一些」
較好，咱們似乎應常用「早一些」來代替「晚了」那一句話。

我一邊這樣那樣想着，一邊收拾行李並漱口洗臉，而這時候隊員們已經在院子裏吃
着昨天的乾糧，喝着今天送得「太早了」的開水。我們的大隊長照例是忙碌的，他在走
來走去地張羅着一切，等他回到屋裏來時，就笑哈哈地說道：「真想不到白河縣人作事
這樣認真，惟恐就誤了我們走路，半夜裏就送了開水來，這也可以證明這地方的政治還
不壞吧。」我心裏明白他的意思，他不過是指着縣政府對於保甲長的，以及保甲長對老
百姓的威嚴而言罷了，縣政府命令保甲長，保甲長命令老百姓：「要早送開水，萬勿遲
誤」，於是就有今天的結果，而這也就是大隊長之所謂「政治不壞」，我對於這樣的讚
美是不讚一辭的。等到我們飲食已畢，一切停當之後，問題卻來了：「我們僱的挑夫還
不見來！」我們在焦慮中等着，等着，一直等到八點，挑夫才陸續來到，問他們爲什麼
來得這樣遲，他們卻很坦然地答道：「還得烤完了煙啊。」原來他們都是些鴉片煙鬼，
他們彷彿很有理由似的那樣不慌不忙回答我們。一邊捆行李，一邊聽隊員又大聲喊道：

「太晚了！太晚了！」然而那些鴉片煙鬼卻仍是不慌不忙，這種不慌不忙的態度好像在回答我們說「並不晚」或者「還很早」一樣，叫我們非常生氣。等到開拔之後，出城，下山，他又買煙，買火，拴草鞋……走到河街時太陽已經很高了，然而有的挑夫又不見了，有人說是去吃飯，也有人說是去烤煙，弄得我們無可如何，因為實在已「太晚了」！

我們一路沿着漢水，踏着山脚，前進着。我們的歌聲，和着水聲，在晴空之下微響着。「拐過山嘴，便是月兒灣了。」有人這樣喊。月兒灣——又是一個好名字，還有黃龍灘花果園……我忘記我是在流亡，忘記是為我們的敵人追趕出來的，我竟是一個旅行者的心情了，我願意去訪問這些荒山裏的村落，我願意知道每一個地方的建立，興旺，貧困與衰亡，我願意知道每一個地名的來源，我猜想那都藏着一個很美的故事……但這樣的念頭，也只是轉瞬即逝的事情罷了，尤其當看見在破屋斷垣上也貼上紅紅綠綠的抗戰標語，——這是在城市中我們看厭了的，而發現在荒山野村中卻覺得特別有刺激力；以及當我們從那些打柴牧牛的孩子們的口中也聽到幾句「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的簡單歌聲時，我就立時像從夢中醒來似的，心裏感到振奮，脚步更覺得矯健了。

奔到月兒灣，我們停下來吃午飯。這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同挑伕們談談話。我們是喜歡同他們談談的。談到他們的工錢，我們才知道他們又並非自由的挑夫，他們也是被政府硬派了來的，那麼，我們所出的工錢恐又不知經過幾層剝削才能到達他們的手中，而他們之中竟有人因年老，因煙癮，而不能勝任，想偷跑，想僱人替換，也就是當然的了。自然，我們也同他們談到了吸鴉片的害處。我們的隊員尤愛捉住這種機會大發議論。但說來說去，也只能從煙鬼口中換得這麼一句回答：「這我們何嘗不明白，但是現在明白已經晚了，煙癮已成了，家業也窮光了！」「晚了！」他們也知道晚了。於是青年隊員就激昂地說道：「好，你們好好地再吸兩年吧，不然，現在便要戒絕，若等到抗戰勝利之後，你們便只好吃那最後的一顆大煙丸了。」這所謂最後的一顆大煙丸者，乃是指那一顆可以打穿腦殼的子彈而言。這種想法原是很近理的，總以為抗戰勝利之後，中國的政治應當完全刷新，那時就不再允許這些煙鬼存在了。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挑夫自然不懂，卻也沒有人為他們解釋。

從白河到冷水河，共七十里，並不難行，但因爲今早動身太晚，所以到達冷水河時又是相當的「晚了」！

冷水河，從左邊的山澗中流注漢江，河身甚窄，河水清淺，在碎石上潺潺流來，確有一些清冷之意。過冷水河不遠，便是冷水河的村莊，在暮色中只見團簇着一些房舍，房舍還有的冒着炊煙。在冷水與漢江之間；矗立着一座雄偉的建築，叫作雙龍古剎，也叫做觀音庵，而庵下的江水就叫做觀音灘，這裏的江水又正當一個山勢陡轉處，水流甚急，又以水底多石，所以水聲甚大，而行船最難，據說航船到此，必須連客帶貨一併卸在岸上，然後才能把船拖過，否則便難免危險。我們就看見一隻小船還正在灘中間沈着，被急流所沖擊，激濺着白色的浪花，而那隻小船卻是一動也不動。雙龍古剎是藉了山勢而雄據在險灘上的，它似乎被羣山所包圍，而又高出於羣山之外，它像一個巨大的魔靈，作着這險灘的主宰，益顯得這地勢險惡萬分。而今夜，這古剎就作了我們的宿營地。

我們在模糊中吃過了地瓜米粥，又托本地的保長給僱了一隻可以載行李直達安康的小船，便藉了觀音面前的燈光打鋪休息了。半夜裏醒來，聽見江濤的聲音，彷彿在深山中來了暴雨，頗令我想起在泰山斗母宮曾聽過的山澗水聲，似夢非夢，不知身在何處。揉開睡眠，卻看見月光從古剎的窗上射了進來，照在粗大的黑柱子上，照在雕繪的棟樑

上，照在猙獰的神像上……心裏有些恐懼之感，同時也有說不出的感傷。我不能入睡，我想着種種往事，想到將來，想到明天蜀河的道路，烏江渡，又一個可怕的地方。我摸出時錶用手電照着，看看時間的向前移動，我決心在那個不太早也不太晚的時候把大家吵叫醒，預備趕路。

十二月七日

江邊夜話

山漸漸低，水漸漸闊，眼界逐漸擴大，心情也就更變得舒暢些了。下午三點鐘，我們就到達了高鼻樑。高鼻樑——爲甚麼叫高鼻樑呢？是因爲本地人生得鼻樑特別高嗎？還是這裏有一個山頭像人的鼻樑骨呢？打聽本地人，才知道原名是高北陽，訛爲高鼻樑了，這叫我想起北京城那條訛爲狗尾巴的高義伯。早早地到達，是行路人的無上愉快，不但覺得諸事從容，而且覺得應當做出些特別有趣的事情來纔對。但是要做些甚麼呢？也不知道；除非是等我們的小船，船來了，就搬行李，然後又是到江邊上去酌水盥漱，脫鞋濯足，而山地裏的太陽是落得很快的，等到給隊員們分配妥當了晚餐之後，已經是暮色蒼茫，江風也變得凜冽了。

「每小隊一斤生蘿蔔，一兩鹽，每人還分兩個饅。」隊員們各處這樣傳語着，帶着很高興的神氣。他們都分住在人家屋裏，借了人家的爐灶自己炊食。我們幾個則在江邊一個吳姓家裏安頓了下來。

這地方人家並不多，零零星星地散點在山坡和江邊上。各家都是低低的茅屋，沒有所謂庭院，更沒有大門，但這裏也居然有幾家賣麵食和酒肉之類的了，這些，大概是最近纔開始的吧。遠遠山上有一座廟宇，頂子是瓦的，牆是紅的，顯得特別惹眼，貧苦的老百姓們，都是建築了很精美的房子讓神們住着，而自己是繩樞甕牖，這無論走到甚麼地方總是一樣的。更遠處，在江水兩岸的高高山頭，有幾座碉堡雄踞着，也給這地方平添了一種特殊神色。「這是當年×軍長修的呀，爲了剿×。」店主人這樣指點着，向我們告訴，讓我們想像，這裏的青山綠水也曾經染過人們的鮮血。

我們所住的這個吳家，也只是一大間草房，而這一大間之內卻又分成了三個小間。進門一間，似乎是專爲了居留客人並招待買賣用的，門口掛着肉，門後放着几案，有酒，有煙，以及其他零星物品，還有兩張木牀，這就是我們所要睡的地方。其他兩間，一是灶間，該是吳老頭和他的女人住的，另一小間在最深的一層，大概這是吳老頭的兒子和媳婦的臥房了。我們住在這裏，彷彿會給人家以不方便似的，頗覺得有些不安，但看了他們那種誠實而親切的態度，我們倒覺得自己的多心是多餘的了。

「老先生今年多大年紀呀？」大隊長問。

「啊，你說我嗎？」吳老頭彷彿很驚異的，望望我們，笑着回答，「哈哈，六十掛零啦。」

「好哇，你老人家很壯實啊。」

「嘿，窮人不壯還行嗎？」

他在給我們張羅着點燈，在燈影裏，看他那含在滿臉皺紋和短短鬍鬚中的微笑，給我們一種深滿的和平之感。

他的女人，一個稍稍駝背的老婦人，給我一個模糊的印象，她似乎穿着極寬博的古裝，頭上蒙着印花的頭巾，偶爾從灶間裏出來，卻很少說話。我們不曾看見他的兒媳婦是甚麼樣子，卻只聽見她在內間裏操作的聲音，舀水的聲音，吹火的聲音，搗麵的聲音，偶爾和老婦人私語的聲音……這情形使我們感到一點肅然。

我們客氣地同吳老頭談着。

「我們原是住在山後的。」老頭在菜油燈上燃着了煙斗，一邊吸着，一邊說，「從去年，啊，是前年啦，聽說外面又打起仗來，這裏過路的客人多起來了，有點生意，便搬到這裏來住了。」

從他自己的敘述裏，我們知道他原是船戶出身，他的祖上是玩船的，他年青的時候因爲作船上的生意賠了本錢，據他自己說是一上了人家的當，受了騙了，於是把船也賣掉，只耕種着幾「天」田度日。現在他作着豆腐、饅頭、以及豬肉等等的生意，他說這是他的兒子經營的，他兒子有事到別的村上去。

「咳，甚麼都不容易，胡弄着吃口飯罷了！」他在他自己吐出的煙霧中笑着。

這真是一個可愛的老人。我們行路人對於這樣可愛的老人是願意把一切都與以信託的。我們將要吃些甚麼呢？這是我們當前的問題，「隨便給我們弄點吧，老先生，」吳老頭聽了我們的話，又到內間去吩咐了一番，回來時兩手向兩邊一分，帶着抱愧的神色說道：「唉，對不起，我們沒有鹽，沒有鹽，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鹽了！」

對於這沒有鹽的說明，我們並不覺得希奇，我們在沿途會屢次經驗過鹽的恐慌。這些地方，因爲交通不便，時常無鹽可買，而大多數的貧寒人家則幾乎永遠吃着淡食。我們在一個有鹽可買的地方，買了很多鹽帶着，預備分給隊員，我們現在就要分給這個老人一些，但我們卻願意把我們更寶貴的東西贈他，也是鹽，然而這是從河南買來的海鹽，我們一直藏在手提箱內，偶爾用過，但大部分都還留着，我們拿一個沈甸甸的紙包

遞給老人。

「給你這個，老先生。」我們說。

「甚麼？」他驚異了。

「海鹽啊，我們給你老人家。」

「海鹽？——噫，海鹽是香的，我們這地方是吃不到海鹽的，我們這荒山裏！」

他並不曾說一聲「謝謝」，卻只是連連地點着頭，笑着，走到內間去了。我們聽到他同女人們切切地笑語着，等他從內間走出來時，卻又大聲地笑着說：

「海鹽哪，生在東海裏，帶到這裏十萬八千里，你們女人家哪裏知道這個呢！」

不多時，就有刺鼻子的香氣傳了過來，大盤的炒白肉和烙油餅接着就端過來了，我們像一羣小孩子似的，貪饞地領受這一次盛饌，真的，自從在白河那個奇怪人家吃過一次炙油餅以後，我們又是許多日子不知肉味了。而且，吳老頭又給我們提了酒來，這是出乎我們的期待的。紅陶泥瓶，白粗瓷杯。酒呢，是玉蜀黍酒。「棒子酒啊，請你們嘗嘗，我想你們是不會喝過這種酒的。」老人笑着說。他並且告訴我們，他們可以作種種酒，譬如小米酒，糯米酒，還有地瓜酒。現在只有棒子酒。我們是不能吃酒的，我們的

大隊長雖然可以貪幾杯，但他所喜歡的是高粱老燒，而不是這種淡淡的、甜甜的、酸酸的棒子酒。但在我們這卻是再好不過了，而且憑了老人這點意思，或者說，這點風趣，叫我們也不得不吃他幾杯。我們拉他同飲，他卻執拗的拒絕了。酒飯之後，我們還想喝些解渴的東西。「喝呀，喝甚麼呢？茶嗎？不，請你們喝豆汁吧，現在就在推磨子，一開鍋就行了。」老頭指着內間裏，這樣說，同時，我們也聽到了碌碌的聲音，知道是在磨豆腐了，在豆腐磨子的碌碌聲中，我們之間有片刻的寂靜，我們似乎又聽到了江水的聲音，然而那彷彿是在很遠的地方衝激着，有風從茅屋上邊走過，發出刷刷的歎息，隔壁人家有絮語聲……夜已經深了，奇怪，我們又聽到了鈴聲，叮令叮令，我們都猛然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跑信的過去了。」老人低聲說。

「郵差爲甚麼帶着鈴鐺呢？」我們不明白。

「怕有虎啊，狼啊，鬼祟啦甚麼的，」老頭答，「這些東西都是怕響器的，跑信的人一到夜晚便把一個鈴鐺掛在身上了，走起來叮令叮令的。」

叮令，叮令，這清脆的鈴聲，越走越遠了，漸漸聽不見了，於是我們談到這一帶的

野物和鬼怪。

「鬼嗎倒沒有見過，反正有；野物可是時常出來。這就得碰運氣了。」他說沿江一帶因為常有船舶來往，行人也多，所以野物並不大出現，若到後山裏去，那些地方都是深山老峪，林莽叢生，最是野物盤據的所在。因此這一帶人民也有以打獵為業的。譬如打到一隻虎可賣一百餘元，打到一隻豹，也可賣好幾十元，一隻獐子也差不多，若是一隻狼，也就只賣幾串錢。可是獐子頗不易得，須碰運氣，運氣好的，打到的獐子是圓臍子的，運氣壞的，獐子的臍子就是長的了，長的沒有甚麼用，圓的就製麝香，貴得很。

「那麼怎麼打法呢？」

「打法嗎，就是用鎗，可是打狼是不能用鎗的，狼能避鎗呢。」

我們簡直為這些故事所迷惑了，我們馳騁我們的想像，沈默着，想着那些深山老峪，想着在深夜中發着金光的炬眼，想着那個在身上掛着鈴鐺的綠衣人。老人也沈默了一回，又說：

「打狼是不用鎗的，」他磕落了煙灰，「用毒藥，把毒藥放在羊油裏，狼是喜歡吃

羊油的。」

「老虎有多麼大呀？」我們之中有人這麼問。

「嚇，大得很，像一頭驢，像一頭驢。」老人用煙袋比畫着。

「那麼住在山裏是很危險的了。」

「也不怎麼怕，」老人當行地說，「人不惹它它也是不惹人的、咱們要知道給野物讓路纔行，你想，你一定要去碰它，它還能善休了嗎？野物也是有人性的。」

從野物，我們又談到了所謂「歹人」，老人躬着腰走到我們面前，幾乎把鬍鬚搔着我們的耳朵，低聲說道：

「唉，說不了，這一帶窮人太多，河路碼頭是出壞人的地方，反正你們出門人總得處處小心，錢啦甚麼的，這年頭連鄰舍壁家也保不了紅瓢黑子了！」他還用煙袋指一指他的鄰居。

談話之間聽到內間裏叫了一聲，老人便進去了，出來的時候便端了豆汁來，這真是最新鮮最純粹的豆汁了，我們每人都喝了幾盃，淡淡的，甜甜的，非常可口。忽然有人說：「這比沙灘或馬神廟的豆漿好多了，可惜這裏沒有麵包。」於是想起在大學時候每

天早晨去吃早點的情形，心裏還有點兒黯然。我們一邊喝着豆汁，一邊同老人談着。我們問到了去安康的道里，老人說：

「哦，是麼，你們明兒就住安康，就是興安府啊，從腳下到府裏七十五里，大清年間是每十里一個探子，就和現在跑信的一樣。這道里，也是前清時候丈量的。」

他從此談起了前清，我們就問他：

「前清好呢還是現在好哇？」

這一問卻把老人窘住了，他用滿把手攏了一下鬍子，顯出了爲難的顏色，無疑的，他是把他自己看作了那一個時代的人，他的感情也許和已經死去了的那個朝代更接近些，而擺在他面前的我們呢，在他心目中，當然是屬於這個「新朝」的人物了，他該有些意見，然而他不知如何表達，他大概正把如何不至見笑，並不見怪的問題在他誠樸的心靈上衡量着，他沈默了片刻，吸了一口將要熄滅的煙袋，終於搖着頭說道：

「唉，說不了，說不了，反正淨打仗，老百姓甚麼時候都沾不着光，窮人還是窮人！……」

顯然的，他的話尙未說完，他又沈默了，他在悄悄地窺視着我們的顏面。自然，我

們並沒有甚麼表示，我們先存了一個不願拂逆他老人家的心願。他彷彿大膽了些似的，又稍稍揚起了聲音繼續道：

「不過，前清時候做買賣容易賺錢，日子還好過些，自從反了以後……」
他的話又咽住了，據我們猜想，他的所謂「反了」者大概就是指着辛亥革命而言了。

老年人是有他自己的思路的，大概他就因為談到了改朝換代的事情吧，他忽然很鄭重的問道：

「可是，日本不是來打咱們中原嗎？日本人可知道安民嗎？」

他聽了我們的回答之後就截然地斷言道：

「不行，不行，不知道安民就永久得不到天下的，不論那一家，不要人民是不能成事的！」他顯得有點憤慨了。

當我們把敵人的種種暴行告訴他時，他就連連地搖着頭，不說話，只是歎息。但當我們把勝利的故事以及種種希望描寫給他聽時，他也居然眉飛色舞起來了。

我們吃完了豆汁，燈裏的油也已是將盡了，屋子裏顯得陰暗了起來。忽然聽到外面

有橐橐的脚步聲，老人很機伶地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小回來了，」一邊說着走去開門，門開處卻閃進一個魁梧的影子來。這當然是他的兒子了，這個「小」，可真不小，我心裏這樣想着。覺得好笑。那人蹙蹙地闖進來，和我們打了簡單的招呼，就到內間去了，「娘，你吃吧，這是新的，」我們聽到他的粗嗓子這樣說，也不知是給他母親買來了甚麼好吃的東西，老人也隨着進去了，談了一陣話，大概是關於他兒子出外辦事的情形吧，彷彿聽到講甚麼價錢，當然是屬於買賣一方面的事。老人出來的時候嘴裏還在囁動着，並說「天已不早了，先生們安息吧」，於是重新把門關緊，退入內間去了。

大概剛過半夜，老人一家就已經起來操作，給我們預備着水，預備着飯，當然還準備他們一天的買賣。但他們並不驚擾我們，他們都輕手輕腳地活動着，也不說什麼話；真正把我們驚醒了起來，而且使我們再也不能入睡的，卻是棲在牀底下的大公雞，它們在我們的牀下不知唱了多少遍，天纔漸漸透出亮來。

「雞叫得真早哇，真是……」我們之中有人這樣說。

「啊，春三秋四冬八遍呢，冬天叫八遍總能天明。先生們聽不慣雞叫……」老人帶

着歡意地回答。

早晨七點半鐘，我們就向安康出發了。



十二月十二日

禮物

現在是夜間，昭和小岫都已睡了。我雖然也有點兒睡意，卻還不肯就睡，因為我還要補做一些工作。白天應當做的事情沒有做完，便願意晚上補做一點兒。不然，彷彿睡也睡不安適。說是忙，其實忙了些什末呢？不過總是自己逼着自己罷了。那末就開始工作吧，然而奇怪，在暗淡的油燈光下，面對着翻開來的書本，自己卻又有點茫然的感覺。白天，有種種聲音在周圍喧鬧着，喧鬧得太厲害了，有時候自己就迷失在這喧鬧中；而夜間，夜間又太寂靜了，人又容易迷失在這寂靜中，聽，彷彿要在這靜中聽出一點動來，聽出一點聲音來。聲音是有的，那就是夢中人的呼吸聲，這聲音是很細微的，然而又彷彿是很宏大的，這聲音本來就在我的旁邊，然而又彷彿是很遠很遠的。像水聲，像潮水退了，留給我一片沙灘，這一片沙灘是非常廣漠的，叫我不知道要向哪一個方向走去。這時候，自己是管不住自己的思想的，那末就一任自己的思想去想吧：小時候睡在祖母的身邊，半夜裏醒來聽到一種極其沈重而又敏速的聲音，彷彿有一個極大的東西

在那裏旋轉，連自己也旋轉在裏邊了；長大起來就聽人家告訴，說那就是地球運轉的聲音……這末一來，我就回到了多少年前去了：

那時候，我初入師範學校讀書。我的家距學校所在的省城有一百餘里，在陸上走，是緊緊的一天路程，如坐小河的板船，就是兩天的行程，因為下了小船之後還要趕半天旱路。我們鄉下人是不喜歡出門的，能去一次省城回來就已經是驚天動地的了。有人從省城回來了，村子裏便有小孩子吹起泥巴小狗或橡皮小雞的哨子來，這真是把整個村子都吹得快樂了起來，「××從省裏買來的！」小孩子吹着哨子高興地說着。我到了省城，每年可回家兩次，那就是寒假和暑假。每當我要由學校回家的時候，我就覺得非常惱惑，半年不回家，如今要回去了，我將要以什末去換得弟弟妹妹們的一點歡喜？我沒有錢，我不能買任何禮物，甚至連一個小玩具也不能買。然而弟弟妹妹們是將以極大的歡喜來歡迎我的，然而我呢，我兩手空空。臨放假的幾天，許多同學都忙着買東西，成包的，成盒的，成罐的，成筒的，來往地提在手上的，重疊地堆在屋裏的，有些人又買了新帽子戴在頭上，有些人又買了新鞋子穿在腳上……然而我呢，我什末也沒有。但當我整理行囊，向字紙簍中丟棄碎紙時，我卻有了新的發現：是一大堆已經乾得像河流石子

一般的白饅頭。我知道這些東西的來源。在師範學校讀書的學生們吃着公費的口糧，因爲是公費，不必自己花錢，就可以自己隨意浪費。爲了便於在自己寢室中隨時充飢，或爲了在寢室中以公費的饅頭來配合自己特備的豐美菜餚，於是每飯之後必須偷回一些新的饅頭來，雖然訓導先生一再查禁也是無用。日子既久，存蓄自多，臨走之前，便都一丟了之。我極不喜歡這件事，讓這些東西丟棄也於心不忍，於是便檢了較好的帶在自己行囊中。自然，這種事情都是在別人看不見的時候作的，倘若被別人看見，人家一定要笑我的。真的，萬一被別人看見了，我將何以自解呢？我將說「我要帶回家去給我那從小以大豆高粱充塞飢腸的弟弟妹妹們作爲禮物」嗎？我不會這末說，因爲這末說就更可笑了。然而我幸而也不會被人看見，我想，假設不是我現在用文字把這件事供出來，我那些已經顯達了的或尙未顯達的同窗們是永不會知道這事的。我帶了我的行囊去搭小河的板船。然而一到了河上，我就又有了新的發現：河岸上很多貝殼，這些貝殼大小不等，顏色各殊，白的最多，也有些是微帶紅色或綠色的。我喜歡極了。我很大胆地檢拾了一些，並且在清流中把貝殼上的汗迹和藻痕都洗刷淨盡，於是貝殼都變成空明淨潔的了。晾乾之後，也就都放在行囊裏。我說是「大胆地」檢拾，是的，一點也不錯，我還

怕甚末呢？貝殼是自然界的所有物，就如同在山野道旁摘一朵野花一樣，誰還能管我呢，誰還能笑我呢？而且，不等人問，我就可以這麼說：「檢起來給小孩子玩的，我們那裏去海太遠。一這末說着，我就坐在船舷上，看兩岸山色，聽水聲櫓聲，陽光照我，輕風吹我，我心裏就快活了。但這樣的事情也不是每次都有，有時候空手回家了，我那老祖母就會偷偷地對我說：「哪怕你在村子外面買一個燒餅，就說是從省城帶來的，孩子們也就不這末失望了！」後來到了我上大學的時候，我的情形可以說比較好了一些，由手到口，我可以管顧我自己了，但爲了路途太遠，回家的機會也就更少。我的祖母去世了，家裏不告訴我，我也就不會回去送她老人家安葬。隔幾年回家一次，弟弟妹妹也都長大了。這時候我自然可以買一點禮物帶回來了，然而父親母親卻又說：「以後回家不要買什末東西。吃的，玩的，能當了什末呢？等你將來畢了業，能賺錢時再說吧！」是的，等將來再說吧，那就是等到了現在。現在，我明明知道你們在痛苦生活中滾來滾去，然而我卻毫無辦法。我那小妹妹出嫁了。但當故鄉淪喪那一年她也就結束了她的無花無果的一生。我那小弟弟現在倒極強壯，他在故鄉跑來跑去，彷彿在打游擊。他隔幾個月來一次信，但發信的地點總不一樣。他最近的一封信上說：「父親雖然還健康，但總

是老了，又因為近來家中負擔太重，地裏的糧食僅可糊口，捐稅的款子無所出，祇只有賣樹，大樹賣完了，再賣小樹，……父親有時痛心得糊糊塗塗的；……「唉，痛心得糊糊塗塗的，又怎能不痛心呢？父親從年青時候就喜歡種樹，凡宅邊，道旁，田間，塚上，凡有空隙處都種滿了樹，楊樹，柳樹，槐樹，桃樹，凡可以作材木的，可以開花結果子的，他都種，父親人老了，樹木也都大了，有的成了林子了。大革命前我因為不小心在專制軍閥手中遭了一次禍，父親就用他多少棵大樹把我贖了回來。現在敵人侵略我們了，父親的樹怕要保不住了，我只擔心將來連大豆高粱也不再夠吃。不過我那弟弟又怕我擔心，於是總在信上說：「不要緊，我總能使父親喜歡，我不叫他太憂愁，因為我心裏總是充滿了希望……」好吧，但願能夠如此。

燈光暗得厲害，我把油捻子向外提一下，於是屋子裏又亮起來，我的心情也由暗淡而變得光明了些。我想完了上面那些事情，就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這卻是今天早晨的事了：今天報載某某大資本家發表言論，他說他已立下一個宏願：將來抗戰勝利之後他要捐出多少萬萬元，使全國各縣份都有一個醫院，以增進國民健康，復興民族生命。抗戰當然是要勝利的，我希望這位有錢的同胞不要存半點疑惑，你最好把你的錢就放在手邊，

等你一聽說「抗戰已經勝利了」，你就可以立刻拿出來。但我卻又想了，抗戰勝利之後，我自己應當拿出點什末來供獻給國家呢？可是也不要忘記還有我自己的家，我也應當有點幫助。但我想來想去，我還是沒有回答。我想，假設我有可以供獻的東西，哪怕是至微末的東西，哪怕只是一個貝殼或一塊乾糧，我還是現在就拿出來吧。

我又想到那個「女人與貓」的故事，因為警報時間走失了一隻小貓，她就捉住「抗戰」罵了一個痛快。

我又想起今天報上的消息：美日談判之中總透露一些不好的氣息，雖然××連發宣言，而依然在想以殖民地為餌而謀其自身的利益，總不肯馬上拿出力量來，危險仍然是我們這一方面的。我又想起今天午間我曾經把這話告訴那個「女人與貓」中的女人，並說：「羅××說世界戰爭須至一九四三年底才能結束。」她說：「說句漢奸言論吧，這個戰我真抗夠了！」彷彿這個「戰」是她自己在「抗」着似的。

我想到這裏不覺微笑了一下。我自自然沒有笑出聲，因為夜太靜了，我真怕弄出什末動靜來。但使我吃了一驚的卻是小岫的夢囈：「爸爸，你給我……」她忽然這樣喊了一句。我起來看了一下，她又睡熟了，臉上似乎帶着微笑。她的母親睡得更沈，她勞苦了

一天，睡熟了，臉上也還是很辛苦的樣子。我想起了那位日本作家所寫的「小兒的睡相」：「小兒的面頰，以健康和血氣而鮮紅。他的皮膚，沒有爲苦慮所刻成的一條縐紋。但在那不識不知的崇高的顏面全體之後，豈不就有可怕的黑暗的命運，冷冷地，惡意地，窺伺着嗎？」我不知道我的小孩在夢中向我要什末，我想假如你我都在夢中，那就好極了，在夢中，你什末都可以要，在夢中，我什末都可以大量地給。假如你明天早晨醒來，你一定又要問我：「爸爸，過節啦，你送給我什末禮物呢？」那我就只好說：「好吧，孩子，爸爸領你到綠草地裏去摘紅花，到河邊上去拾花花石子吧。」

夜極靜。但是我的心裏又有點亂起來了，而且有漸漸煩燥起來的可能，推開要看的書，我也應該睡了。

三十年九月六日，敘永。

兩種念頭

昨天夜裏下了一夜的雨，雨雖然不大，可是那淅淅瀝瀝的聲音就使我不能入睡。從前，這應當說是多少年以前了，一個人獨自睡在學校的宿舍裏，常常喜歡聽夜雨，那雨聲常給我一種邈遠而又清新的感覺，常常使我想到許多很美麗的事物。而現在，現在卻不然了，現在這兩聲卻只使我感到煩瑣，吵鬧，尤其昭在臨睡以前把木盆，磁盆，都一排行兒放在簷下了，說是這樣落一夜雨就可以從簷溜接得很多水，可以洗衣，也可以做飯，可以省一些買水的錢，近日米價大漲，水價也大漲了。好，於是這一夜不但是淅淅瀝瀝，而且還有丁丁東東，這如何叫人能睡呢。

聽着雨聲，我的腦子裏起着無端無緒的思想。偶爾入睡了，卻又做起怪夢來，而夢醒之後呢，——誰知道是真醒不是，——便開始幻想，不只是幻想，簡直是些幻象在眼前排演。我夢見我行走一段極其光滑的石板路，這條路彷彿是升到一座高山上去的，非常陡峭，路面又非常窄狹，其窄狹的程度真可以說是才可容足，而路的兩旁呢，就是深潭，

潭水極清，卻不可見底，只見前波後波在你推我擠。這是夢嗎？這簡直是我的舊遊之地，我在夢中常常到這裏來，常常來攀登這一段極險的路，就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經歷那些艱難困危的道路一樣。這是一個 Familiar dream。我又夢見我行走在故鄉的曠野，我看見父親在深深的禾苗中工作。是的，他甚末時候不在田野中工作着呢。然而我並未和他招呼。我醒來了，我就覺得奇怪，我爲什末不同他打招呼呢？我不是常常要和「他」打招呼嗎？在這去故鄉萬里之外的城市中，鄉村中，大街上，野道上，每當我看見一個老農人，他有紫黑色的面孔，有和善的眼睛，他穿着褪色的藍布衣裳……我心裏一驚，那不是父親嗎？難道他逃難出來了？來找他的兒子了？我追上他吧，喊他吧，親他吧，然而他走遠了。可是，我爲什末在夢裏不同他打招呼呢？也許我怕他問我：「你不是說給我幾個錢，叫我修修家裏的破房子嗎？」不錯，我曾經這樣答應過，我沒有照辦，這怨我不好，可是也不能完全怨我。不過我知道你老人家也絕不會這末責問我的，你是太善良了。至於家裏的房子破了，我知道，我在夢裏就看見過，我看見牆壁洞穿，簷木彫落，而屋頂上滿是荒草……我知道這些年來的風雨太多了。我又夢見經過一片瓜田，那瓜田新鮮而整齊，一地綠葉在風中顫搖，那些葉子下面就是一些圓滾滾的大

西瓜，好看極了，那瓜田的主人一面搖着扇子，一面又讓我吃瓜。我卻說：「現在天冷，我不想吃，等天熱時再吃吧。」這就奇怪了。更奇怪的是我又看見——不是夢見——一個嬰兒，這嬰兒已經很久不見笑容了，他也許就要死了，但是那小臉上又忽然顯出一點微笑，那微笑顯示一個光明世界，照得每個人心裏都發亮，然而可惜，那微笑瞬息即逝，而我的心裏卻在說，這就是我們的國家，這就是中國。我又在半睡半醒中念着幾句莫明其妙的話，而且這些話在我的唇間，不，是在我的心裏，還反覆又反覆，彷彿永無完結，這些話大概是這樣的：

「最嚴寒的地方有溫暖，

最溫暖的地方有嚴寒，

有冰雪的地方有生長，

近太陽的地方最荒涼。」

這是什末意思呢？真是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了。此外，此外我還夢見了什末，想了些什末？讓我想想看。我想起來了，彷彿我還錯過了多少事物，而這些事物是曾經從我的身邊經過，或者，是曾經觸到過我的指尖的，然而就如同捉魚人本已捉到了一條魚，卻又

讓魚從手縫中跑掉了。我們說「把握」，我們把握些什末呢？你緊緊地握一把沙，緊緊地握一把水嗎？……

早晨醒來，雨還是星星地落着，我心裏很不愉快。我永久向往一個夜雨之朝晴的境界。無論夜裏多末黑暗，多末寒冷而陰溼，有多大的風雨，然而早晨一睜眼是一片藍天照着大太陽，那多好，然而現在擺在眼前的還是一天愁雨。何況我的執事又來了，昭靠在我的耳邊嘟囔道：「你去給我買三角錢胡豆瓣，三個羅白，一角錢蒜苗……」爲了怕吵醒小岫的睡眠，她這樣切切地耳語着，而我呢，我卻只想大聲一叫，把一切喚醒。我自然得去買菜。我走到外面，一陣冷風洒我一身雨星。不錯，幾個盆裏都接了滿滿的清水，我想永寧河裏也一定是一片汪洋了。我走到廚房裏，糟糕，屋漏得厲害，把米麵都漏得一塌糊塗了，人活着，就必須天天防備這些陰天下雨的事情，昭那末想得週到，卻也有這末一次疏忽，真是叫人心裏也溼漉漉的，無可奈何。

我買菜回來了，看見昭在那裏收拾那些已經漏溼了的米麵。那有什末辦法呢？我看是沒有什末辦法的，然而她總是那末有耐性，她總能對付這些事。而且，她還笑着說：「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天下大雨，我不在家，窗子被風吹開了，於是淋了滿屋子

水，把我的書全都淋壞了，怎末辦？天晴了，我就一頁一頁地揭，一頁一頁地揭……」然而米麵可不比書頁啊，米還成粒，可是你不能一粒一粒地揀，麵呢，更麻煩，假如天不放晴，你就只好讓它霉了，爛了，總當作我們自己吃了，可是你也真有興致，大木盆裏已經泡上要洗的衣服了。

這以後是我自己的時間，我要開始我一天的工作，我坐在窗下再不睬那愁眉不展的天空，我忙打開一本印得很精緻的書冊，那書面上閃着一片白光，像映着一片太陽。在這一面上正印着這樣的一段話：

「有兩種互相矛盾的念頭，在人類的內心越衝突得厲害了，——想做得好一點的念頭和想生活得好一點的念頭。在現存的生活的烏煙瘴氣裏，要調和這兩種傾向是不可能。」

三十年九月九日

悔

就連小孩子哭着找媽的道理

你未曾想，也終未能夠懂得，

然而你卻愛拍着桌子大罵：

「嗚嗚！爲什麼不給農民以土地？」

你一定痛恨極了，對於法西斯蒂，

而四堵牆裏的王國你就是希特勒，

伸出粗大的手掌向小兒閃擊：

「哭吧，鬧吧，我就要把你打死！」

我們的生命真是罪過的堆積，

智慧與愚蠢也只隔一層模糊，

舉起了後足早忘記了前足，

命運注定了「給錯誤當學徒」。

這是前幾天偶然寫成的東西，那意思是說，以後再也不要這樣狂暴了吧，然而無用，沒有想到今天晚間卻又是一次無理性的發作，大概我們的一切誓言都是如此，說是要立志如何如何，也往往是徒然的事。「給錯誤當學徒，」W.H.Auden 這話真不錯，一個人的一生也許只是錯誤與錯誤的連續。我常想，一個人臨死的時候總容易回顧一生，但當他回憶起來的時候大概也總是些錯誤的堆積，從至微至隱的，以至最大最顯的；我出賣了一個國家，或一個朋友，我欠某人幾文錢，對某人說了一句謊話，或對誰起過一次不好的念頭……他整個的一生中都是「過失」，但只有一次他是對了，那就是他與世長辭時所作的反省，對於全生命的懺悔，自從這一次悔改之後，他再也不會犯甚麼過失了，他有一個最後的完整，歸於無。那最後回顧時所看見的都是自己的「善行」的人該是幸福的了，我想他一定將以最後的一次微笑而瞑目，但這樣的人可不知竟有多少……當我這樣想時，我早已離開了我那四堵牆的王國，而倉倉匆匆地走在街上了。我心裏含着一大

包的悲痛。悲憤嗎？不，我此刻已不再憤憤然，假如憤，那也就是對自己了。我是以一種最激烈的形式而又是以一種最虛弱的內容而走開的。外面下着雨，而且下得相當急，而且已是黃昏以後了，夜色兼雨色，各處茫茫蒼蒼的，我一個人邁着急促的步子，卻不知應當向哪裏走。總之有道路處便可走，要走出這昏夜，要走出這雨。我一面走着，一面迷惘的想着。我想起我的一個先生，他寫一部自傳小說，他說，他這人對於一切大事都能停停妥妥，惟獨有些小節目還不能恰到好處，譬如，今天早晨起來，這地究竟掃不掃呢？這就是一個問題；我自自然也想到自己，我，我這人對天下國家，宇宙人生，也可以說是頭頭是道，惟獨在自己那四堵牆內處得極不得體，我在朋友中間據說還是個好朋友，惟獨在自己婦人孺子之間就沒有緣，我不知道我爲什麼竟會如此暴躁，我以爲這種壞脾氣是從前不曾有過的，然而現在卻有了，歸咎於這裏的壞天氣吧，歸咎於生活的壓迫吧，……我自己明白，這都極其無謂。而且我想到，她們兩個一定在燈下談着我這個怪人，我想在她們中間一定有這麼一段對話，母親問：「孩子，不要哭，媽痛你，媽走了萬八里路把你帶出來，媽能不痛你嗎？」又問：「告訴媽，你同媽是從哪裏來的？」你說呀。」孩子答：「是從山東來的，那裏有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打小孩。」母親又問：

「你跑這麼遠來幹什麼？」孩子答：「我來找爸爸。」母親問：「找到了沒有？」孩子答：「找到了。」母親問：「找到了怎麼樣？」於是孩子說了：「找到了，他吵我又打我，也不給我買小洋琴，媽不是說我的小洋琴叫日本鬼子偷去了嗎？」……我想到這裏，似乎有一點兒要笑的意思，但是我如何能笑呢？雨下得很緊，我走得很快，也不顧道路上的平陂，也不管腳下的泥水，衣服自然溼了，冷風吹來，把水雨吹得亂舞，我感到十分清醒，我不知不覺走上了大橋。真是不知不覺，因為這地方是來得習慣了，有時候自己來，有時候也同着女人小孩一同來，來看山，看水，看拉船的，釣魚的，看算卦的，賣零星東西的，看來來往往的過橋人，而小孩子一見了船就說：「打完了日本就坐這船回家了。」但此刻，甚麼也沒有，向遠處看自然是一片模糊，向近處看也只有光滑的石頭橋面上放着微明的水光。河水的聲音和風雨的聲音攪成一片，也分不十分清楚了。在下流的拐角處，也就是在黑暗的城牆下邊，這裏該是一隻船，因為那裏有一點燈火在雨絲中搖擺着。我站住了，我站在橋邊，可是我並沒有像平日那樣去倚在石欄上。因為我知道那石欄是溼的，是冷的。偶爾有幾個人匆忙地走過了，打傘的，戴斗笠的，有腳下穿着釘鞋的，打在石板上發出清脆的丁丁聲，而穿便鞋的腳下，則發出苦楚苦楚的聲

音，聽了令人特別感到雨天的愁苦，於是我想起來那些在雨水中拉着重貨車上橋下橋的弟兄們，我的耳朵裏彷彿還響着他們那「挨道挨道」的呼聲，夜深了，我希望他們此刻已是休息了，他們的百條千掛的破衣服，此刻大概正在牆上或繩索上滴瀝着雨水，雨水中也該有汗水。我又想，我若能知道這些在夜雨中奔泊者們的故事就好了，正如我此刻也正是一個故事中一樣，我若能看出他們每個人的面孔就更好，我可以從他們的臉色來推測他們的故事是屬於那一類，是悲哀的，還是歡喜的，我也願意從人的面貌上觀察一個人的性情：是暴躁的，還是和平的，或是和平而又有時暴躁的。但是我看不出他們的臉面，我只看見他們的輪廓，我以為他們都是一樣的，都只是一些人的影子。但忽然有小孩的哭聲慢慢近前來了，在風雨聲中，這小孩的哭聲特別顯得可憐，顯然那孩子還只是一個嬰兒，他還不能說話，他只是哀哀的哭。那聲音越來越近了，我這才看出來，是一個赤着肩膀，挑着沉重擔子的大男人，而那哭着的小孩就在他的背上，他的背上像一個隆起的大瘤，不過那個大瘤卻彷彿在躍動着，而且彷彿有兩隻小手伸出來了。你這個大男人，你這個負重者，你怎麼在夜雨中赤着肩膀呢？冷冷的雨水該從你的頭髮上流下來了，流在頸項上，流在胸膛上，流注到你的心裏了吧，原來你的藍布褂子就蓋在你那小孩的頭

上，怪不得那兩隻小手要在裏邊掙扎了。對，你是辛苦慣了，在風裏雨裏你也走慣了，你不怕，你的小孩卻不然，你這樣愛你的小孩。你一面挑着擔子前進，用右手按着扁擔，又用左手抄在背後拍着你背上的小孩，而且說道：「莫要哭，莫要哭，姆媽就來了……」你的小孩在向你要媽媽，他的媽媽呢？在家裏？你有家？家裏甚麼情形？你當然很貧窮，很困苦？你這個作父親的，我聽你的聲音就像一個母親，我希望你走下橋頭就到了家，到家裏先暖一暖，再喝一點熱湯，自然，家裏有孩子的母親……他已經走遠了，他的高大的影子消逝在黑暗中，他的聲音聽不清了，孩子的哭聲也聽不清了，於是橋上只剩下了我自己。我一個人，而且我的心裏空空的，我心裏甚麼也沒有，彷彿我並不存在，我也並無思索，風吹在我身上，像吹在曠野上，雨灑在我身上，像灑在一座空城上，連城牆下那小船上的燈火也不見了，舟中人也再風雨中睡下了，我慢慢地向後轉，我不知怎麼樣走回來的，我終於回到了我的街巷。我的小巷子非常黑暗，又非常泥濘，然而我沒有注意這些，我的低矮的門口有火把在迎我，驚訝嗎？不，一點也不，那不是別人，那正是我的小孩和小孩的母親。作母親的手裏拿着火把，又抱着小孩，火光映着小孩臉上的歡笑。孩子一見我就歡天喜地地說：「我和媽媽來等你，接你，天黑，下大

爾「我真想抱抱這孩子，親親這孩子，親親她的小腿，然而我一身是水，我的臉上也
是冰冷的，不過我的心裏卻漸漸地溫暖了。我們在燈下有說有笑，有故事，有歌唱。小
孩子總不能忘記姥姥，姥姥對她太好了，說幾時打完了日本就回去找姥姥。姥姥會教給
她一個歌，可是她在姥姥那裏卻不敢唱，因為那裏有日本，日本打小孩。現在找到爸
爸了，這個歌也敢唱了，於是她反覆地唱道：

「日本鬼，

喝涼粉，

打了罐，

瞎了本。」

她唱一陣，又鬧一陣，還不等給她解衣服，她已經困得動不得了。

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敘敘。

到橘子林去

小孩子的記憶力真是特別好，尤其是關於她特別有興趣的事情，她總會牢牢地記着，到了適當的機會她就會把過去的事來問你，提醒你，雖然你當時確是說過了，但是隨便說說的，而且早已經忘懷了。

「爸爸，你領我去看橘子林吧，橘子熟了，滿樹上是金黃的橘子。」

今天，小帥忽然向我這樣說。我稍稍遲疑了一會，還不等問她，她就又搶着說了：「你看，今天是晴天，橘子一定都熟了，爸爸說過領我去看的。」

我這才想起來了，那是很多天以前的事情，我曾領她到西郊去。那裏滿坑滿谷都是橘子，但那時橘子還是綠的，藏在綠葉中間，簡直看不出來，因此我費了很多力氣才能指點給她看，並說：「你看，那不是一個，兩個，嚇，多得很，圓圓的，還不熟，和葉子一樣顏色，不容易看清呢。」她自然也看見了，但她並不覺得好玩，只是說：「這些橘子幾時才能熟呢？」於是我告訴她再過多少天就熟了，而且順口編一個小故事，說一

個小孩做一個夢，他在月光中出來玩耍，不知道橘子是橘子，卻認爲是一樹樹的星，一樹樹的燈了，他大胆地攀到樹上摘下一個星來，或是摘下一盞燈來，嚇，奇怪呀，卻是蜜甜蜜甜的，怪好吃。最後，我說：「等着吧，等橘子熟了，等一個晴天的日子，我就領你來看看了。」這地方陰雨的日子真是太多，偶然有一次晴天，就令人覺得非常稀罕，簡直覺得這一日不能隨便放過，不能再像陰雨天那樣子呆在屋子發霉，我想小孩子對於這一點也該是敏感的，於是她就這樣問我了。去嗎，那當然是要去。並不是爲了那一言的然諾，卻是爲了這一股子好興致。不過我多少有點擔心，我後悔當時不該爲了故意使她喜歡而編造那末一個近於荒唐的故事，這類故事總是最容易費她那小腦筋的。我們曾有過不止一次的經驗，譬如我有一次講一個小燕的故事，我說那些小燕的母親飛到郊外去覓食，不幸被一個牧羊的孩子一鞭打死了，幾個小燕便在窠裏吱吱地叫着，等母親回來，但是母親永不回來了，這故事的結果是把她惹哭了，而且哭得很傷心，當時她母親不在家，母親回來了，她就用力地抱着母親的頸子大哭起來，夜裏作夢還又因此哭了一次。這次當然並不會使她傷心，但掃興總是難免的，也許那些橘子還不熟，也許熟了還沒有變成金黃色，也許都是金黃的了，然而並不多，有的已被摘落了，而且，即使

滿樹是金黃的果子，那還有什末了不起呢，那不是風，也不是燈，她也不能在夢裏去摘它們。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去了，而且她是跳着唱着地跟我一同去了。

我們走到大街上。今天，真是一切都明亮了起來，活躍了起來，一切都彷彿在一長串的噩夢中忽然睜開了大眼睛。石頭道上的水窪子被陽光照着，像一面面的鏡子，女人頭上的金屬飾物隨着她們的脚步一明一滅，挑煤炭的出了滿頭大汗，脫了帽子，就冒出一大片蒸汽，而汗水被陽光照得一閃一閃的，天空自然是藍的了，一個小孩子仰臉看天，也許是看一隻鴿子，兩行小牙齒放着白光，真是好看。小岫自然是更高興的，別人的高興就會使他高興，別人的笑聲就會引起她的笑聲。可是她可並沒有像我一樣關心到這些街頭的景象，她毫沒有駐足而稍事徘徊的意思，她的小手一直拉着我向前走，她心裏一定是只想着到橘子林去。

走出城，人家稀少了，景象也就更寬闊了，也聽到好多地方的流水聲了，看不到洗衣人，卻聽到洗衣人的杵聲，而那一片山，那紅崖，那岩石的紋理，層層疊疊，甚至方方正正的，彷彿是由人工所壘成，沒有雲，也沒有霧，崖面上爲太陽照出一種奇奇怪怪的顏色，真爲一架金碧輝煌的屏風，還有瀑布，看起來像一絲絲銀線一樣在半山裏

飛濺，叫人感到多少清清冷冷的意思。道路兩旁呢，大半是荒草埋荒塚，那些荒塚有些是塌陷了的，上次來看，就看見一些朽爛的棺木，混着泥土的枯骨，現在卻都在水中了，水面上有些披滿綠草的隆起，有些地方就只露着一片綠色的草葉尖端，尖端上的陽光照得特別閃眼。我看着眼前這些景物，雖然手裏還握着一隻溫嫩的小胖手，我卻幾乎忘掉了我的小遊伴，而她呢，她也並不擾亂我，她只是一跳一跳地走着，偶爾也發出幾句莫名其妙的歌聲。我想，她不會關心到眼前這些景物的，她心裏大概只想着到橋子林去。遠遠地看見一大片濃綠，我知道橋子林已經在望了，然而我們卻忽然停了下來，不是我要停下來，而是她要停下來，眼前的一個故事把她吸引住了。

是在一堆破爛茅屋的前面，兩個趕大車的人在給一匹馬修理蹄子。

是趕大車的？一點也不錯。我認識他們。並不是我同他們之中任何一個發生過任何關係，我只是認識他們是屬於這一種職業的人，而且他們還都是北方人，都是我的鄉親。紅褐色的臉膛上又加上天長日久的風塵，篤實的性子裏又加上豐富的生活經驗，或者只是說在大道上奔波的經驗。他們終年奔波，從多雪的地帶，到四季如春的地帶。他們時常叫我感到那樣子的可親近，可信任。我有一個時候順着一條公路從北方到南方來，

我一路上都遇到他們。他們時常在極其荒落的地方住下來，在小城的外面，在小村的旁邊，有時就在山旁。在中途。他們喜歡點一把篝火，也烤火取暖，也架鍋煮飯。他們把多少輛大車湊攏起來，把馬匹拴在中間，而他們自己就裹了老羊皮外套在車轆下面睡覺。這情形叫我想起古代戰車的宿營，又叫我想起一個舊俄作家的一篇關於車夫的故事，如果能同他們睡在一起聽聽他們自己的故事該是很有趣的。我想他們現在該有些新鮮故事可講了，因為他們走的這條大道是抗戰以來才開闢的，他們把內地的貨物運到邊疆上出口，又把外邊的貨物運到內地，他們給抗戰盡了不少的力量……「無論到甚麼地方都遇到你們啊，老鄉！」我心裏有這麼一句話，我當然不會出口，假如說出口來就算冒昧了吧，我們北方人是不喜歡隨便同別人打招呼的，何況他們兩個正在忙着，他們一心一意地對付那匹馬。對付？怎麼說是對付呢？馬匹之於馬夫：家裏人，老朋友，旅伴，患難之交，那種感情我還不能完全把握得到，我不知道應當如何說出來。不過我知道「對付」兩個字是不對的，不是「對付」，是撫慰，是恩愛，是商量它，體貼它。你看，那匹馬老老實實地站着，不必拴，也不必籠，它的一對富有感情的眼睛幾乎閉起來了，兩個小巧的耳朵不是豎着，而是微微地向後拱着，它的鼻子裏還發出一些快慰的喘息，因

爲它在它主人的手掌下確是感到了快慰的。那個人，它的主人之一，一手按在它的鼻樑上，是輕輕地按着，而不是緊緊地按着，而另一隻手，就在梳理着它的鬃毛，正如一個母親的手在撫弄着小兒女的柔髮。不但如此，我想這個好牲口，它一定心裏在想：我的大哥——應當怎樣說呢？我不願說「主人」兩個字，因爲一說到「主人」便想到「奴隸」。我們北方人在朋友中間總喜歡叫大哥，我想就讓這個牲口也這樣想吧——我的大哥在給我修理蹄子，我們走的路太遠了，而且又多是山路，我的蹄子最容易壞，鐵掌也很容易脫，慢慢地修吧，修好了，我們就上路，我也很懷念北方的風砂呢，我的蹄子不好，走不得路，你們哥兒倆也是麻煩，是不是？……慢慢地修，不錯，他正在給你慢慢地修理，他，那兩人之中的另一個，他一點也不慌忙，他的性子在這長期的奔波中磨鍊得很柔了，可也很堅了。他搬起一個蹄子來，先上下四週撫弄一下，再前後左右仔細端詳一番，然後就用了一把銳利的刀子在蹄子的週圍修理着。不必驚訝，我想這把刀子他們也用以切肉切菜切果子的，有時還要割裂皮套或麻繩的，他們就是這樣子的。他用刀子削一陣，又在那蹄子中心剜鑽一陣，把那蹄子中心所藏的砂石泥土以及畜糞之類的污垢給剔剝了出來。輕快呀，這真是輕快呀，我有那一匹馬用了新修的蹄子跑在平坦的馬

路上的感覺，我爲那一匹牲口預感到一種飛揚的快樂……我這樣想着，看着，看着，又想着，卻不過只是傾刻之間的事情，猛一驚醒，才知道小岫的手掌早已從我的掌握中脫開了，我低頭一看，卻正看見她把她的小手掌偷偷地擡起來注視了一下，我說她是偷偷地，一點也不錯，因爲她一發覺我也在看她的手時，她趕快把手放下了。這一來卻更惹起了我的注意，我不驚動她，我當然還是在看着那個人給馬修蹄子。可是我卻不時用眼角窺視一下她的舉動。果然，我又看見了，她是在看她自己的小指甲，而且我也看見，她的小指甲是相當長的，而且也頗汗穢了，每一個小指甲裏都藏一點黑色的東西。

我不願再提起到橘子林去的事，我知道小岫對眼前這件事看得入神了，我不願用任何言語擾亂她，我看她將要看到什麼時候爲止。

趕馬車的人把那一隻馬蹄子修好了，然後又丁丁地釘着鐵掌。釘完了鐵掌，便把馬蹄子放下了。顯然，這已是最後一個蹄子了，假如這是第一個蹄子，我就擔心小岫將一直看到四個蹄子都修完了才會走開。現在，那匹馬把整個的身子抖擻了一下，我說那簡直就是說一聲謝謝，或者是故意調皮一下。趕車的人用愛嬌的眼色向四隻馬蹄端詳了一會，而那匹馬呢，也低徊躊躇了一會，彷彿在試一試它的脚步，而且是試給兩個趕車

人看的，然後，人和馬，不，是人跟着馬，可不是馬跟着人，更不是人牽着馬，都悠悠然地走了，走到那破爛的茅屋裏去了，那茅屋門口掛一個大木牌，上邊寫着拙劣的大字，「敝永驟車店」。有店就好了，我想，你們也可以少受一些風塵。

「回家！」小岫很堅決地說，而且已經在向後轉了。

我沒有說話，我也跟着向後轉。

「回家告訴媽媽：馬剪指甲，馬不哭，馬乖。」她拉着我向回路走。

我心裏笑了，我還是沒有說什麼，我只是跟着她向回路走。

「我的手指甲也長了，回家叫媽媽剪指甲，我不哭，我也乖。」她這麼說着，又自己看一看自己的小手。

「對，回家剪指甲，你真乖，你比馬還乖。」這次我是不能不說話了，我被她拉着，用相當急促的脚步走着。

「馬穿鐵鞋，鐵鞋釘鐵釘，丁當丁當，馬不痛。」

「是啊，你有皮鞋，你的皮鞋上也釘鐵釘，對不對？」

這時候，太陽已經向西天降落了，紅崖的顏色更濃重了些，地上的影子也都擴大

了，人們臉上帶一點懶散的表情，一天的興奮過去了，一天的工作完成了，有一些疲乏，可也有一些快樂。許多鄉下人陸陸續續地離開城市，手裏提着的，攜着的，也有只是挑着空擔子的，推着空車子的，兜肚裏卻該是充實的，臉上也有的泛着紅光。我們迎着這些下鄉去的人們向城裏走着，我們都沈默着，小岫不說話，我也不說話，我也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我也不清楚我所想的是什麼。「爲什麼不再到橘子林去了呢？」我心裏有這麼一個問題，可是我並不曾說出來，我知道這是不應當再說的。「我不再去看橘子了。」她心裏也許有這末一句話，也許並沒有，她不說，我也不知道。一口氣到了家，剛進大門，小岫就大聲地喊了：

「媽媽，我要剪子。」

作母親的聽見了，就急忙從廚房裏走出來，兩手麵粉，笑着一個極自然的微笑，問道：

「回來了，乖，可看見橘子？橘子可都熟了？」

「不，媽媽，你給我找剪子來？」

小岫不理媽媽的問話，只拉着媽媽去找剪子。

一個畫家

他出生於魯南山村中的農家。我們可以說，他的幼年時代就是一個小農人，而現在，現在他已是中年時期的人了，我們若說他依然保持着那份可愛的農民氣質，也該是很恰當的吧。他不但自幼就生活在農村的自然風物中，而且親自看見過並參加過那種艱難困苦의 農家生活。他知道，山地的石頭是堅硬的，山裏的道路是崎嶇的，然而那些細弱的山泉要把那堅硬的石頭刷得極其光滑，又在山裏沖激成永遠流不竭的河道，而那些農民의 腳板，也由於永不停息地踏來踏去，也把石頭磨出光亮，把山地的道路踏得平滑了。同樣的，是他所熟悉的農家生活，他們，農家，是必須終年累月，用忍耐，用恆心，來對付那一份逃脫不開的艱辛的日子。固然，先天的原因也很重要，而這些後天的生活環境，對於造成他的堅苦卓絕的精神一點上，當然有着更大的影響，讀者之中有誰是認識這位畫家的嗎？那麼就請你再認識他一番吧：箇兒是矮矮的，臉龐是瘦瘦的而又黑黑的，頭髮是短短的，而一雙手卻是挺拔而有力的，彷彿是時時刻刻在想抓碎甚麼東

西似的，——那就正如一個農民的手，要緊緊地握住鋤把或犁柄，而現在，他卻要把那一雙手去緊握住畫家的工具，一支筆，——而他的衣服，他喜歡穿什麼衣服呢？就如現在，他也就只穿了一套草綠色的短服，那自然不像一個兵士，也不像一個藝術家，而只是一個農民，或者說，正如抗戰期中的一個農民游擊隊。

在北方，尤其在山村中，一個農家子弟想順利地受完高等教育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一個學畫兒的人，就更其困難。「養鳥不如餵雞，種花不如種菜。」農民是極端的實利主義者，那末，一個農家的青年，爲甚麼不好好地讀書預備振家繼祖，卻要去努筋拔力地學着畫畫兒呢？然而我們這位農家之子，卻就在這情形中，受盡了千辛萬苦，居然也完成了他的高等藝術教育。他在北平那座古城裏一連住了許多年，他住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裏，而且住在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裏，自炊，自食，自縫，自洗，一個人在柴米針線的瑣屑中卻產生了他初期那幾篇幅較大的輝煌作品。北平的飛砂是專打行人的眼睛的，冬天的風雪更時常專爲了割裂行人的皮膚而降臨，而這個學畫的年青人，就帶着飯囊，帶着水壺，帶着零星的畫具，自然，更重要的還是他的畫架，那是一個頗高大的架子，他把它負在背上，就在那飛砂與風雪中奔來馳去。說來好笑，他這樣子裝束起來，到底像

個幹甚麼的呢？說他像個行腳僧是不對的，因為他沒有那種悠閒的味兒，他是忙碌的，尤其在大風雪中，說他像一個辛苦的負販倒還更好些吧？他這樣走遍了北平城郊的許多名勝古跡，在各個有名的建築物旁邊逡巡徘徊，在每個有歷史意義的景物前面留連終日，於是，他爲那座故都留下了永不沒滅的影子。然而，現在我們提到了這些，又該是有着甚麼樣的感懷呢？借問我們的畫家，你當年那些作品可還存在嗎？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光復我們的故都呢？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再回去呢？這幾年來我們流轉過了這麼些地方，卻還是懷念着那個舊遊之地，這是甚麼道理呢？說起來，倒很想再看看你那些作品了，尤其是使我不能忘懷的，是我們的長城，我是說在你畫家筆下的那幅長城，那是以塞外的風雪作爲背景的，那也是你在大風雪中作成的，那種深厚雄渾的霧圍，是最能代表你的作風的了，或者甚至可以說，那是最能代表我們這民族特色的了，不單在藝術方面，而且在整個的生活方面。假如我們還能看見那些作品，我們就要向我們那已經被人掠取了去的東西重致慰語，而那些，我們也許已經不再說它們是「作品」，不只是一幅幅的畫兒，因爲那些都是「比真實更真實」的東西！

我們這位畫家有一種很別致的脾氣，就是他最愛在風吹雨打之中出去工作。他正如

風雨將至時的紫燕一樣，紫燕爲了歡迎一場大風雨要鑽到高空去飛揚，他又如風雨正急時的青蛙一樣，青蛙爲了慶祝這一場風雨就在水面上鼓噪起來，其實他更像風雨來臨時急於收穫稼禾的農民一樣，每當風雨欲來的時候，而畫家的興致也就來了，彷彿有風雨在他胸中一般，鼓舞他，催促他，於是他出發了，他要在風雨中去收穫他的「作品」。他，依然是背負着那個大畫架，不過又添了雨具，傘，或大斗笠，於是他在風雨中工作，工作，工作得特別敏速，而且也特別滿意，而他的作品中也就充滿着風雨，油然沛然，蕭蕭騷騷，深厚，濃重，寓生動於凝定之中，而這，這也就是這位畫家的風格之所在了。於此，讓我回憶起那座「瀟灑似江南」的濟南城來吧，濟南是我們的故鄉，我們的畫家是從離開北平以後就一直住在這裏的，一直住到敵寇壓境才開始了流亡。現在，我們的故鄉正在屈辱與戰鬥中。黃河天塹，那裏的黃河怎樣了呢？湖山如畫，現在的明湖與佛山是什麼顏色？「齊魯青未了」，乘津浦南下的泰山可還無恙？還有坐膠濟車東去的嶗山，還有我們的工業區博山……這些地方，都是我們的畫家曾一再留連忘返的地方，而且，都曾經在風雨中給那些地方留了一些影子，可惜，這些作品也都隨着濟南的失陷而不敢斷定其或存或亡了。其中，我個人印象最深的是「大風中的黃河」與「秋雨中的明

湖」，充滿在畫幅中的那種蒼蒼茫茫的空氣，想起來真令人無限惆悵。

脫離了學生生活，在濟南從事於藝術工作的這位畫家，物質生活自然是比較優裕得多多了，然而他的堅苦卓絕的精神，卻還是依然如故。他住的屋子裏的陳設非常簡單，簡直可以說是非常簡陋，他自奉非常儉樸，工作非常勤苦。他確乎在努力積錢，像客裔的老農民那樣積錢。然而他這樣客裔卻是爲了一次豪華，因爲一到假期，他便又背起畫架到各處旅行去了，他一去幾個月，他把錢都花光了，而換回來的卻是滿箱滿篋的作品。此外，他工作之餘，又從事於種種藝術活動，譬如組織學會，出版畫刊。由於朋友的督促，他還開過幾次個人畫展，於是他一切都自己去辦，他自己抱着廣告，自己提着漿糊，自己拿着漿糊刷子，到通衢，到街巷，他自己去貼他自己的畫展廣告。他又計劃在明湖邊上建一座壯麗的美術館，他把自己歷年的積蓄都花上了，把整個的精力也都花上了，爲了這計劃之易於實現，他不得不把那張黝黑的瘦臉在人家面前陪陪苦笑，不得不用自己訥訥的言辭去求得人家半句允諾，這正如一個農民，由於自己辛苦的結果想置一點新的產業，卻不得不請鄰里鄉黨們吃自己幾次酒筵，在這些場合，他一定顯得很拙，很苦，而這些，也許曾經引起有些人們的誤會，說這樣子簡直就不像個「藝術家」。

了，然而經年的辛苦，一座美術館就在湖邊上站立起來了。那麼我們就去看看吧，你從他自己的住室走到美術館就如從一間茅屋走入了一座宮殿，那裏應有盡有，不但那些從各處徵集來的作品令人目奪神搖，就是那些設備也都極其講究，這也正如本來是飯蔬食飲水的農家，一旦客至，則殺雞爲黍而食之了。然而那些設備，也正如畫家自己的作風一樣，是粗重的線條，濃渾的色調，而絕不是小巧玲瓏花草草草的設計。「要堅固，要持久，要大方，要好看。」他常常指着那些陳設如此說，而他又最得意於那些大窗子上懸掛着的毛織窗幔，那是深紫色的，紫色之中又帶有黑綠色的，「必須這樣才行，必須這樣才襯得起窗外的湖光山色，我這裏的顏色總要比外邊重一點……」他這樣說。繼美術館之後而在他計劃之中的，是藝術學校，他想延攬一些前輩藝術家，教育一般青年之有志於藝術者，他常說：「藝術是要緊的，人生怎麼能沒有藝術呢？任何人都應當有點藝術趣味才好，莊稼人怎能不在牆上貼幾張年畫呢，籬笆牆上又怎能不叫它爬一架牽牛花呢？」他又想在兒童中間普遍地鼓動起一種愛好藝術的空氣，「小孩子都是愛畫的，像喜歡吃糖一樣，」他這麼說。他希望在他的美術館中時常有兒童的圖畫展覽。……一切都在計劃中。然而敵人向我們進攻來了，德州失守了，接着濟南也危險了，於是我

們不得不離開了濟南，我們的畫家也就不得不拋棄了他一手造成的事業，以及他滿肚子的計劃。現在，那座美術館怎樣了呢？每天晚間，倚在美術館的樓欄杆上望濟南城牆馬路上一圈燈火，只隱隱映出遠山近水，葱葱籠籠的樹木，卻不見市廛……現在站在那樓上的卻不知是甚麼人了！

流亡以來，輾轉半年有餘，而得暫時駐足於漢江左岸一個荒僻的縣城中，在這裏，我們的畫家又抬起了他的畫筆。半年以後，又溯江而上，過漢中，爬巴山，走棧道而至大後方。在這兩千里路的艱險道路中，我們的畫家又作了很多作品，而這一段生活，以及這一路的山川景物所給與畫家的影響就更大。「我從前畫過的地方都被敵人佔了，我希望……」你希望什麼呢？你希望你的畫面上能留得住我們的江山嗎？我們只看見你的黝黑瘦削的農人臉面上罩一層風塵，一層苦笑。以後，他又跑了很多地方，他去瀘縣，去嘉定，去峨眉，回頭又去江油，去劍門……，這一來畫風大變了，自然景物不同了，你人也不同了，你的心思也不同了。可惜在流亡期中，受到種種限制，如紙張，顏料，畫具等等的缺乏，使畫家的工作不能十分如意。「雙草鞋，你還要穿它個七爛八爛才肯丟掉，比較從前的假期旅行，那自己是不行了。」好漢子也得有一張鋤！」對，畫家怎

能沒有一支筆。順便說一句，他對於指畫或舌畫之類非常瞧不起。

最近，聽說我們這位畫家變得更厲害了，從前是只畫自然界的景物的，現在卻喜歡畫「人」了，喜歡以社會生活作爲對象了，這當然很好，我記得那個從下層社會中站起來的大作家曾經對詩人說過：「把對於生活的趣味擴大起來好了，忘記了在風景畫之外還有風俗畫，那是不行的。」我願意把這句話轉贈我們的畫家。何況我們的畫家，你，你不是喜歡在風雨中工作嗎？那末，恐怕再沒有比這時代的風雨更大的了，這實在是一個暴風雨的時代，我想你不但要在這暴風雨中工作，還應當爲了這暴風雨而工作，爲這時代留一些痕跡，爲這時代盡一些力。不錯，你曾經畫下了我們的山河，卻保不住我們的山河，山河將何以自保，除非有「人」。沒有「人」是不行的，自然界沒有人也是不行的，是不是？何況國家？這時候，再沒有比「人」更重要的了，再沒有比「人的力量」更重要的了，藝術家應當愛「人」勝於愛「自然」，對不對？

絕版書

國家圖書館



003907198



-3

書